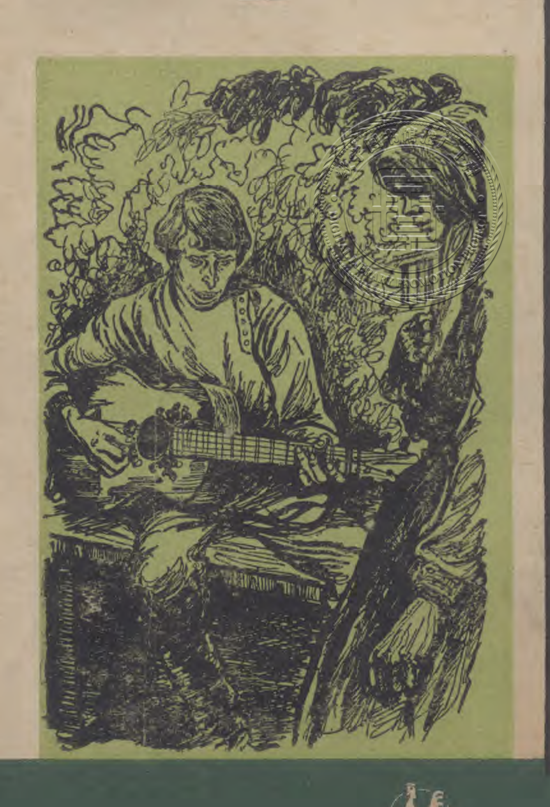
晨光文学叢書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陀斯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II





晨光文學叢書

第十三種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俄國・費奧道・陀斯托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插圖者：威廉・夏潑

第二部



F.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版

2261—3260



全部四册售價人民幣五萬五千元

目錄

第二部

第四册 裂創

第五册 贊成與反對

第六册 俄羅斯的僧侶



第四冊　裂創

第一章　費拉龐特神甫

阿萊沙在淸早天未亮前被喚醒了。長老醒來，感到很軟弱，却仍想從牀上搬移到沙發上去。他神志極淸；臉色雖然疲乏，却是淸朗的，幾乎是快樂的，眼神也是愉快的，快樂的，懇切的。「也許我不能活完今天，」——他對阿萊沙說。後來他想懺悔，同時立刻行聖禮。他永遠對帕意西神甫懺悔。在完成了兩種聖祕禮以後，起始行臨終塗油禮。修道司祭們到齊了，修道室漸漸兒充滿了庵舍的僧衆。那時候白晝降臨了。修道院外也有人來。禮拜告終後，長老想和衆人辭別，一一同他們親吻。因爲修道室裏的擁擠，先進來的人們出來，讓別人進去。他儘可能地講話，教訓，他的嗓音雖然軟弱，却還十分堅定。「我教訓了你們多少年，也就是出聲講了多少年的話，好像似乎已得到了一面講話，一面教訓的習慣，現在弄到沉默幾乎還比講話難些的樣子，卽使是現在，我這樣衰弱的時候也是如此，」——他開着玩笑，感動地環看聚在他身傍的人們。他當時所說的一些話，阿萊沙以後記住了一點下來。雖然他說得很淸楚，雖然嗓音充分堅定，但是他的話是十分沒有聯屬的。他講了許多事情，似乎想全都說出來，在死亡的時刻來臨以前，把一生中沒有說出來的一切再傾吐一次，並不單單

爲了教訓，却似乎渴望和大家交換內心的喜悅和歡欣，再來發抒自己的心臆……

『你們應該互相地愛，神父們，』——長老教訓起來，（是阿萊莎以後多少記憶下來的。）——『愛上帝的人民。我們到這裏來，關閉在這座牆內，並不比俗世的人們神聖些，相反地，到此地來的每個人，一到這裏，已經自己意識到他比所有俗世的人們，地上的一切人們壞些……修道僧以後住在這座牆內越久，便應該越加銳敏地意識到這一層。因爲不是如此，他到這裏來便沒有目的。他一意識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們壞，而且應該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負責，爲了人類的一切罪惡，世界的和個人的罪惡，那末我們的隱修的目的便算達到了。親愛的諸位，你們要知道，我們每個隱修的人，無疑地應該對於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負責，不但是爲了普通的，整個世界的罪惡，却是個別地爲了世上的一切人。這個意識是進修的道路，也就是世上一切人的頂點。因爲修道僧並不是另樣的人，却祇是世上一切人應該做的那種人。惟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心才得了感動，滋生了無窮盡的，整世界的，不知道飽足的愛情。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將有力用愛獲得全世界，用淚洗淨世界的罪惡。……你們每人應該省察自己的心，每人無止休地自行懺悔。你們不要怕自己的罪，甚至已經自行認識了以後也不要緊，祇要有悔悟心就行，但是不應該和上帝討條件。我再說一句——你們不應該驕傲。在小人物前面不要驕傲，在大人物前面也不要驕傲。不要嫉恨排斥你，加

恥辱於你，責罵你，造你的謠言的人。不要嫉恨無神派，教壞事的人，唯物派，——不但是善人，甚至惡人也不要嫉恨，因爲他們裏面有許多好人，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你們必須在祈禱裏提到他們；救一切人，救一切無人替他們祈禱的人們，救一切不願向你祈禱的人們，你們當時就再補充上去：我的祈禱不是由於我的驕傲，主，因爲我自己比一切人都低卑……你們應該愛上帝的人民，不要讓外來的人們攪亂羊羣，因爲如果你們沉迷在懶惰和嫌惡的驕傲之中，尤其是在貪婪之中，就有人從四面八方，前來奪去你們的羊羣。不斷地給人民講解福音。……不要聚斂，勒索……不要愛金錢，不要私藏……你們應該信仰，舉起旗幟，高高地舉着……」

長老說的話比在這裏敍寫下來的，比阿萊莎以後記載下來的，零碎得多。他有時完全中斷了說話，似乎欲一歇力，喘氣着，却又似乎很歡欣的樣子。大家帶着感動的心情聽他的說話，雖然許多人很奇怪他的話，看出它的黑暗……以後這一些話全都憶起來了。阿萊莎偶然走出修道室外的時候，對於聚在室內和室傍的僧侶普遍的驚慌和期待的神情頗爲驚訝。有些人們的期待幾乎是驚慌的，另一些人是莊嚴的。大家全期待在長老圓寂後立刻將有偉大的事情發生。這期待從某一種見解上看來似乎是淺薄的，但甚至最嚴厲的長老們也受了這個影響。惟有修道司祭帕意西神甫的臉最爲嚴肅。阿萊莎走出室門，祇是爲了拉基金從城裏來，暗

地裏叫一個僧士請他出來，交給他一封霍赫拉闊瓦太太的奇怪的信。她對阿萊莎報告一件有趣的，來得十分湊巧的新聞。原來昨天前來向長老膜拜，求他祝福的虔信的普通女人中間有一位住在城內的老太太，名喚博洛霍洛夫納，是伍長的寡婦。她的兒子瓦仙卡為了職務的關係遠行到西比利亞的伊爾庫次克去，她已經有一年沒有接到任何信息。她問長老：可以不可以把她兒子的名字在教堂裏安息祈禱的時候像對待死人似的提出來？長老嚴峻地回答她，她做這等事，稱這類的提名和妖術相等。但是以後因為她的無知，寬恕了她，「好像看着未來的書一般，」（這是霍赫拉闊瓦太太信裏的辭句，）補充了安慰的話：「她的兒子瓦仙卡一定活着，不是他自己即將回家，便將寄信回來，所以她應該回家去靜候。」結果怎麼樣呢？霍赫拉闊瓦太太歡欣的補充下去：——「預先竟一個字一個字的實現，甚至還多些。」老婦剛回家，立刻收到一封她所期望的西比利亞寄來的信。不但如此：瓦仙卡在道上從葉喀答鄰堡爾格寫來一封信，通知他的母親，說他正在就道回俄，隨一位官員同回，在接到此信後三星期內即可「希望擁抱自己的母親。」霍赫拉闊瓦太太堅決而且熱烈地請求阿萊莎立刻把這重又實現的「預言的奇蹟」通知方丈和全體僧侶：「這是應該使大家，大家都知道的！」她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這樣喊。這封信寫得匆忙潦草，寫信人的騷亂的心情在每行字裏顯露出來。但是阿萊莎已經用不着通知僧侶們了，因為大家業已完全知曉：拉基金在打發僧士去

找阿萊莎的時候。還托他「虔敬地通報大神甫帕意西，說拉基金有重要事情報告，一分鐘也不能延擱。至於爲了他的冒昧，理應跪地請求恕罪。」因爲僧士把拉基金的請求先行向帕意西神甫報告，所以阿萊莎回到屋內讀完信以後，惟有立刻當作證據似的報告給帕意西神甫一下就完了。連這位態度嚴峻，不大信任人的人，皺着眉頭，讀完關於「奇蹟」的報告以後，也不能完全抑制一點內心的情感。他的眼睛熠耀，嘴唇忽然嚴正而且透澈地微笑了一下。

「我們將見到的還祇這些麼？」——他似乎忽然脫口說了出來。

「我們還可以見到許多，還可以見到許多！」——周圍的僧士們反復地說着，但是帕意西神甫這又皺起眉頭，請大家暫時不要告訴任何人。「現在還沒有十分證實，因爲世俗的社會裏頗多輕浮的事，而且這種事情也會自然地發生的，」他謹愼地補充一句，似乎爲了洗清自己的良心，但是自己也幾乎不信自己所說的但書。這是傍邊聽的人看得十分清楚的。這「奇蹟」自然當時傳遍整個修道院，甚至傳到許多到修道院裏來參與彌撒的人們那裏。這個實現的奇蹟最使昨天纔到這裏來掛單的「聖西里魏司特洛」修道院的僧士，那個從極北的濮勃道爾司克地方來的僧士吃驚。他昨天站在霍赫拉闊瓦太太身傍，向長老膜拜，指着「治愈好了」的那位太太的女兒，用透澈的神情問長老：「你怎麼樣做了這件事情？」

事情是這樣的：現在他已經有點疑惑，幾乎不知道怎樣相信了。還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去見修道院的神甫費拉龐特。他住在蜂房後面一間特別的修道室內。這次的訪問也頗使他吃驚，引起他強烈的，可怕的印象。這位長老，費拉龐特神甫，就是那個老邁的僧士，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我們已經提過他是曹西瑪長老的敵人，——主要地是長老制的敵人，他把它認作危險的輕浮的新奇事情。這位敵人是很危險的，雖然他是緘默者，幾乎同誰也不說一句話。他的危險主要地是爲了有許多僧侶們十分同情於他，至於到這裏來的世俗的人們裏面也有很多人尊敬他，把他視作偉大的聖者和苦修者，雖然也無疑地看出他是一個瘋僧。也就是這瘋勁使人着迷。費拉龐特神甫從不去見曹西瑪長老。他雖在庵舍裏，但是沒有人把庵舍裏的規矩束縛他，也就因爲他的一切舉止常做出瘋僧的樣子。他年約七十五歲，也許還多些。他住在蜂房後面一間差不多傾圮的老舊的，木質的修道室裏的牆角那裏。這修道室是還在極古時代，還在前世紀，爲一個也是很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約納神甫造成的。他活到一百零五歲，關於他的苦行至今在修道院裏和它的附近地方流傳着許多有趣的傳說。費拉龐特神甫設法在七年以前搬到這僻靜的小修道室裏居住，——這修道室簡直就是一間農舍，但很像鐘樓，因爲裏面有許多捐獻的神像，在前面點燃着永遠發光的捐獻的油燈，好像費拉龐特神甫就是被派在那裏，看守牠們加以點燃的。聽說他三天祇吃兩磅麵包，決不多，（這是實在的事情。）一個住在蜂房裏看守蜂房的人每三天給他送去，而他跟侍候他的那個看蜂房的人

甚至也很少講話。這四磅麵包，還連同禮拜天的聖餐麵包，是方丈在晚禱以後慇勤地送過來的，就成爲他一星期的食品。罐裏的涼水是每天給他調換的。他不大出來做彌撒。到修道院來膜拜的人們看見他有時整天跪着祈禱，不立起來，也不回頭看。即使有時同他們談話，也極簡短零亂，發出奇怪，而且差不多永遠粗暴的話語。他很少同外來的人們談天。大半祇說出一個奇特的字來，永遠給訪客一個啞謎，以後不管人家如何請求，決不說一句話加以解釋。他沒有僧職，祇是一個普通的僧士。一些極黑暗的人們中間傳着很奇怪的謠言，說費拉龐特神甫和天神們有來往，祇同他們談話，所以和人們沉默着。渥勃道爾司克僧士依了養蜂房的人的指示，——他也是一個沉默，陰鬱的僧士，——跑到蜂房的角落，一直到費拉龐特神甫的修道室裏去。『同外來的人也許會說話，却也許什麽也得不到，』——養蜂房的人們警告他。他以後自己說出來，他走過去的時候，懷着極大的恐怖。時候已經很晚。費拉龐特這次坐在修道室的門傍，低矮的長凳上面。一棵巨大的老榆樹在他的頭上輕微地發響。夜晚的冷氣襲了過來。渥勃道爾司克僧士跪在聖徒面前，請求祝福。

『你要不要讓我也跪在你的面前？』——費拉龐特神甫說，——『快起來！』

僧士立起來。

『你賜祝福，也受了祝福。請坐在傍邊。從那裏來？』

最使這可憐的小僧吃驚的是費拉麗特神甫一方面無疑地做着偉大的苦行，年齡又那樣老邁，外表上卻還是一個有力的，高身的老人，身體挺得筆直，並不彎屈，臉色新鮮，雖見得消瘦，卻很健壯。他的身上無疑地還保存着極大的力量。他具有大力士的體幹。他歲數雖大，但是頭髮甚至尚未全部發白，頭髮和鬍鬚還很濃厚，以前甚至是完全黑的。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大而發光，卻瞪出得極利害。可以使人吃一大驚。他說話帶着極强烈地着重在O字上的聲音。他穿着栗色的長褂，是粗糙的，以前稱做獄囚泥製成的。腰裏緊着厚繩。頭頸和胸脯裸露着。極厚的布製成，幾乎完全發黑的襯衫，好幾個月沒有脫下來的，顯露在長褂外面。聽說他在長褂裏面的身上繫着三十磅重的鐵鍊。赤足穿着破爛的舊鞋。

「從遲勒道爾司克的小修道院，「聖西里魏司特洛」修道院裏來的」——外來的僧士低聲下氣地回答，用匆遽的，好奇的，卻有點畏葸的小眼睛觀察這隱修者。

「我到過你的西里魏司特洛那裏。我住過的。西里魏司特洛健康麼？」

僧士遲疑不作答。

「你們全是愚蠢的人！守的是什麼齋？」

「我們的齋按照古代庵舍的規則。在四旬齋的時候每逢星期一，三，五，不供給食物。星期二和星期四吃白麵包，蜜餞水菓，野楊莓，或是酸白菜，外加燕麥粥。星期六是白羹湯

，豌豆煨麵條，帶汁的麥片粥，全加上奶油。星期日那天，豌湯裏加上乾魚，和麥片。在復活節的前禮拜，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一共六天內吃麵包和水，不煑別的什麼菜，就連麵包和水也吃得極少；在可能的範圍內不每天進食，正和四旬齋的第一星期裏一樣的辦法。在聖星期五的那天，不許吃一點東西。在星期六，我們持齋到三點鐘爲止，以後就吃一點麵包和水，喝一杯酒。在聖星期四，我們吃不放乳油的菜，喝酒，或是吃不用煑的乾菜。洛吉金寺院對于聖星期四有以下的規定：『不應在聖星期四日鬆懈持齋，以玷辱整個的四旬齋。』這就是我們那邊持齋的情形。但是這怎麼能和你相比，偉大的父，』──僧士補充上去，膽子壯了一些，──『你整年僅祇用麵包和水果腹，甚至在聖復活節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且我們吃兩天的麵包，够你七天之用。這眞是十分偉大的齋戒。』

『蘑菇呢？』──費拉龐特神甫忽然問。

『蘑菇麽？』──驚訝的僧士反問。

『是的。我可以離開他們的麵包，完全不需要它，那怕到樹林裏去，靠蘑菇或野莓生活。他們這裏却離不開麵包，所以和魔鬼生了關係。現在有些骯髒的人們說持齋是不必要的事。他們的議論是驕傲的，骯髒的。』

「你在他們中間看到鬼麼？」——費拉麗特神甫問。

「在誰中間？」——僧士畏葸地詢問。

「我在去年三一節的星期日到方丈那裏去過，以後沒有去過。我看見有鬼坐在一個人的胸脯上面，藏在袈裟底下，祇有頭上的角露出來，還有鬼從一個人的口袋裏張望，眼睛閃得很快，懼怕我；還有鬼住在一個人的身裏，最不清潔的肚腹裏，還有懸掛在頸上的，抓住了，就帶着走，可是看不到他。」

「你……看得見麼？」——僧士探詢。

「我對你說，我可以看見，看得很清楚。我離開方丈，走出來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鬼藏在門後，身子很高，有一個半俄尺，也許還高些，尾巴粗厚，深灰色，長長的，尾巴尖恰巧落在門縫裏，我並不傻，突然把門一關，就壓住了牠的尾巴。他尖叫着，起始掙脫，我朝牠身上畫了三次的十字記號，——就把牠鎮住了。現在應該已在角落裏汚爛發臭，他們却看不見，聞不出來。我有一年沒有去。我祇是對你洩露出來，因爲你是外來的人。」

「你的話很可怕！偉大，神聖的父！」——僧士越發膽壯了，——「對不對，關於你流行着極大的名聲，彷彿說你同天神有不斷的來往？」

「他有時飛下來的。」

「怎麼飛下來的？什麼樣子？」

「鳥的樣子？」

「聖神扮着鴿子的模樣麼？」

「有「聖的神靈」，也有「聖神。」聖神可以扮着別種鳥兒降下地來，有扮燕子的，有扮金翅雀的，也有扮靑山雀的。」

「但是你怎樣從山雀中間辨識他呢？」

「他能說話。」

「怎麼會說話？說那種語言？」

「人的語言。」

「他對你說什麼話？」

「今天他通知我，有一個傻瓜來見我，問些不相干的話。你願意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僧士。」

「你的話眞可怕，神聖的父，」——僧士搖頭。然而在他的畏懼的眼睛裏露出不信任的神情。

「你看見這棵樹麼？」——費拉龐特神甫沉默了一會，又問。

「看見的，神聖的父。」

「你瞧是楡樹，我看來是另外一幅圖畫。」

「什麼圖畫？」——僧士在空虛的期待中沉默了一會才說。

「那是在夜裏發現的。你看見兩根樹枝麼？在夜裏，那是基督的手向我伸展，用那兩隻手尋覓我。我看得很淸楚，不由得抖慄起來。可怕，眞可怕。」

「有什麼可怕的，旣然是基督？」

「抓住你，帶着飛走。」

「活生生的麼？」

「關於伊里亞的神聖和名譽，難道沒有聽見麼？他會抱住，帶走的……」

雖然渥勃道爾司克的僧士在談話完畢後回到給他指定的一位僧侶的修道室裏去的時候甚至懷着十分强烈的疑惑，但是他的心無疑地總是傾向到費拉麗特神甫方面，比傾向曹西瑪神甫多些。渥勃道爾司基神甫主張持齋最烈，所以對於像費拉麗特神甫那樣的偉大的持齋者，未免「視爲神蹟。」他的話語自然似乎很荒誕，但是上帝知道他的話裏含有什麼意義，而且一般的瘋僧所發的言語，所做的行動還不止於此。對於被壓住的小鬼的尾巴一事，他準備滿心愉快地相信，不但是從借喩的意義，而且還是從直接的意思相信。此外他在沒有來到修道

院以前，對於長老制就有極大的成見，在這以前，他祇是從人們的敍述裏知悉了一些，隨着別的許多人一同把這制度根本當作危險的新鮮玩意。在修道院裏掛單以後，已經注意到幾個輕浮的，不贊成長老的僧侶所發的祕密的怨語。他的天性好管閒事，過分的想知道一切事情，懷着極大的好奇心。所以那件偉大的消息，說是長老曹西瑪做成了一個新的「奇蹟，」使他發生過度的疑惑。阿萊莎以後記得，在擁擠在長老那裏，和他的修道室傍邊的一羣修道僧中間，這個好奇的渥勃道爾司克來的客人的身形許多次在他面前閃來閃去，——他在各處人堆裏鑽進鑽出，傾聽一切事，詢問一切人。但是他當時不大注意他，到了以後才全行記起來了。……他也沒有功夫管到這事上去：曹西瑪長老又感到了疲乏，重新躺上牀去，忽然閉上眼睛，想起他來，要求他到他面前來。阿萊莎立刻跑來。當時祇有帕意西神甫，修道司祭岳司夫神甫，和沙彌勃洛非里三人在長老身傍。長老張開了疲乏的眼睛，釘看了阿萊莎一眼，忽然問他道：

「你的家裏的人們等候你麼，兒子？」

阿萊莎遲疑不答。

「有沒有需用你的地方？昨天答應過人家今天再去麼？」

「答應過……父親……幾位哥哥……還有別人……」

「你瞧。你一定應該去的。你不必憂慮。你知道，我不把我的最後的在地上的話說給你聽，我是不會死的。我要對你說這句話，兒子，我要把它遺留給你。是給你，親愛的兒子，因爲你愛我。現在你先到你答應過的那些人那裏去罷。」

阿萊沙立刻服從，雖然他在此刻離開，心裏未免感到痛苦。但是他答應給他（阿萊沙）說出地上的最後的一句話，這使他的心靈歡欣得戰慄起來。他匆匆忙忙地出門，想等到城裏事情一辦完就趕緊回家。帕意西神甫對他下了一番臨行的囑告，引起他强烈而且意料不到的印象。這是在他們兩人走出長老的修道室裏的時候。

「你應該不斷地記住，少年，（帕意西神甫這樣直率，而且不加一點序言地說，）世間的科學聯結成偉大的力量，特別是在最近的一世紀內，將聖經裏給我們遺下來的屬于天上的一切分析得淸楚，經這世界的學者殘酷的分析以後，以前一切神聖的東西業已蕩然無存。但是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分析，而忽略了整體，會弄到這般眩盲，眞是値得驚奇的事。同時還整體依舊無從搖撼地直立在他們眼前，和以前一樣，地獄的門到底不能克服它。難道它不已經生活了十九世紀，至今還生活在個人的心靈的行動裏和民衆的行動裏麼？甚至在破壞一切的無神派的心靈的行動裏，它還照舊無從搖撼地生活着！因爲卽使是排斥了基督敎，且對它反抗的人們，在實質上還脫不掉就基督的範疇，因爲他們的智慧和熱烈的心至今還沒有力

量造成另一個高超的人和道德的形象，像古基督所指出的那個形象一樣。即使有了嘗試，結果也祇成爲醜陋的形體。你要特別記住這點，少年，因爲你已被即將升天的長老派往塵世裏去。也許你憶起這偉大的今天的時候，不會忘記我的話語，那是我從心裏掏出來給你的臨行贈言，因爲你歲數還輕，世上的誘惑很重，你沒有力量去負擔。現在去罷，我的孤兒。」

帕意西長老說完這些話以後，爲他祝福。阿萊渉走出修道院，玩味着這些突如其來的話語，忽然瞭解他在這嚴肅的，至今還對他不假辭色的僧士身上，遇到了一個新的，料想不到的朋友，熱烈地愛他的新的導師——，好像曹西瑪長老在臨死的時候把他遺交給他了。「也許他們中間眞的會這樣發生的」——阿萊渉忽然想。他剛纔聽到的出人不意的，有學問的理論，聽到的單是這種，而非別種理論，正足以證明帕意西神甫心地的熱誠：他已經忙着趕快使少年的心靈武裝起來，以和誘惑奮鬭，給遺交給他的少年的心靈垜上一座他自己也不能意想到如何堅固的圍牆。

第二章 在父親家裏

阿萊莎最先到父親家去。走到的時候他憶起父親昨天堅持着囑咐他輕輕兒走進來，不讓伊凡哥哥知道。「什麼緣故呢？」——阿萊莎現在忽然想。——「假使父親打算輕輕地對我一個人說話，那末為什麼必須叫我輕輕兒走進來呢？他一定昨天在驚慌中想說另一句話，沒有說上來，」——他這樣決定。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出來開門，（格里郭里生了病，躺在邊屋裏，）他問她，回答說伊凡·費道洛維奇已經出門了兩點多鐘，他還纔高興了。

「父親呢？」

「起身了，正喝着咖啡，」——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似乎嚴肅地回答。

阿萊莎進去了。老人獨自坐在棹傍，穿着睡鞋，和舊大衣，察閱着一些賬單，却不加什麼注意，祇是為了消遣。他完全一個人在家裏，（司米爾加可夫出去買飯菜了。）然而他的注意力並不在賬單上面。他雖然清早就起床，鼓起精神；但總是帶着疲勞和衰弱的神色。他的額角上面一夜裏長起一個大紫血凍，用紅手絹包住。鼻子也是在一夜裏腫得很利害，上面也形成了幾塊紫血凍，雖不見大，祇是斑點，却給整個的臉部添上了一種特別惡狠和惹惱的

神色。老人自己也知道，敵意地看了走進來的阿萊莎一眼。

「咖啡是冷的，」——他厲聲喊——「我不能請你喝。我今天自己也祇吃素魚湯，不能請客。你跑來有什麼事？」

「問一問你的健康，」——阿萊莎說。

「是的。而且我昨天自己囑咐你來的。這全是胡亂的話語。你白白地勞駕一趟。我也知道你會立刻闖來的……」

他帶着極仇恨的情感說這句話。他當時從座位上立起來，煩惱地朝鏡子裏看自己的鼻子，（也許從早晨起已看了四十次了。）又起始把額角上的紅手絹整理得美觀些。

「紅色好看些，白色就像住醫院的樣子，」——他像在說格言——「你那裏怎麼樣？長老好些麼？」

「他很不好，也許今天要死的，」——阿萊莎回答，但是父親竟沒有聽到，立卽忘記了自己的問題。

「伊凡出去了，」——他忽然說，——「他用全力奪米卡的未婚妻，就爲了這個原因住在這裏，」——他狠狠地說，嘴彎曲了一下，向阿萊莎看望。

「難道是他自己對你說的麼？」——阿萊莎問。

「早就說過了。一禮拜以前就說過了。他到這裏來，不致于就爲了偷偷地殺我的麼？總是爲了什麼才來的麼？」

「你是什麼意思？你何以說這種話？」——阿萊莎感到十分不安。

「果然他沒有向我要錢，可是他從我那裏是一個子兒也得不到的。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還想在世上多活幾天，你應該要知道這層，所以每一個戈比都是我所需要的。我越活得長遠，便越加需要金錢，——」他繼續說，在屋內從這角落踱走到另一個角落，手插在寬闊油汚，用黃色的，夏天的光呢製成的大衣口袋裏面。——「現在我還總算是男子，祇有五十五歲，但是我願意再做二十年的男子，因爲我一老——便顯得醜陋，她們不會自出心願地到我這裏來。到那時候我需要錢了。現在我拚命的積錢，越多越好，就爲了自已一人，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應該要知道這層，因爲我願意在惡行裏生活着，到死方休，你應該要知道這層。做罪惡的事比較甜蜜；大家詈駡它，却全生活在它的裏面。就爲了我的坦白，那些做壞事的人們大家攻擊起我來了。至於到你的天堂裏去，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是不願意的，你應該要知道這層，卽使是體面的人，到你的天堂上去也是不合適，如果天堂確乎存在的話。據我看來，睡着了，醒不轉來了，便一無所有。你們願意，就追念我，不願意呢，就去你們的好了。這是我的哲學。昨天伊凡在這裏說得很對，雖然我們

大家全喝醉了。伊凡愛吹牛，其實並沒有什麼學問……特別的智識他沒有，一言不發，默默地訕笑你，——這是他的拿手好戲。」

阿萊莎聽他的話，沉默着。

「爲什麼他不同我說話？說話的時候儘是裝腔作勢的。你的伊凡眞是卑鄙！我祇要願意，現在就可以娶格魯申卡。因爲有了錢，要想什麼，就有什麼。伊凡現在看守着我，生怕我娶親，因此在後面推着米卡，讓他娶格魯申卡：想用這個方法讓我不能打格魯申卡的主意，（他心想我不娶格魯申卡，便可遺下錢給他！）從另一方面說，如果米卡娶了格魯申卡，那末伊凡就可以把他的有錢的未婚妻搶到手裏來。這就是他打的算盤，你的伊凡眞是卑鄙！」

「你眞是愛惹氣。你還是爲了昨天的事情。你最好靜臥一下」——阿萊莎說。

「你現在說這話，」——老人忽然說，好像初次想到似的，——「你這樣說，我並不生氣你，却對於伊凡生氣。假使他對我說同樣的話，我會生氣的。我惟有同你一個人處得合適。你要知道，我是心狠的人。」

「你不是心狠的，却是皮氣變壞的人，」——阿萊莎微笑了。

「你聽着，我今天就想把這賊胚米卡關到監獄裏去，現在還不知道怎樣決定。自然，在現在摩登的時代，父母被看作懷有偏見，但是照法律講來，就是現在時候，好像也不許拉住



老人的頭髮，按在地板上，舉起靴跟朝臉上換打，而且還在父母的自己的房子裏，還要誇着大口，說要再來殺死他，——甚至還當着衆人的面前。你祇要願意，可以軋扁他，爲了昨天的事立刻把他關進牢裏。」

「你想去告狀麼？」

「伊凡勸阻我。其實我可以不聽伊凡。不過我自己知道一個玩意……」

他俯身就着阿萊莎，用祕密的半低聲續說：

「假使我把這混蛋關在牢裏，她聽見是我把他關起來的，便會立刻跑到他那裏去。但是如果今天聽見他把我這衰弱的老頭兒打了半死，也許要拋棄他，反而跑來看望我……我們是天生這樣的性格，——總是做相反的事。我知道她很透澈！你不要喝一點白蘭地麼？倒一杯涼咖啡，我給你斟上小半鍾，還是很好的，可以加增滋味。」

「不，不用，謝謝你。我可以取這塊麵包，可以麼？」——阿萊莎說，取起三戈比一隻的法蘭西式麵包，放在袈裟的袋裏。——「白蘭地你最好也不要喝，」——他畏葸地勸告，注視老人的臉。

「你說的是實話。它能惹出氣惱，却不能給予安慰。不過祇要喝一小鍾……我從櫃裏去取……」

他用鑰匙打開「櫃子」，倒了一小杯，喝下去，又把櫃子開上，鑰匙重新放在袋裏。

「够了。喝一杯不會要命的。」

「你現在心好得多了，」阿萊莎微笑。

「唔！我沒有白蘭西地愛你的。我同混蛋們交往，自已也成爲混蛋。伊凡不到切爾馬士娜去，——爲什麽？他想偵探我的事情：看我給格魯申卡多少錢，假使她來的話。我完全不懂他。從那裏發現出這樣的人來？完全不是我們一樣的靈魂。好像我眞會給他遺下什麽似的。我連遺囑也不留下來，你要知道這層！我要把米卡壓扁得像蟑螂一樣。夜裏我用睡鞋壓死黑蟑螂：壓下去，吱吱地發響。你的米卡也會吱吱地發響的。你的米卡，因爲你愛他。你愛他，我却不怕你愛他。假使伊凡愛他，我會替自已擔心，就因爲他愛了他。但是伊凡不愛任何人，伊凡不是我們的人，像伊凡那樣的人不和我們一樣的，却是飛揚起來的灰塵……風一吹，灰塵就吹盡了……昨天我想到了一個蠢念頭，在我吩咐你今天來一趟的時候：我想託你在米卡的方面探聽一下，假使給他一兩千塊錢，我現在就可以給他，他這個乞丐和混蛋，可以不可以答應完全離開這裏，離開五年，最好是三十五年，不要再想格魯申卡，完全和她分手？」

「我……我去問他……」——阿萊莎喃聲說，——「如果有三千塊錢，他也許……」

「胡說！現在你不用去問，一點也不用問！我昨天在腦筋裏鑽進了傻念頭。我一個小錢也不能給，我自己需要錢，」——老人揮手，——「不用這個我也會把他像蟑螂似的壓扁的。你不要對他說任何的話，否則，他又要生出希望來了。你在我這裏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你走罷。那個未婚妻，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他是那樣把她躲藏得嚴密，不讓我看見的，要嫁他不嫁他呢？你好像昨天到她家裏去過的？」

「她怎樣也不願意離開他。」

「那些溫柔的小姐們總是要愛這類人，這類荒唐鬼，混蛋的！我對你說。這些可憐的小姐們眞沒有價值，眞是的……我要是有他的年青，加上我那時的臉貌，（因爲我在二十八歲時比他長得還好看。）我也會像他那樣的取得勝利。他眞是下流東西！格魯申卡他終歸弄不到手，終歸弄不到手！……我把他搯成爛泥！」

他從說了最後的幾句話的時候起重又凶狠起來了。

「你去罷。今天沒有什麼事情了，」——他嚴厲地說。

阿萊沙走近前面辭別，吻他的肩。

「你這是什麼意思？」——老人有點奇怪。——「我們還會相見的。你以爲我們不能相見了麼？」

「並不是的，我祇是這樣，偶然的。」

「我也沒有什麼，我也祇是這樣……」——老人瞧了他一眼。——「你聽着，聽着」——他朝他的背後喊，「等幾天請你來吃魚羹，我要燒一隻魚羹，特別的不是今天那樣子的。你一定要來的呀！最好明天，你聽着，明天就來！」

阿萊莎剛出門外，他就走到櫃子前面，又喝了半杯。

「再也不喝了！」——他喃聲說，喉嚨裏咕嚕了一下，重又將櫃門關好。又把鑰匙放在口袋裏，就到臥室裏，疲乏地躺到床上，一下子睡熟了。

第三章　和小學生們相遇

「謝天謝地，他沒有問我關於格魯申卡的事情，」——阿萊莎離開父親的家，走到霍赫拉闊瓦太太家裏去的時候，心裏這樣想——「否則也許要講昨天如何同格魯申卡相遇的事情。」阿萊莎痛苦地感到一夜的時間戰士們聚集新的力量，他們的心隨着白天的來倒而更加堅硬：「父親惹惱而且惡狠，他想出了一點什麼，便堅持到底。特米脫里怎樣呢？無論如何今天一定想法尋到他……」

然而阿萊莎沒有能長久地思索：他在途中忽然發生了一件事情，外表上雖不很重要，却使他驚愕不置。他剛剛走完廣場，折到胡同裏去，預備走出和大街並行的米哈意洛夫司基街上去，這條街和大街祇隔一條小河，（我們的城市裏有許多小河浜交叉着，）他看見小橋前面有一小堆學生，全是年幼的孩子，從九歲到十二歲不等。他們散學回家，肩上背着書包，有的背着皮袋，有一條皮帶繫在肩上，有的祇穿短襖，有的穿大氅，還有的甚至穿着高靴，踝上帶着摺痕，這類高靴是被富裕的父親們溺寵的小孩們特別喜歡穿的。這一堆人在那裏熱鬧地討論，顯然商量什麼事情。阿萊莎從來不能冷淡地從小孩子們的面前走過，在莫斯科的

時候他也時常發生這樣的事。雖然他最愛三歲或三歲左右的小學生們也是他所喜歡的。所以他心裏無論怎樣有煩惱的事，還是忽然想溜到他們那裏，和他們搭談。他走近過去的時候，注視他們活潑紅潤的小臉龐，忽然看見他們每人手裏都握着一塊石子。有的握着兩塊。河浜後面，離這羣小孩大概三十步遠，還有一個小孩站在圍牆傍邊，也是小學生，腰裏也懷着小石子，看他的身材，不過十歲，或者甚至還要小些，他臉色慘白，帶着病態，小黑眼睛閃閃有光。他注意而且關心地觀察這六個小學生的團體，顯然全是他的同學，和他剛剛一起走出學校，顯然他同他們有什麼仇隙。阿萊莎走近前去，對一個頭髮鬈曲，且帶金黃色，臉頰紅潤，穿黑短褂的男孩開始說話，在朝他看了一眼以後：

「在我背着像你們這樣的袋子的時，我們是背在左邊的，以便用右手立刻取出東西來，但是你們的袋子却背在左邊，這樣取起來不大合適。」

阿萊莎不帶着任何預思的狡黠，一直就從這個實際的意見說起。大人們如果需要一下子就獲得小孩的信任，特別是一大堆小孩的信任，起始時是非此不可的。一定應該從嚴正和實際的事情上談起，才可以完全和他們立在平等的地位上面；阿萊莎本能地明瞭這一點。

「他是慣用左手的，」——另一個男孩立行回答，十一二歲模樣，帶着美麗而且健康的樣子。

其餘五個男孩釘看着阿萊莎。

「他扔石子也用左手的，」——第三個孩子說。

恰巧在那時候一塊石子扔到一羣人堆裏來，微微地碰着用左手的男孩，飛到傍邊去了，雖然扔得十分巧妙而且用力。是河浜後的那個男孩扔過來的。

「擲過去，扔到他身上去，司莫洛夫！」——大家喊嚷着。

但是用左手的司莫洛夫不經大家喊嚷，也不會久待，當時就還報了：他扔石子到隔河的男孩身上去，却沒有扔準：石子落在地上。隔河的男孩立刻又扔一塊石子到一團人那裏，這一次一直朝阿萊莎的身上扔去，打在他的肩上，十分痛楚。隔河男孩的袋裏充滿着預備好的石子。從他的腫起的大衣口袋上，在三十步以外都看得出來的。

「他還是朝你，朝你，故意朝你扔的！因為你是卡拉馬助夫，你是不是卡拉馬助夫？」——男孩們哈哈大笑地喊着。——「唔，大家一下子全望他打呀！」

六塊石子一下子從一堆人裏飛出去。有一塊擊中了男孩的頭，他倒下地，却立刻跳起來，露牙切齒地起始用石子朝一羣人裏還答。兩方面開始了不斷的互擊，還羣孩子裏面許多人的口袋裏也預備了不少的石子。

「你們怎麼啦！不害臊麼，先生們！六個打一個。你們要打死他的！」——阿萊莎喊。

他跳起來，迎着飛躍的石子站立，想用自己的身子擋住隔河的男孩。三四個男孩一下子止住了襲擊。

『他首先開始的！』——穿紅襯衫的男孩用惹惱的孩子的嗓音喊出，『他是混蛋。他剛纔用修鉛筆刀子扎刺克拉膠脫金，流出血來。克拉膠脫金不願意告發。這人是該打的……』

『爲了什麼？你們一定先惹他的麼？』

『他現在又朝你的背後扔石子了。他認識你的，——孩子們喊，——『他現在朝你扔，不是朝我們扔。好了，大家全來，再扔過去！不要扔瀏呀，司莫洛夫！』

又起始了互襲，這一次是很兇狠的。隔河的男孩被石子擊中了胸脯；他喊了一聲，哭了，跑到坡上去，米哈意洛夫司基街上去。一羣孩子亂嚷起來：『哈，哈，他胆小了，跑走了，還毛蒂！』

『你還不知道，他是如何卑鄙的人，打死他還嫌少，』——穿短褂的男孩，小眼睛裏冒着火光，看樣子比大家都年長。

『他是怎麼樣子的人？』——阿萊莎問，——『是不是好告狀的？』

男孩們互相對看了一眼，似乎露着訕笑。

『你也是往那裏去，米哈意洛夫司基街去麼？』——這男孩繼續說，——『你可以追到

他身邊去……你瞧，他又站住，等候在那裏，瞧着你。」

「瞧着你呢！瞧着你呢！」——男孩們隨和着說。

「你可以問他，愛不愛澡堂用的毛箒，散亂的毛箒。你就這樣問他。」

傳出一陣譏笑。阿萊莎看着他們，他們也看着他。「你不要去，他會傷害你的，」——司莫洛夫警告地喊。

「先生們，我不去問他關於毛箒的事情，因爲你們一定是用這個惹他，我反要向他打聽，爲什麼你們這樣恨他……」

「你去打聽罷，你去打聽罷，」——男孩們笑了。

阿萊莎走過小橋，順着圍牆到小坡上去，一直走到被人們遺棄的男孩身前去。

「你留心呀，」——後面有人警告他，——「他不怕你，他會暗地裏突然刺戳你……像刺克拉騷脫金一樣……」

男孩等候着，不動一動位置。阿萊莎走得很近的時候，看見這嬰孩還不到九歲，屬于衰弱和小身材的一類兒童，臉龐作橢圓形，慘白而且削瘦，眼睛大而黑，惡狠狠地望着他。他穿着十分古舊的大氅，因爲太狹窄而顯得醜陋。光裸的手凸出在袖子外面。褲子的右膝上有一塊大補釘，右脚的靴子上面，就在大脚指的地方，有一大洞，看得見用墨水深深地塗着。

他的大衣的兩隻腫脹的口袋裏裝滿了石子。阿萊莎站在他前面兩步以外，帶着疑問看他。這男孩從阿萊莎的眼神裏立即猜到這人是不會打他的，所以也減低了勇氣，居然自己先說起話來。

「我一個人，他們有六個……我一個人可以把他們大家全揍倒」——他忽然說，眼睛閃耀着。

「有一塊石子大概把你打得很痛，」——阿萊莎說。

「可是我打中了司莫格夫的頭！」——男孩喊。

「他們對我說你認識我，爲了一點什麼事情向我拋擲石子，是不是？」——阿萊莎問。

男孩陰鬱地看他。

「我不認識你。莫非你認識我麼？」——阿萊莎追問。

「你不要瞎纏！」——男孩忽然惹惱地呼喊，自己不挪動位置，似乎在等候什麼，眼睛重又惡狠狠地閃爍了。

「好罷，我就走開，」——阿萊莎說，——「不過我不認識你，並不惹你。他們對我說，他們如何惹你，但是我不想惹你，再見罷！」

「穿綢袴子的和尙！」——男孩喊，還是用惡狠和挑鬥的眼光觀察阿萊莎，而且站定了

姿勢，猜想阿萊莎一定現在就要跑過去，但是阿萊莎回轉身來，看了他一眼，仍舊走開了。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走上三步，男孩就把剛剛放在他袋裏的一個大石塊扔過來，痛楚地擊中他的背部。

「你居然從後面來？他們說你會暗中攻擊，原來說的是實話？」——阿萊莎回轉身去，這一次男孩又兇橫地朝阿萊莎身上扔石子，一直扔到他的臉上，但是阿萊莎連忙用手擋住，擋得正是時候，石子擊中他的手肘。

「你怎麼不怕害臊！我對你做了什麼不對的事？」——他喊。

男孩沉默而且充滿活力地靜候一樁事情：那就是阿萊莎一定立刻就來攻擊他；他看見阿萊莎甚至現在也不來攻擊，完全生氣得像一隻小獸：他竄了過來，自己朝阿萊莎身上撲來。阿萊莎還來不及動一動身子，那個惡狠的男孩竟俯下頭去，兩手抓住他的手，狠狠地咬他的中指。他的牙齒咬緊手指，有十秒鐘不放。阿萊莎痛得叫喊，用力拉脫手指。後來男孩放了手，跳到原來的距離上去。手指被咬得很痛，咬在指甲傍邊，十分深，一直咬到骨頭；血流着。阿萊莎掏出手絹，緊緊地包紮傷手。他包紮了幾乎一分鐘。男孩一直站在那裏等待。阿萊莎終于朝他舉起靜肅的眼神。

「好罷，」——他說，——「你瞧，你把我咬得這樣痛。現在够了罷，對不對？現在你

說一說，我對你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男孩驚異地看了他一眼。

「我完全不認識你，初次看見你，」——阿萊莎還是安靜地繼續說話，——「但是我決不會沒有對你做了不對的事情，——你決不會無緣無故地使我吃痛苦的。究竟我做了什麼事？對你做了什麼錯事？請你說一說罷！」

代替了回答的是男孩忽然放聲大哭，忽然離開阿萊莎，跑走了。阿萊莎靜靜地跟在他後面，到米哈意洛夫司基街上去，還許久時候看見男孩在遠遠裏奔跑着，不放鬆脚步，不回頭瞧一瞧，在那裏放聲痛哭。他立即決定祇要時間允許，一定要尋到他，解決這使他異常驚愕的啞謎。現在他沒有功夫。

第四章　在霍赫拉闊瓦家裏

他迅快地走到霍赫拉闊瓦太太的房子那裏。那座房子是石頭建築成的兩層樓，形式美麗，是霍赫拉闊瓦太太自己的財產，堪稱爲本城優美住宅之一。霍赫拉闊瓦太太大部分的時間雖然住在另一省內，——在那裏她有許多地產，——或是住在莫斯科，——在那裏她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在我們城裏她也有房子，是父親和祖父遺留下來的。她在本縣擁有的采地是他的三處地產中最大的一處，但是她不常到我們的省裏來。阿萊莎走進外屋的時候，她就跑出來了。

「你接到沒有。接到關於新奇蹟的信沒有？」——她迅速而且神經質地說話。

「是的，收到了。」

「宣傳過。給大家看過沒有？他把兒子交還給母親了！」

「他今天就要死的。」——阿萊莎說。

「我聽說過，我知道的。我眞願意同你談話！同你或是任何人，談論關於這一切事情。不，要同你談，同你談！可惜我無論如何不能再見他了！滿城的人十分興奮，大家全期待着

。但是現在……你知道，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現在坐在我們這裏？」

「啊，這眞是好運氣！」——阿萊莎喊，——「我可以同她在你的府上見面，她昨天吩咐我今天一定要到她家裏去一趟。」

「我全知道，全知道。我很詳細地聽到昨天她家裏出的事情……同那個賤人發生的可怕的事情……這眞是悲劇！我處在她的地位上，——我不知道我處在她的地位上，將怎麼辦！令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人也眞是——唉，我的天，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儘弄得糊裏糊塗的。你知道：令兄現在坐在那裏，並不是那位，不是昨天那位可怕的人，却是另一位，伊凡．費道洛維奇，同她一塊兒坐着：他們進行着莊嚴的談話。……你決不致于相信，他們中間現在發生了的是什麼事情，——那眞是可怕，我對你說那是一種裂創，那是可怕的故事，無論如何也不能置信的：兩人互相傷害，不曉得爲的是什麼。他們自己明白，自己也那裏感到愉快。我等候着你！我眞渴望着你！……主要的是我不能忍受這種樣子。我現在要向你講述一切，但是現在還有另一件，極重要的事情，——哎呀，我甚至竟忘記了這是最主要的事。你請說，爲什麼 Lise 發作了歇司底里病？她剛聽到你走進來，立刻起始了歇司底里病。」

「媽媽，那是你現在發作了歇司底里病，不是我，」——Lise 的小聲音忽然從傍邊屋子

的門縫裏唱轉了。門縫極小，聲音却是破裂的，正好似她很想笑，却又努力忍住笑的樣子。阿浹莎立刻看見了那門縫，一定是Lise從大椅上在門縫裏朝他窺望，似是他看不淸楚。

「這話不聰明，Lise這話不聰明。……我看了你這種任性的行爲也要犯歇司底里病的。但是她眞是有病，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整夜生病，發燒，呻吟！我好容易才等到朝晨，把格爾城司圖勃請來。他說他一點也不明白，應該等候一些時候。這個格爾城司圖勃永遠跑來，說他一點也不明白。你剛走近這房子，她就喊了一聲，發作了毛病，吩咐把她搬到以前那間屋子裏去……」

「媽媽，我完全不知道他來，我並不爲了他，才想搬到這間屋裏來。」

「這是不實在的，Lise，猶里亞跑來說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來了，她替你在外面張看。」

「親愛的媽媽，在你的方面這是太不聰明了。如果你想糾正一下，現在就說出幾句很聰明的話，那末親愛的媽媽，請你對走進來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說，他在發生了昨天的事情以後，不管大家笑他，今天還決定到我們這裏來，從這一層便可證明他並不聰明。」

「Lise你太任性了。我可以對你說，我到最後一定要執行嚴厲的手段。有誰在笑他，我很喜歡他來，我需要他，必須用着他。唉，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是多末不幸。」

「你是怎麼啦，寶貝媽媽？」

「就是爲了你這種任性的行爲，Lise你的沒有常性，你的疾病，那個可怕的發燒的一夜，還有那個可怕的，永久不變的格爾城司圖勃，主要的是永久不變的，永久不變的，永久不變的！還有一切一切……甚至還有那奇蹟，這奇蹟是如何使我驚愕，使我震動，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這悲劇現在就在客廳裏，我眞是不能忍受，預先告訴你說，眞是不能忍受。也許是趣劇，不是悲劇。請問你，曹西瑪長老還能活到昨天麼？活得到麼？喔，我的天！我不知道我要怎樣，我不斷地閉上眼睛，看見這一切全是胡鬧的事情，全是胡鬧的事情。」

「我想請求你，」——阿萊莎忽然插進話去，——「給我一塊乾淨的布，好讓我包紮手指。我傷了牠很利害，現在我十分痛。」

阿萊莎打開被咬的指頭。手帕上塗滿了血。霍赫拉闊瓦太太叫了一聲，眼睛眯小了。

「哎呀，好利害的傷，這眞可怕！」

但是Lise剛剛在門縫裏看見了阿萊莎的手指，立刻用力把門推開了。

「快進去，快到我這裏來，」——她帶着堅決和命令的口氣呼喊——「現在用不着那些愚蠢的舉動了！哎呀！老天爺，你爲什麼這許多時候儘站在那裏，一聲不發？他可以大出血

的，媽媽！你在那裏？你是怎麼啦？先取水來，先取水來！應該洗一洗傷，祇要放在冷水裏，痛就會止的，並且要浸着，老浸着……快些，快拿水來。媽媽，水放在漱口杯裏。快點呀，」——她神經質地說：她十分驚嚇。阿萊莎的受傷使她十分驚愕。

「要不要叫人去請格爾城司閼勃來？」——霍赫拉闊瓦太太喊。

「媽媽，你要害死我了。你的那位格爾城司閼勃一來，就說一點也不明白！水呀，水呀！媽媽，看上帝的份上，你自己去一趟，催猶里亞一下，她也不知道就擱在那兒，永遠不能快快地來！快些，媽媽，否則我要死了……」

「這是小事！」阿萊莎喊，看見她們的懼怕也懼怕起來。

猶里亞取了水跑來。阿萊莎把手指放進水裏。

「媽媽，看上帝的份上，你去取蔴布來，取蔴布來。還有還割傷用的，辛辣的，混濁的藥水，叫什麼名字！你那裏有的，有的，有的……媽媽，你自己知道那裏瓶子在那裏，就在你的臥室裏，右面櫃子裏，一隻大玻璃瓶和蔴布都在那裏……」

「我立刻去取來，Lise單單請你不要喊嚷，不要着急。你瞧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如何堅定地忍受自己的不幸。你在那裏把自己這樣可怕地弄傷了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霍赫拉闊瓦太太匆忙地走出去。Lise就等着這個時間。

「最先請你回答問題，」——她迅快地說，——「你在那裏受的傷？以後我要問你完全另一件事。唔！」

阿萊莎本能地感到 從現在到她母親回來的時間，對於她是十分珍貴的，便連忙把他同小學生們相遇的一節講給她聽，放去許多話，又縮短了不少，却講得準確，明瞭。Lise聽了他的話，攤着兩手：

「你怎麼能，怎麼能同小學生們打交道，尤其你還穿了這種衣裳！」——她怒喊，顯然好像對於他已經有了什麼權利似的，——「你做了這種事情，自己便成爲一個小孩，極小的小孩，世界上少有的小孩！但是你一定要給我打聽出這個壞孩子的究竟，對我講出來，因爲其中一定有什麼秘密。現在第二件事情。但是先有一個問題：你痛得這樣受罪，還可以不可以談論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而且談論得淸淸楚楚呢？」

「完全可以的，而且我現在也不感到怎樣痛了。」

「這是因爲你的手放在水裏。應該立刻換水，因爲牠很快就會變熱的。猶里亞，快到地窖裏去取一塊冰來，還去拿一隻新的漱口杯來，裏面放點水。現在她走了，我可以談正事：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請你把我昨天給你送去的那封信交還給我，——快些，因

爲媽媽一會兒就要進來，我不願意……」

「我身邊沒有信。」

「不對，這封信在你的身邊。我早就知道你這樣回答。它就在你的口袋裏。我整夜裏後悔着這樁愚蠢的玩笑事情。請你立刻把信還給我，立刻還呀！」

「那封信留在那裏了。」

「但是你不能不認我是一個小女孩，一個小小的女孩，在我寫了這封信，開了這樣愚蠢的玩笑以後！我開了這玩笑，現在請你加以寬恕，但是那封信請你一定送還給我，假使它果眞不在你的身邊，——今天就送來，一定的，一定的！」

「今天無論如何不行，因爲我回到修道院裏去，有兩三天，也許四天不能到你府上來，因爲曹西瑪長老……」

「四天，這是胡鬧！你聽着，你很笑我麼。」

「我一點也沒有笑呀。」

「爲什麼。」

「因爲我完全相信了一切。」

「你在侮辱我！」

「一點也不。我一讀完後，立刻就想到一切就是這樣的，因爲曹西瑪長老一死，我就立刻離開修道院。以後我將繼續求學，應畢業考試，法定的期限一到，我們就可以結婚。我將愛你。雖然我還沒有功夫想，但是我以爲比你再好些的妻子是找不到的，長老囑咐我結婚……」

「然而我是醜怪，我是被人家在椅子抬來抬去的！」——麗薩笑了，臉頰漲得通紅。

「我要自己用椅子抬你，我還相信到那個時候你會痊愈的。」

「但是你是一個瘋子，」——麗薩神經質地說，——「從一句玩笑話忽然發現出這種胡鬧的事情來了！……哎呀，母親來了，也許來得眞巧。媽媽，你怎麼永遠遲慢，可以這樣長久麼？猶里亞也取冰來了！」

「唉，Lise你不要嚷，主要的——是你不要嚷。我經你這一嚷，直要……那有什麼辦法，你自己把蔴布塞到別的地方去了……我找呀，找呀……我疑心你這是故意做的。」

「我可是不會知道，他來的時候會被咬去手指頭的。否則，也許眞的會故意做的。安琪兒媽媽，你起始說異常俏皮的話來了。」

「即使是俏皮話，但是爲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的手指，和一切一切的事，Lise你生出了多少情感來！唉，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使我要命的不是那些個別的事情

，不是什麼格爾城司闆勃，却是攏統的一切，整個的一切，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

「够了，媽媽，關於格爾城司闆勃的事情够了，」——麗薩快樂地笑了，——「快拿蘇布來，媽媽，還有藥水。這就是次醋酸鉛藥水，現在我憶起名稱，但這是很好的液劑。媽媽，你想一想，他在路上走的時候同小孩子打起架來，這是一個男孩咬傷的。他不是小孩，自己並不是小孩。這個樣子，媽媽，他還可以不可以和人家結婚，因爲你猜怎麼，媽媽，他很想結婚呢。你設想他結了婚，這不是可笑麼？這不是可怕麼？」

於是Lise發出神經質的，細碎的笑聲，狡黠地瞧着阿萊莎。

「怎麼樣結婚，Lise這是怎麼會事？你這話完全不對勁……也許這個男孩是瘋子。」

「唉，媽媽！難道有發瘋的孩子麼？」

「怎麼會沒有，Lise好像我說的是愚蠢的話。瘋狗咬那個小孩，他成爲瘋孩，一面自己也咬他附近的人。她給你包紮得很好，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從來不會這樣弄的。你現在感到痛苦麼？」

「現在不大痛。」

「你不怕水麼？」——Lise問。

「够了，Lise我也許果眞很匆忙地說了關於瘋孩的事情，你立刻就下起結論來了。卡德

隣納・伊凡諸夫納剛纔聽到你來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簡直就奔到我的身上來。她正想見你，正想見你。」

「喂，媽媽！你一個人先去，他現在不能去，他痛苦得利害。」

「我完全沒有痛苦・我很可以就去……」——阿萊莎說。

「怎麼！你就走麼？你竟是這樣的，你竟是這樣的？」

「什麼？我等到那邊的事情一完，立刻就來，我們可以再在一塊兒談話，談多少都行。我很想趕快去見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因爲我無論如何想趕快回到修道院裏去，越快越好。」

「媽媽，請你把他帶走，趕快帶走。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在見了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以後，不必勞駕到我這裏來，一直回到你的修道院裏去。這是你應該走的話！現在我想睡覺，我整夜沒有睡覺呢！」

「唉，Lise你這祇是開開玩笑罷了。但是假使你果眞睡熟了，那才好呢！」——霍赫拉闊瓦太太喊。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我還留兩三分鐘，假使你願意，甚至五分鐘・」——阿萊莎喃聲說。

「甚至五分鐘！你快把他拿去，媽媽，這人是一個怪物！」

「Lise你發瘋了。我們去罷，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今天太任性了。我怕惹惱她。哎呀，跟神經質的女人在一起真要命。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也許果真想當着你的面前睡覺呢。你怎麼這樣快就把她趕進夢裏，這是如何可喜！」

「媽媽，你起始這樣有趣地說話，爲了這，媽媽，我要和你親吻。」

「我也要，Lise你聽着，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霍赫拉闊瓦太太神祕而且鄭重其事地用迅快的微語說話，在她同阿萊莎走出去的時候，——「我不願意給你下暗示，不願意揭開這幃幕，然而你一進去，就自己會看見那裏所發生的一切，——這是恐怖，這是最幻想的趣劇：她愛二令兄伊凡·費道洛維奇，却用全力使自己相信愛的是大令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這眞是可怕！我同你一塊兒進去，如果他們不趕我出去，我要等候着終局。」

第五章　裂創在客廳裏

但是客廳裏的談話，已將告終；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處于絕大的興奮狀態中，雖然具有堅決的神色。阿萊莎和霍赫拉闊瓦太太走進來的當兒，伊凡·費道洛維奇正立起來，預備出來。他的臉有點發白，阿萊莎不安地瞧着他。事情是因爲現在對於阿萊莎解決了他的一個疑團，一個從若干時候起就磨折着他的不安的啞謎。還在一月以前，已經四面八方有人多次給他暗示，伊凡哥哥愛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主要是確乎想把她從米卡手裏「搶奪」過來。在最後的時間以前，這件事情雖然使阿萊莎很覺不安，却認爲荒誕離奇。他愛兩位兄長，他們中間這樣的競爭使他懼怕。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昨天忽然對他直言，他甚至極喜歡伊凡哥哥的競爭，反可使他得到許多幫助。幫助什麼？幫助他娶格魯申卡麼？但是阿萊莎認這事情是悲慘的，最後的一着。此外，阿萊莎直到昨天晚上還無疑地相信，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自己劇烈而且固執地愛他的哥哥特米脫里，——但這祇是在昨天晚上以前相信的。不知爲甚緣故，他老是覺得她不會愛像伊凡那樣的人，却愛他的長兄特米脫里，愛的就是他本來的那種樣子，雖然這愛情是如何地離奇。昨天，在演出同格魯申卡的一幕的時候，他忽然似乎

獲得了另一個觀念。霍赫拉闊瓦太太剛剛說出了「裂創」的兩個字，使他幾乎全身抖索，因為就在那天夜裏，黎明時半睡半醒的辰光，他忽然大概是回答自己的夢，出聲說道：「裂創，裂創！」他整夜做着昨天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家裏所生的一幕戲劇的情景。但是霍赫拉闊瓦太太忽然直率而且固執地力言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愛的是兄長伊凡，祇是出了一種游戲，由于「裂創，」故意自己哄騙自己，用似乎出于感恩而來的對于特米脫里的表露在外面的愛情自己折磨自己。這些話使阿萊莎大為驚愕：「也許果真在這話裏有完全的眞實！」但是在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伊凡哥哥的地位將成為怎樣的？阿萊莎從某種本能上感到像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性格是應該使用權力的。但是她祇能對于像特米脫里那樣的人使用權力．而不能施之於像伊凡這類的人。因為惟有特米脫里才能「為了自己的幸福，」（這是阿萊莎所希望的，）在她面前帖然就範，（即使還需要長久的時間，）但伊凡則不能，伊凡不能在她面前甘心順從，還順從也不能給他幸福。阿萊莎不知為甚麼緣故，不由自主地對於伊凡發生了這樣的見解。在他正在走進客廳的一刹那，所有這些疑惑和考慮全都在他的腦筋裏飛過，閃過。突然而且抑止不住地，閃過了又一念頭「假使她誰也不愛，兩個人都不愛，便怎樣呢？」應該注意的，是阿萊莎似乎對於自己這些念頭感到慚愧，每逢他在最後的一個月內思想到時，便自行譴責：「我對于愛情和女人明白什麼？我怎麼能下這樣的斷語。」——他在每

次生出這樣思想或猜疑以後，便自己責備起來。然而又不能不想。他本能地瞭解，現在，在這兩位兄長的命運門，這競爭是太重要的問題，關係太多。「一條惡蛇噬死另一條毒蛇，」——伊凡哥哥在昨天惱怒中談起父親和長兄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如此說來，特米脫里在他的眼睛裏是一條毒蛇，也許早就是毒蛇罷？不是從伊凡哥哥認識了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那個時候起的？這句話自然是伊凡昨天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的，但是因爲不由自主，便更見重要。旣然如此，那便有何和平可言？是不是在他們的家庭裏又有了仇恨的藉口。主要的是他，阿萊莎，應該可憐誰？希望他們每人的是什麽？他愛他們兩人，但是在這般可怕的矛盾之中，他期望於他們每人的是什麽？在這亂七八糟的狀態裏面，他會完全迷蹊，他的心要能忍受不知的狀態，因爲他的愛的性格永遠是積極的。他不能被動地愛，一愛了，便立刻着手幫助。但是爲了這，應該先設定一個目的，應該堅定地知道，他們每人需要的是什麽，認爲好的是什麽，在認準了目的以後，自然去幫助他們每個人。然而一切祇是不淸楚和混亂，並沒有確定的目的。想在說出了「裂創」的兩個字，即使在這裂創裏，他懂得什麽？在一切混亂之中，他甚至連這兩個字也不懂得它的意義？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看見了阿萊莎，迅快而且快樂地對已經從座位立起，就想走的伊凡·費道洛維奇說道：

「等一會！再留一分鐘。我想聽這個人的意見，他是我完全信仰的。卡答隣納．渥西帕夫納，您也不要走，」——她對霍赫拉闊瓦太太說。她讓阿萊莎坐在自己身傍，霍赫拉闊瓦坐在對面，和伊凡．費道洛維奇並坐。

「這裏全是我的好朋友，在這世界上我所有的親愛的知己好友，」——她熱烈地起始說話，聲音裏盪漾着誠懇的，痛苦的眼淚，阿萊莎的心又一下子轉到她的方面去了，——「阿萊克謝意，您昨天做了那件……那件可怕的事情的證人，看見我當時的情景。你沒有看見，伊凡．費道洛維奇，他是看見的。昨天他對我的意見如何，——我不知道，祇知道一樁事情，那就是如果，今天，現在，再重複一遍，那末我表示出來的也必是同樣的情感，和昨天一樣，——同樣的情感，同樣的話語，同樣的行動。你應該記得我的行動，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自己也曾阻止我做一個行動……（說這話的時候，她臉紅了，眼睛發出光輝。）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對你聲明，我不能聽任運命的擺佈。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甚至不知道，現在我愛他不愛。我開始可憐他，這是愛情的不好的證明。假使我愛他，繼續愛他，我也許現在不會憐惜他，却相反地會恨他……」

她的嗓音戰索了，淚珠在她的睫毛上發光。阿萊莎在內心裏抖索了一下：這位女郎是信實而且誠懇，他心想，——她……她再也不愛特米脫里了！

「這是對的！這是對的！」——霍赫拉闊瓦太太喊。

「等一等，親愛的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我沒有說出主要的事實，沒有完全說出我昨夜自己決定的一切事情。我感到也許我的決定是可怕的，對于我是可怕的，但是我預感到我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不再加以更改，一輩子就是這個樣子。我的親愛的，我的善心的，我的永恆的，寬宏的顧問和深邃的知心者，在全世界裏僅有的，唯一的好友，伊凡．費道洛維奇，他也贊成，並且誇奬我的決定……他知道這個決定。」

「是的，我贊成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用靜肅而堅定的聲音說。

「但是我希望阿萊莎，（哎呀，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對不住，我簡直喚你阿萊莎了，）——我希望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現在就當着我的兩個好友面前，對我說，我對不對？我有本能的預感，那就是你，阿萊莎，我的親愛的兄弟，（因為你是我的親愛的兄弟，）」——她又歡欣地說，用熱烘烘的手抓住他的冷冰冰的手，——「我預感到，您的決定，您的贊成，不管我受了多少痛苦，將給我安靜，因為在您說了話以後，我會靜謐下來，我會服貼下來，——我有這個預感！」

「我不知道您要問我什麼事情，」——阿萊莎漲紅着臉說，——「我祇知道我愛你，在這時候希望你有幸福，比希望自己多些！……但是這類事情我是一點也不懂得的……」——他

忽然不知具何用意，忙着補充這句話。

「在這類事情裏，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在這類事情裏，現在要的是名譽與義務，不知道還有什麽，總還有一點崇高的，也許甚至比義務還崇高的東西。我的心感覺出這種無從抗拒的情感，這情感無從抗拒地吸引着我。兩句話就可以說完一切。我已經決定了。即使甚至他娶了那個……賤貨，（她鄭重地起始這話，）這賤貨，我是永遠也不能寬恕的，我到底不能離開他！從這時候起，我已經永遠永遠也不離開他了！」——她帶着一種慘白的，磨折得够苦的歡欣的神情說出來，——「我並不要釘在他的後面，時時刻刻和他見面，磨折着他，——不，我要離開，走到隨便什麽別的城市裏去，但是我將一輩子，一輩子不停歇地留心他。在他和那個女人相處得不幸的時候，而這是一定立刻會發生的，他可以立刻到我這裏來，他可以遇到一個朋友，一個妹子……自然祇是妹子，而且永遠是這樣的，但是他終于會相信，這個妹子確是他的妹子，愛他，而且一輩子爲他犧牲。我一定要達到這個目的，我一定要堅持着使他知道我，使他將一切的事情告訴給我聽，毫不含羞！」——她似乎瘋狂地喊起來了。——「我將做他的上帝，使他對我祈禱，——至少還是他欠我的債，爲了他的變心，爲了我昨天爲他而遭受到的一切。讓他一輩子看到，我將一輩子忠實於他，忠實於我當時給予他的諾言，不管他如何不忠實，而且變心。我將成爲……我將變爲他的幸福的手

段，怎麼說，變爲他的幸福的工具，機器，這是一輩子，一輩子，讓他一輩子都看得見。這是我的決意！伊凡·費道洛維奇十分贊成我的意思。」

她喘着氣。她也許想比較有價値些，巧妙些，而且自然些表現自己的意思，但是結果弄得太匆忙，太現露。有許多年青的沉不住氣的地方，許多是受了昨天的惱怒的影響，出于想驕傲一下的需要，這是他自已感到的。她的臉似乎忽然陰沉了，眼神顯得不好看。阿萊沙立刻注意到這一切，他的心裏蠕動了同情。伊凡哥哥恰巧在這時候開口說話。

「我祇是表示我的意思，」——他說，——「別的女人做出這一切，將發生虛飾和過火的結果，而你並不如此。別的女人無理，而你有理。我不知道應該說出什麼理由，但是我看到，你是十分誠懇的，因此你是有理的……」

「但這不過是在這個時間如此……這時間算得了什麼！那祇是爲了昨天的侮辱，——這時間具有這種意義！」——霍赫拉闊瓦太太忽然忍不住了。她顯然不願干涉，但是忍不住，忽然說出了很正確的意思。

「是的，是的，」——伊凡打斷她的話，忽然帶着一種熱切的神情，而且對於人家打斷她的話，顯得生氣，——「是的，然而在別的女人方面這時間僅祇是昨天的印象，僅祇是一分鐘的事情，但是以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性格，這時間將引長到她的一生。對於別人祇

是口頭的允許，對於她是永恆的，嚴重的，也許陰鬱的，却是無止歇的義務。她將以履行這義務的情感作爲養生之具！您的一生，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現在將在痛苦地瞑察自身的情感，自身的苦行，自身的憂愁之中過去，然而此後這痛苦將見減輕，您的一生即將變爲甜蜜地瞑察已經一成不變地履行了的堅定與驕傲的志趣，實際上自然是驕傲的，總之是絕望的，却被您克復了的。這感覺終于給予您極完全的滿意，使您和其餘一切事物服貼地相處下去……」

他堅決地說這些話，帶着一種慈善，顯然出于故意，甚至也許不願意隱匿自己的用意，是在于故意而且訕笑地說話。

「哎呀，上帝，這眞是不對！」——霍赫拉闊瓦太太又喊起來。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說罷！我十分願意知道您對我說什麼話！」——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喊，忽然流下眼淚。阿萊莎從椅上立起來。

「這不要緊，不要緊！」她一面哭，一面說——「這是由于精神的失調，爲了昨天夜裏的事，但是在您和令兄，兩個好友身邊，我還感到自己很堅強……因爲我知道……你們兩人是永遠不會離開我的……」

「不幸的是我明天也許就要到莫斯科去，長久離開您……不幸得很，但這是無從變更的

……」——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說。

「明天，到莫斯科去！」——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整個臉龐忽然彎曲了，「但是……但是我的天，這眞是有幸！」——她一下子用完全變樣的聲音喊了出來，一下子驅走了眼淚，連一點痕跡也沒有，就在這一刹那間她心裏發生了奇怪的變動，使阿萊莎異常地驚訝：剛剛在某種情感的裂創中哭泣的，可憐的，受侮辱的女郎，忽然一變而爲完全克制自己，甚至有點異常滿意，彷彿忽然有所欣喜的女人。

「喔，並不因爲我將和你離別而覺得有幸，自然不是的，」——她忽然帶着和藹的，體面社會上流行的微笑改正一下，——「像你這樣的好友是不應這樣想的。相反地，我喪失你是很不幸的，（她突然迅步奔到伊凡·費道洛維奇面前，拉住他的兩手，用熱烈的心情握住了；）有幸的是你可以當面在莫斯科對嬸母和阿萊莎講我在這樣的情形，我現在的可怕的境況，和阿萊莎可以完全公開地說，和親愛的嬸母應該說得輕描淡寫，這是你自己會做的。你要知道，我昨天和今天早晨是如何地不幸，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寫這封可怕的信……因爲在信裏是無論如何無從傳達的……現在我却很容易着筆，因爲你可以到她們那裏去，當面解釋一切。哎呀，我眞是快樂！但是我很快樂這一層，你應該明白我的。你本人對於我自然是無從和別人換易的……我現在就跑回去寫信，」——她忽然下了結論，甚至向前跨了一步，準備離

開屋子。

「阿萊莎呢？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的意見不是你一定想傾聽的麼？」——霍赫拉闊瓦太太喊，嘲笑和惱怒的音調在她的話語裏響着。

「我沒有忘記，」——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止步——「爲什麼你現在這樣仇恨我，卡德隣納·渥西帕夫納？」——她帶着悲苦，熱烈的責備說出這句話來。——「我說過的話，我總要承認的。我需要他的意見，不但如此；我需要他的決定！他說什麼，就算什麼，——相反地，我是渴望你的話語到這種程度，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是怎麼啦？」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不能設想到！」阿萊莎忽然悲苦地喊。

「什麼？什麼？」

「他到莫斯科去，而你竟會喊，你很歡喜，——這是你故意喊出來的！以後又立刻解釋，你並非對於這事情喜歡，却是相反地，十分憐惜……你喪失了好友，——但這是你故意扮演的……像在戲院裏扮演趣劇。」

「在戲院裏？怎麼？……這是什麼意思？」——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喊，深深地驚訝着，滿臉通紅，皺緊眉峯。

「您無論怎麼對他說，您喪失了良友，將如何惋惜，但是您到底當面對他表示，他的離

開這裏是有幸福的……」——阿萊莎似乎完全喘不過氣地說着。他站在棹傍，不坐下來。

「你說的是什麽？我不明白……」

「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像中了電似的……我知道我說這話不大好，但是我到底要完全說出來。」——阿萊莎用同樣抖戰的，間斷的聲音說下去，——「我的中了閃電，是因爲我心想也許您完全不愛特米脫里哥哥。……從開頭起……祇是尊敬他……我眞不知道我現在怎樣敢說這話，但是總應該有人說出老實話來……因爲這裏誰也不願意說實話……」

「什麽實話？」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喊，有一點歇司底里的氣息在她的聲音裏作響。

「實話是這樣的，」——阿萊莎喃語着，彷彿從屋頂上跳躍下來似的，——「你現在去把特米脫里叫來，——我會找到他的，——讓到這裏來，拉住你的手，還拉住伊凡哥哥的手，把你們的手聯結起來。因爲你在磨折着伊凡，祇是爲了你愛他……你所以磨折他，因爲你的愛特米脫里是由于自己的裂創而來的……並不是眞正的愛……因爲你自己硬叫自己相信的……」

阿萊莎打斷了話頭，沉默了。

「您……您……你是一個小瘋人，你就是這種人！」——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迸出這句話來，臉色慘白，嘴唇狠毒得斜曲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笑了，從椅上立起來。

帽子已握在他的手內。

「你弄錯了，我的善心的阿萊莎，」——他說話時的臉容，是阿萊莎從來還沒有看見過的，——表示出一種年青的誠懇和強烈的，抑止不住地坦白的情感，——「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從來沒有愛我！她早就知道我愛他，雖然我從來沒有對她說關於我的愛情的話，——她知道，却不愛我。我也從來沒有一次，一天做過他的好友；驕傲的女人不需要我們友誼。把我放在身邊，是爲了不斷的復仇。她對我復仇，在我身上復仇，爲了她在這時期內從特米脫里那裏時常而且每分鐘所受到的一切侮辱，從他們兩人相遇的時候所受到的侮辱……因爲他們最初一次的相遇就當作侮辱似的留在她的心坎裏面。她的心是如此的！我一直做的事情，祇是在那裏傾聽她講關於如何愛他的話。我現在要走了，但是你要知道，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你確乎祇愛他。他越侮辱你，你越愛他。假使他能改過自新，你將立刻拋棄他，不再愛他。你必須用他來不斷地考察你的守節的苦行，並且責備他的不忠實。這一切全是由于驕傲而來……我年紀太輕，愛你太深。我知道我不應該對你說這種話，從我的一方面，簡單地離開你是比較有些價值，不致于使你感到這樣受辱。但是我將向遠方走去，不再回來……我眞是不會說話，我全都說完了……告別罷，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你不必生氣我，因爲我所受的懲罰，比你利害百倍以上；就從我將永遠看見不到你的一層，我已是受了懲罰。告

別罷。我不需要你的手。你十分有意識地磨折着我，不能使我在這時候寬恕你。以後再寬恕，現在不用手。

Den Dank, Dame, begehr ich nicht! ※——

他帶着彎曲的微笑添上這詩句，完全出人不意地證明，他也能念席列的詩到爛熟的程度，還是阿萊莎以前不能置信的事。他從屋內走出，甚至沒有同女主人，霍赫拉闊瓦太太告別。阿萊莎擺着手。

「伊凡，」——他朝他身後呼喊，十分着急地，——「伊凡，快回來！不，不，他現在無論如何不會回來的了！」——他又大聲喊，帶着悲苦的悟解，——「但這是我，我的錯處，我起的頭！伊凡的話說得惡毒，含善意。既不公平，又極惡毒……他應該重新到這裏，應該回來，回來……」阿萊莎像半瘋狂的人一般，叫喊起來了。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走到另外一間屋裏去。

「你並沒有做錯什麼事，你的舉動極妙，像安琪兒似的，」——霍赫拉闊瓦太太對發愁的阿萊莎迅速地，歡欣地微語，——「我要竭力設法讓伊凡·費道洛維奇不離開這裏……」

※「我不需要感謝。」席列的歌謠手套裏結末的一句詩

喜悅在她的臉上照耀着，這使阿萊莎十分惱怒；但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回來了。她的手裏握着兩張花綠的國庫券。

「我要求你一件事情，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直接對阿萊莎說，顯然用安靜的，平勻的聲音，彷彿現在實際上並未發生什麼事似的，——「一個禮拜，——大概在一個禮拜以前，——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做了一個暴燥，而且不合理的舉動，很難看的舉動。此地是一個不好的地方，一月酒店，他在那裏面遇見了一個退職的軍官，上尉，平素令尊大人利用他辦點自己的事。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不知爲甚麼對這上尉發氣，揪住他的一把鬍鬚，當着衆人面前，就這樣作踐他拉他到街上，還游了許多時候的街，聽說有一個男孩，上尉的兒子，在此地小學裏讀書，還是一個嬰孩看見了這情形，就在他們傍邊跑着，大聲哭泣，替父親哀告，找每個人，請他們出來幫忙，可是大家全嘻嘻地笑着。對不住，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他這種可恥的舉動，我想起來就不能不憤激……這一種舉動，惟有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人才能在憤怒中，並且在發生情慾的時候敢去做的！我不能，也沒有能力來講出這個意思……我說話不對腔。我以後調查過受侮辱的人的情形，才知道他是十分貧窮的人。他姓司涅基萊夫。他爲了什麼事情犯了失職的過失，被斥職了，我不會對你講這件事。現在他和他的家庭，——他的可憐的家庭裏有害病的小孩和大概是瘋狂的妻子，——他和

他的家庭正陷于可怕的貧窮的境遇裏面。他早就住在此地城裏，充當某機關的書記，現在忽然一個錢也不付給他！我瞧着您——我心想，——我不知道，我說話亂了，——我想求您，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的善心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求你到他家去一趟，找一個理由，和他接洽，和這上尉，——唉，我的天！我儘說錯話，——客氣地，謹愼地，——惟有你一個人是會這麼做的，（阿萊莎突然臉紅了，）——想法把這點捐款，二百盧布，交給他。他一定會收的……你應該勸他收下來……不，不，這是怎麼說法？這並不是使他服貼下來的代價，使他不告狀，（因爲他好像打算控告，）這祇是一點同情，一點幫忙的意思，從我的方面，從我的方面，從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未婚妻的方面，不是從他的方面……總而言之，你是會的……我本可以自己去，但是你比我會得多。他住在湖路，下市民女人卡爾梅可瓦的家裏……看了上帝的份上，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替我辦一辦。現在……現在我有點……累了。再見罷……」

她忽然迅快地轉身，又隱到幃簾後面去，使阿萊莎來不及說出一句話來，——他是很想說的。他想請求寬恕，責備自己，——一定要說點什麼話，因爲他的心是充實的。他不說出來，根本不願意離開這屋子。但是霍赫拉闊瓦太太拉住他的手，親自引他出去。在外屋裏，她又止住他，和剛纔一樣。

「她是驕傲的，自己鞭策着自己，却是一個善心的，優雅的，寬宏的人！」——霍赫拉闊瓦太太用半低微的語聲呼喊，——「我眞是愛她，有時是特別地愛她！現在我又高興起一切的事情來了！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還不知道：你要曉得我們大家，——我還有她兩位嬸母，——所有的人，甚至Lise已經有整整一個月祇是希望而且祈禱，但願她同您所愛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分離，既然他並不願意知道她，也一點不愛她，——就和伊凡．費道洛維奇結婚，——他是一個有學問的，品性佳良的青年，愛她甚于世上的一切。我們在這裏作下各種計謀，我不離開這裏，也許祇是爲了這種事情……」

「但是她哭泣着；又受了侮辱！」——阿萊莎喊。

「你不要信女人的眼淚，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對于這種事情，我永遠反對女人，贊成男子。」

「媽媽，你在那裏引壞他，」——Lise的柔細的小嗓音從門後發出來。

「不，我是還一切的原因，我有錯處！」——無從自行排遣的阿萊莎反覆地說，對於自己的行爲發作了痛苦的羞愧，羞愧得甚至用手掩臉。

「相反地，你做了安琪兒一般的行爲，像安琪兒一般，我準備反覆地說上幾千，幾千遍。」

「媽媽，爲什麼他做了安琪兒一般的行爲，」——Lise的聲音又響了。

「看了這一切的情形，我不知爲什麼原因忽然覺得，」——阿萊莎繼續說，似乎沒有聽見麗薩的話，——「她是愛伊凡的，我就說了這愚蠢的話……現在怎麼辦呢！」

「誰？誰？」——Lise喊，「媽媽，你一定想弄死我。我問你——你不回答我。」

在這時候女僕跑進來了。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很不好……她哭着……發作了歇司底里，發抖。」

「什麼事？」——Lise喊，已經用驚惶的聲音，——「媽媽，這是我發作了歇司底里，不是她！」

「Lise看上帝份上，不要嚷，不要嚷，不要和我爲難。你的年紀還輕，大人們知道的事，你還不應該知道，我一會兒就跑來，凡是可以告訴你的事情都會給你講的。唉，我的天呀！我跑去了，跑去了……歇司底里——是吉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發了歇司底里，是最妙的事，這一定是對的。我在這類事情上，永遠反對女人，反對這一切歇司底里，和女人的淚。猶里亞，你快去說，我立刻就來。伊凡·費道洛維奇離開了這裏，那是她自己的錯處。但是他不會動身走的。Lise看上帝份上，不要嚷！哎呀，你並沒有嚷，那是我在嚷，你恕過你的媽媽罷。但是我很高興，我很高興！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要注意，伊凡·費道洛

維奇剛纔出去的時候，說完了一切，走出去的時候，顯出一個如何年輕的人！我心想，他是一個學者，研究員，但是他忽然那樣熱辣辣地，坦白而年輕，又無經驗，又年輕，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和你一樣：還說出那首德文詩，又和你一樣？但是我要走了，我要走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快去辦那件受委託的事情，快快兒回來。Lise你不需要什麼罷？看上帝份上，一分鐘也不要留住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他立刻會回到你這裏來的。」

霍赫拉闊瓦太太終于走了，阿萊莎臨走以前想開門去見Lise。

「千萬不必！」——Lise喊——「現在千萬不必！你可以隔着門說話。你怎麼會進入安琪兒的羣裏？我祇願意知道這一件事情。」

「爲了可怕的愚蠢事情，Lise再見罷。」

「不許就走！」——Lise喊。

「Lise我有嚴重的憂愁事情！我立刻回來，但是我有極大，極大的憂愁！」

他從屋內跑出去了。

第六章　裂創在農舍裏

他心裏眞的有嚴重的憂愁事情，這事情是他至今很少感到的。他跳起身來，「做了蠢事，」——而且不是關於別的什麼事情，却是關於愛情的！「在這種事情裏我懂得什麼？我能分析得出這類事情的奧妙麼？」——他漲紅着臉，幾百次反覆地說着，——「唉，羞愧是沒有什麼的，羞愧祇是我應得的懲罰，——壞的是現在我無疑地將成爲新的不幸的原因……長老是打發我來，給大家調解，使大家聯結的。這樣子能使他們聯結麼？」——他忽然又記起，他如何「聯結人們的手，」他重又忽然感到羞愧。「雖然我所做的一切出乎誠意，但是以後應該要聰明些才好，」——他忽然下了結論，對於這結論他甚至不發一點微笑。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所委託的事情應該到湖路去辦，特米脫里哥哥就住在離湖路不遠的胡同裏，恰巧是順路。阿萊莎決定在到上尉家去以前，無論如何先溜到他的家裏去一下，雖然預先感到他是遇不到他的。他疑惑特米脫里也許故意的在躲開他，——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必須要找到他。時間過得很快；對於快將圓寂的長老的思念，自從他離開修道院的時候起，一秒鐘也沒有離開着他。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囑辦的事情裏閃出一段使他也十分發生興趣的情節：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提起有一個小學生，上尉的兒子，放聲痛哭，跟在父親身傍迅跑，——阿萊莎當時就忽然閃出了一個念頭，他猜想這男孩一定就是那個小學生，經他（阿萊莎）問他什麼事情得罪他的時候，竟咬了他的手指。現在阿萊莎幾乎完全相信，雖然自己還不知道爲了什麼。他爲節外的念慮所吸引，決定不去「思想」剛纔他做下來的「禍事」，不用懺悔磨折自己，卻實行做事，至於那件事情祇好隨它怎樣變化好了。想到了這地方，他完全鼓勵起精神來了。他灣到胡同裏去找特米脫里哥哥的時候，感到了飢餓，便從袋裏掏出父親那裏取來的麵包，在路上吃去。這添增了他的力量。

特米脫里不在家。房主人是一個老木匠，和他的老婆和兒子，瞧着阿萊莎，竟帶着疑心。「已經有三天沒有在這裏住宿，也許出門去了，」老人回答着阿萊莎拚命的追問。阿萊莎明白，他是奉了訓令這樣回答的。經他問起：「他是不是又在格魯申卡，或福瑪那裏躲藏起來？」（阿萊莎故意放出坦白的話語來，）幾個房主人們甚至驚懼地看了他一眼。「這末說來他們還愛他，他們爲他出力，」——阿萊莎心想，——「這是很好的。」

他終于在湖路找到了下市民女人卡爾梅可瓦的房子。這是一所陳老的小房，屋身傾斜，臨街祇有三個窗，院子極髒，中間孤獨地站着一隻母牛。進門是從院裏走到外屋，——外屋

的左首住着老房東太太和她的女兒，也是老太婆。好像兩個人都是聾子。他反覆問了幾遍關於上尉的住宅，內中一個女人終于明白問的是房客，這才用手指朝外屋那裏戳了一下，指了指一間整潔的農舍的門。上尉的住宅實際上祇是一個普通的農舍。阿萊涉的手抓住鐵門閂，正預備開門，忽然門後特別的靜使他吃驚。他聽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說起，退伍的上尉是有家眷的人：「不是他們全都睡熟，便是也許聽見我來了，等候我自已開門；最好我先叩一下門，」——他便叩擊了一下。聽到了回應，却不是立刻來的，甚至也許過了十秒鐘以後。

「誰呀？」——有人發出洪大的，特別生氣的聲音喊。

阿萊涉當時開了門，跨進門限。他到了一間農舍裏，這農舍雖充分廣闊，却擁擠了人和一切家用的器具。左邊有一隻俄羅斯式的巨爐。從爐子到左邊的窗戶那裏，繫着一根繩子，通過了整個屋子。繩上掛了各色各樣的破布。左右兩牆邊上各放一隻牀，上面蓋着織被。左邊一隻牀上叠起了四隻花布枕頭搭成的小山，一隻比一隻小。右面另一隻牀上祇看見一個很小的枕頭。前面的角落裏有小一塊地方用簾幃或被單擋住，也是搭在一根繫在角落兩頭的繩子上面。在這簾幃後面也斜搭着一隻鋪，支在長凳和椅子上面。一隻普通的，木製的，四方的，農人的棹子放在從前面角落到中間的窗戶的地方。三個窗戶，每個有四塊細小的發霧的綠玻璃，顯得很陰暗，而且關得緊緊的，因此屋內十分悶熱，不很光亮。棹上放着一隻鍋子，

裏面盛着吃剩下來的煎鷄蛋，還有一片咬過的麵包，此外還放着一隻小瓶，瓶底裏祇留了一點點燒酒。左面牀傍，一個女人坐在椅上。她頗像上等女人，穿着花布衣裳。她的臉又瘦又黃，陷進極深的臉頰一下子就可以證明出她的病態。但是最使阿萊莎驚訝的是這個可憐的女太太的眼神，——一種含着十二分的疑問，而同時傲慢得可怕的眼神。一直到這女太太不自己先開口說話以前，當阿萊莎同男主人解釋一切的時候，她一直帶着傲慢和疑問的神情，把栗色的大眼從一個說話的人身上溜到另一個說話的人身上。左邊窗戶傍邊，挨在太太身後立着一位臉貌不很美麗的年輕女郎，頭髮稀鬆鬆的，發栗色，衣服穿得貧窮，却還整潔。她嫌惡地望着走來的阿萊莎。右邊牀傍還坐着一位女性。那是一個很可憐的生物，也是年輕的女郎，有二十歲模樣，背傴屈，沒有腿，以後有人對阿萊莎說，她的腿發育不全。他的拐杖放在附近角落裏，牀和牆的中間。這可憐的女郎的十分美麗而善良的眼睛帶着一種安靜的溫馴的神情，瞧着阿萊莎。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男人，坐在棹傍吃煎鷄蛋。他身材不高，骨瘦如柴，體格軟弱，臉微帶栗色，排着栗色的，稀鬆的鬍鬚，很像一塊破碎的毛帚，（這比喻特別是『毛帚』的兩個字，在阿萊莎初看一眼時，不知爲甚麼緣故，在他的腦筋裏閃耀了一下，他以後才記起來。）大概就是這位先生從門裏喊：『誰呀！』因爲屋裏沒有別的男子。但是在阿萊莎走進來的時候，他似乎從坐在棹傍的長椅上面掙脫了，匆忙地用有破洞的飯巾擦

抹着嘴，跳到阿萊莎的身傍。

『僧士應該到修道院裏去請求，到此地來做什麼！』——站在左邊角落裏的女孩說。

但是跑到阿萊莎身傍的那位先生一下子轉着靴跟，向她的方面看去，用慌急的，斷續的聲音回答她：

『不，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還不好，你沒有猜到！請問你一聲，』——他忽然又轉身向阿萊莎，——『什麼事情引起你親身造訪……這個巢穴？』

阿萊莎注意看了他一眼。他初次看見這個人。他這人的皮氣有點乖僻，忙亂，還好惹惱。他雖然剛纔顯然喝了酒，却沒有醉。他的臉表示一種極度的傲慢，而同時又很奇怪地表示顯著的膽怯。他像長久服從他人，喫了許多苦頭，却忽又跳起來想表現自己的人。或者還像一個很願意打擊你，而深怕你來打他的人。在他的話語和十分尖響的聲音的調門裏，聽得出一種瘋狂的幽默來，一會兒是惡狠的，一會兒又是畏葸的，够不上調門，斷脫了似的。他發出那句關於『巢穴』的問話的時候，似乎全身抖戰，瞪着眼睛，緊緊地跳到阿萊莎的身傍，使他機械地往後退了一步。這位先生穿一件深色的，很破舊的棉織的大衣，有許多地方補縫過，而且滿是油漬。他身上穿的褲子，顏色很淡，早就沒有人穿這種顏色，還帶着方格，是用一種很薄的材料製成的。褲子下面很皺，因此往上翹起，好像他在小孩時就穿了這條褲長

成的。

「我是阿萊克謝意·卡拉馬助夫……」

「我很明白，」——那位先生立刻回答，讓他明白不用他說，就知道他是什麼人。——「我是上尉司涅基萊夫，却總願意知道，究竟什麼事情引起你……」

「我祇是濶來一趟。老實講，我有一句話想同您講一講……如果您允許的話……」

「既然這樣，這裏有椅子，請拿取位置。古代的趣劇裏說：「請拿取位置。」……」上尉於是用迅快的姿勢抓了一張空椅，（普通的，農人用的，完全是木製的，沒有蒙上什麼材料，）放在屋子的中央；隨手給自己抓了另一張椅子，坐在阿萊涉的對面，照舊緊對着他，兩人的膝蓋幾乎互相接觸在一起。

「尼古拉·伊里奇·司涅基萊夫，前俄羅斯步兵上尉，雖然爲了自己的過失受了恥辱，却到底還是上尉。說是司涅基萊夫，還不如說是步兵上尉啫啫先生的好。因爲我從後半世起就啫啫連聲地說話。「啫啫」的兩個字是在受屈辱之中取得的。」

「這是對的，」——阿萊涉冷笑。——「是不由自主地取得，還是故意的？」

「上帝臨鑒：那是不由自主的。我老是不說話，一輩子沒有啫啫連聲的說話，忽然落到地上，立起來的時候，就起始啫啫連聲了。這是由于最高的力量而來，我看出你極注意現代

的問題。這是可以引起多少興趣的，因爲我生在活無法接待賓客的環境裏面。」

「我來到這裏……有一點事情，……」

「什麼事情？」——上尉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

「就爲了你同家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相遇的事情，」——阿萊莎拙笨地回答。

「什麼相遇？就是那次相遇麼？關於毛帚，澡堂裏的毛帚麼？」——他忽然挪近身子，這次是膝頭完全撞在阿萊莎身上。

他的嘴唇似乎特別縮小成一條細線的樣子。

「什麼毛帚？」——阿萊莎喃語。

「爸爸，他是來告我的！」——阿萊莎業已熟稔的剛纔那個男孩的語聲從角落的幃簾後面喊出來，——「我剛纔咬了他的指頭！」

幃簾揭開了，阿萊莎看見剛纔的敵人躺在神像下面的角落裏，長凳和椅子支成的牀鋪上面。男孩躺在那裏，大衣蓋在身上，還蓋了一條舊棉被。他顯然不很舒適，從發燒的眼睛看來，正發着寒熱。他現在看着阿萊莎，不像剛纔那樣地害怕：「你瞧，我在家裏，你現在捉不到我的了。」

「咬了什麼指頭？」——上尉從椅上跳起來，——「他是咬了你的指頭麼？」

「是的，咬了我的指頭。剛纔他在街上同小孩子們互相拋擲石子；他們六個人朝他扔，他祇有一個人。我走到他面前去，他朝我扔石子，以後有一塊石子擊中我的頭。我問他：我對他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他忽然奔過來，狠狠地咬了我的指頭，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我立刻揍他！現在就揍他！」——上尉已經完全從椅上跳躍起來了。

「但是我並不來告訴，我祇是敍講……我並不願意你打他。而且他現在好像有病……」

「你以爲我會揍麼？我會把伊留涉拉住，當你的面前揍他一頓，求你的滿足麼？你需要這個麼？」——上尉忽然轉身對阿萊涉說，帶着那種姿勢，好像打算攻擊他似的，——「先生，我對於你的指頭深爲惋惜，但是你要不要在揍打伊留涉以前，現在就當着你的眼前，砍掉四隻指頭，使你取到公平的滿意，就用這把刀子砍。四隻指頭，我以爲你是够的了，可以厭足復仇的渴望，不再需要第五隻了罷？」

他忽然止步，似乎喘不過氣來似的，他臉上每個綫條都在行動扭抽，眼睛帶着非常的挑戰的神情看人。他似乎發狂了。

「我現在大概全都明白，」——阿萊涉靜靜地，憂鬱地回答，繼續坐着，——「這末說來，你的令郎是好孩子，愛他的父親，攻擊我，因爲我是你的侮辱者的兄弟……現在我才明白了。」——他在沉思中反覆說着。——「但是家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對於自己的行爲

十分後悔，我是知道的，祇要能到尊府上來，最好或者在原地方再見一面，他將當衆向你請求僞恕……假使你願意這樣做。」

「那就是揪了鬍鬚，所以請求恕罪……意思是一切了結，大家滿意，對不對？」

「不，相反地，他可以做一切你吩咐，而且認爲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我請他老人家到那廾酒店裏，——名字叫做「京都」酒店，——跪在我的面前，或在跪在廣場上面，他會不會照辦的呀？」

「是的，他會跪下的。」

「你刺破了我的心。你使我流淚，刺破了我的心。對於令兄的寬宏大量，我願意領受。現在容我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家庭，我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我遺下來的後代。我一死，有誰去愛他們呢？我活的時候，除去他們以外，有誰愛我這壞人呢？上帝對於每個像我這樣的人安排下了偉大的事業。因爲必須也有人來愛像我這類的人……」

「這是完全對的！」——阿萊涉喊。

「算了罷。不要扮小丑了罷。祇要有一個傻瓜到這裏來，你就開始叫我們丟臉！」——篒傍的女郎突然朝父親喊起來，帶着嫌惡和賤蔑的表情。

「你等一等，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讓我定好方向再說，」——他對她喊，雖然用

命令的口氣，却十分贊成地望着她，——「我們就是這樣的性格，」——他又轉身向着阿萊莎。

「在整個宇宙間

他不願有所賜福※

應該用陰類：她不願有所賜福。現在讓我介紹我的內人：阿里納·彼得洛夫納，沒有眼的女人，四十三歲，兩腿勉强能够走路。她是普通人家出身。阿里納·彼得洛夫納，做出莊重的樣子來：這位是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站起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他拉住他的手，用甚至料想不到會有的力氣，忽然地舉了起來：——「你和女太太相見，應該立起來。並不是那個卡拉馬助夫，媽媽，……却是他的兄弟，具有馴順的德性的人。讓我，阿里納·彼得洛夫納，讓我媽媽，預先吻你的手。」

他恭敬，而且溫柔地吻他太太的手。窗傍的女郎氣憤憤地背朝着那幕戲，不去看。他的太太的驕傲而且帶着疑問的臉忽然表示特別的和藹。

「你好呀，請坐，柴爾諾馬助夫先生，」——她說。

※普希金魔鬼一詩中最後的句子。

「卡拉馬助夫，媽媽，卡拉馬助夫，（我們是普通人家出身，）」——他重又微語。

「卡拉馬助夫，或是什麼，我永遠以為是柴爾諾馬助夫……請坐呀。為什麼他把你抬了起來。他說，沒有腿的女人，腿是有的，却腫得像木桶，我是自已萎縮的。以前我很胖，現在好像吞食了線針……」

「我們是普通人家出身，普通人家出身，」——上尉又繼續說。

「爸爸，唉，爸爸！」——傴背的女郎忽然說，——她是一直在椅子上沉默着的。——

「小丑！」——窗前的女郎脫口說出來。

又忽然用手帕掩臉。

「你聽見我們的新聞沒有？」——母親擺手指着兩個女兒，——「好像雲彩的行走；雲一過，我們的音樂就又來了。以前，我們做武官的時候，有許多客人到來。我並不想加什麼比喻。誰愛誰，就愛好了。那時候教堂執事夫人到這裏來，說道：阿歷山大．阿歷山大洛維奇，是一個好心靈的人，娜司泰西．彼得洛夫納却是地獄裏的種族。我回答她：誰高興愛誰，就愛誰，你是有點兒烈性。——她說：應該罰你立壁角。——我對她說，你這黑刀子，你跑來教訓誰呀？——她說：我要放進清潔空氣，你這人是不清潔的。——我回答：你去問一問軍官老爺們：我的身裏的空氣是清潔的，還是不清潔的？我自從那個時候起就記在心裏？

我記得我坐在這裏，像現在一樣，看見一位將軍走進來，他是到我們這裏來過復活節的。我對他說：「大人，可以不可以對體面的女太太放進自由空氣？」——他說，你這裏應該開一開小窗或門，因爲你們這裏空氣不很淸潔。全是這樣。我的空氣和他們有什麼相干？死人的氣味更加臭些。我說，我沒有弄壞你們的空氣，我要穿上鞋子，離開這裏，親愛的人們，你們不要責備嫡親的母親！尼古拉．伊里奇，我不能博到你的歡心，但是我有我的伊留莎，他從學堂回來，他愛我。昨天取來一隻蘋菓。請恕我，請恕我這完全孤獨的女人。爲什麼你們討厭我的空氣？」

可憐的瘋女人忽然嗚咽地哭了，眼淚像溪水般濺湧出來。上尉飛跳到她身邊。

「媽媽，媽媽，寶貝，得啦！得啦！你不是孤獨的人。大家全愛你，全崇拜你」！——他又開始吻她的手，手掌溫柔地摸她的臉；他抓起飯巾，忽然起始擦去她臉上的眼淚。阿萊莎甚至覺得他自己的眼淚也晶爍着。——「看見了沒有？聽見了沒有？」——他似乎忽然狂怒地回轉向他，手指着可憐的瘋人。

「我看見，而且聽見的？」——阿萊莎喃語。

「爸爸，爸爸，難道你同他……你拋棄他罷，爸爸！」——男孩忽然喊起來，站立在牀上，熾燒的眼神看着父親。

「你不必再裝小丑，表露那些永遠得不到結果的愚傻的怪樣！……」——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完全生氣，還是從角落裏喊出來，甚至跺着脚。

「你這一次生氣生得完全合理，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我可以很快地使你得到滿意，請你戴好你的帽子，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也讓我取了帽子，——我們一塊兒走出去。應該對你說一句正經的話，不過要到這房子的牆外去。那個坐着的姑娘是我的女兒，尼娜·尼古拉也夫納，我忘了給你介紹，——是天上安琪兒顯身……下降凡世……假使你能够明白這個……」

「那個現在對我跺脚，駡我丑角的人，也是天上安琪兒顯身，說得我極對。我們走罷，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應該了結一下……」

他抓住阿萊莎的手，從屋內一直引到街上。

第七章 最後在清潔的空氣裏

『空氣是清潔的，但是在我的屋子裏的確不大新鮮，甚至從一切的意義上都是如此。先生，我們一步一步地走着。我很想和你有趣地聚談一下。』

『我自己也有一樁要緊的事情找你……』——阿察莎說——『祇是不知道我怎樣起始。』

『怎麼能不知道你有事找我？沒有事，你也決不會來看我的。難道果眞祇是來告小孩麼？這是不可信的事。恰巧說到那個小孩！我在那裏不便對你解釋一切，現在在這裏可以對你描寫這一幕戲。你看見沒有，毛蒂在一星期以前比較濃些，——我講的是我的鬍鬚；人家把我的鬍鬚喚作毛蒂，主要是那些小學生們這樣喚着。令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當時拉住我的鬍鬚並不爲了什麼事情，祇是因爲他發怒，而我恰巧碰上了。他把我從酒店裏拉到廣場，恰巧小學生們在學校裏出來，伊留涉也和他們在一起。他看見我那種樣子，——便跑到我的身傍喊道：『爸爸，爸爸！』抓住我，抱着我，想把我拉開，對我的侮辱人喊：『恕了他罷！』他還兩手抓住他，吻他的手……我在這時刻，記住他的臉龐是如何的，沒會忘記，也永不會忘記的！……』

「我敢賭誓，」——阿萊莎喊，——「家兒將用極誠懇的方式，極完滿的方式，表示懺悔，那怕甚至跪在廣場上也可以……我會讓他這樣做的，否則他不算我的哥哥！」

「唉，這還在計劃之中。這並不直接由于他，祇是由于你的高貴的，熱熾的心裏發出來的。你是應該這樣說的。不，關於這件事情，我應該說出令兄具有騎士和軍官一般高貴的品格，因為他當時就表示了這種品格。他把我當作毛箒一般拉完以後，就放了我，說道：「你是軍官，我也是軍官。如果你能找到一位正經的證人，你就打發他來，——我可以使你滿足，雖然你是一個混蛋！」他這樣說，眞是騎士的風度！我當時便同伊留莎兩人回家，而那幅家庭的圖畫永遠銘鐫在伊留莎精神的記憶之中。不行，我們是不配充貴族的。你自己判斷一下，你剛纔到過我的屋子裏去，——你看見了什麼？三位女太太坐在那裏，一個是沒有腿的瘋子，另一個沒有腿的駝子，第三個有腿，太聰明，女學生，一直想跑到彼得堡去，在涅瓦河畔尋覓俄國女人的權利。關於伊留莎我不必說，祇有九歲。我一個人在世上。假使我一死，——他們那些人將怎麼辦呢？我祇是問你這一件事情。假如我喚他出來決鬥，他立刻把我打死，那時候便怎麼樣呢？那時候所有他們將怎樣辦呢？更壞的是如果他不殺死我，祇是把我弄殘廢了：我既不能工作，嘴到底是有的，那末誰來喂牠，喂我的嘴，誰來喂他們大家呢？是不是讓伊留莎不上學校，却每天出去討飯？那末說來，決鬥對於我有什麼意義，祇是

一句蠢話，別的是沒有的。」

「他會和你賠罪，在廣場對你下跪，」——阿萊莎又帶着熾燒的眼神喊起來。

「我想到法庭去告他，」——上尉繼續說——「但是請你翻一翻我們的法典，爲了我所受的侮辱，我能取到多少的賠償呢？阿格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喚我去，對我喊：「連想也不許想！如果你到法庭去告他，我會想法子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打你是爲了你的詐欺行爲，那末會把你自己交到法院去的。」上帝一個人看見這詐欺行爲是從誰那裏來的，我這小角色是奉了誰的命令行事的，——還不是奉了她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命令？她又說：「此外，我將永遠趕走你，你往後不要想再在我這裏做事。我還可以對我的商人說，（她叫她的老頭子：我的商人，）他也會把你趕走的。」我心想，假使商人一趕我，那時候我到誰那裏去掙飯呢？現在我祇剩了他們兩人，因爲令尊大人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但停止信任我，（爲了一個不相干的原因）還利用我寫下的收據，把我告到法庭裏去。因此我就軟了下來。你看見我們心裏的寃屈。現在請問你：伊留莎把你的指頭剛纔咬得痛不痛？在屋裏，我不敢當他面前詳細問你。」

「是的，很痛。他很好生氣。他因爲我是卡拉馬助夫，所以替你復仇，我現在明白了。你要曉得，他怎樣同那些同學們拁擲石子。那是眞危險，他們可以把他殺死，他們是小孩子

，很愚傻，石子飛過來，會把腦袋砍破的。」

「今天已經打中了，打的不是腦袋，都是胸脯，在心臟上面的部分，一片靑紫，回家後就哭泣，呻吟，生病了。」

「你知道，是他首先攻擊他們大家的，他仇恨他們。他們說他剛纔用修鉛筆刀刺一個名叫克拉騷脫金的孩子的腰部。……」

「我聽說了，這很危險；克拉騷脫金是此地的官員，也許還要引出麻煩來的。……」

「我勸你，」——阿萊莎繼續熱心地說——「暫時不要送他到學校裏去，等他靜一靜再說……他的怒氣會消滅的……」

「怒氣！」——上尉抓住了話頭。——「眞是怒氣。一個很小的東西身上，有很大的怒氣。您還有許多不知道的呢。讓我來特別解釋這段情節。事情是因爲在發生了這件事情以後，小學校裏的學生們起始喚他毛辮。學校裏的小孩們是無憐憫心的民族，分離開了，是天上安琪兒，到了一起，尤其在學校裏，他們便成爲毫無憐憫的人。他們起始逗他，給伊留莎逗起了豪俠的精神。一個尋常的男孩，軟弱的兒子，——是會馴服下來，慚愧自已的父親，但是這個孩子却爲了父親一人反對大家。爲了父親，還爲了眞理和公道。在他吻令兒的手，對他喊：「恕了爸爸罷，恕了爸爸罷，」的時候，他當時心裏遭受了什麼，——那祇有上帝一

個人知道，還有我知道。我們的孩子們，——不是你們的，却是我們的，那些遭人賤視，却是性格高貴的貧窮的孩子們，還在九歲時候就知道了世界上的眞理。有錢的人們不中用：他們一輩子也不去鑽求得那樣幽深，我的伊留莎，就在廣場上的那個時候，吻他的手的時候，就在那個時候便透澈地了解了眞理。這眞理一進入他的心裏，便永遠把他壓扁了，」——上尉熱烈地，又似乎瘋狂地說着，用右拳擊打左掌，似乎願意實地表現「眞理」如何壓扁伊留莎。——「就在那天他發了寒熱，整夜說胡話。那天整天他不大同我說話，甚至完全沉默，我注意到他從角落裏不時地看我，老是將身子轉到窗傍，似在溫習功課，但是我看出他的腦筋裏並沒有功課存在。第二天我喝了酒，許多事情不記得了。我這作孽的人喝酒是爲了憂愁的緣故。媽媽也起始哭泣，——我是很愛媽媽的，——便憂愁得喝起老酒來了。先生，你不要看不起我：俄國裏面喝醉的人是最心善的。我們這裏最心善的人是全能喝酒的。我躺在那裏，不很記得伊留莎在那天的情形，就是那天，學校裏的男孩們從早晨起就取笑他，對他喊：『毛帶，人家把你的父親當作毛帚似的從酒店裏拉出來，你還在傍邊跟着跑路，請求饒恕。』第三天，他又從學校內回來，我一看——他的臉色死白，我說，你怎麼啦？他不響。在屋裏是沒有法子談話的，因爲媽媽和女孩們會立刻參加進來，况且女孩們已經全都知道，甚至還在第一天上。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已經起始嘮叨了：「小丑，傻子，你還能做出有

理性的事來麼？」——我說：「是的，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我們還能做出有理性的事麼？」就這樣我把這事情弄了結好了。晚上，我領男孩出去游玩。你要知道，我同他每天晚上總要出去散步，就是順着我同你現在走的那條道路，從我們的家門到那塊大石頭爲止，那不是那塊石頭就在籬笆傍邊像孤兒似的躺着，從那裏起就是本市的牧場：空曠而且美麗的地方。我同伊留莎走着，他的手照舊握在我的手裏。他的手是小的，指頭是柔細的，冷冷的，——他的胸脯時常作痛。他說：「爸爸，爸爸！」我說：「什麼事情？」——他的小眼睛閃出光光，——「爸爸，他那天眞把你，爸爸！」——我說：「有什麼法子呢，伊留莎？」——「你不要同他和解，爸爸，你不要和解。小學生們說：爲了這事給了你十個盧布。」他說：「不，伊留莎，我現在是無論如何不會取他一點錢的。」他全身抖索，兩隻小手抓住我的手，又吻起來。——他說：「爸爸，爸爸，你喊他出來決鬥，學校裏大家逗我，說你是膽小的人，不敢喊他出來決鬥，還收了他十個盧布。」我說：「伊留莎，我不能喊他出來決鬥。」便簡單地將一切我剛纔對你敍講的話講給他聽。他聽完了我的話，說道：「爸爸，爸爸，到底不要和他講和：我長大了以後，就自己叫他出來決鬥，殺死他！」小眼睛發出火光，熾燒着。我既然是父親，應該對他說實在的話。我說：殺人是有罪的，雖然，決鬥也是一樣的。他說：「爸爸，爸爸，等我長大的時候，我要把他摔倒地，用劍擊掉他的劍，奔上前去，把

他按在地上，劍朝他頭上揮搖，對他說：我本可以殺死你，但是現在饒恕了你，你去罷。」你瞧，你瞧，先生，他在這兩天內腦筋裏發生了那一樣的演化，他日夜儘想用劍復仇的心思，夜裏也許還發譫語，講這件事情。他從學校裏回來，帶着垂頭喪氣的樣子，前天我纔知道您的話很對，我再也不打發他到這個學校裏去了。我一打聽出來，他一個人反對全班的學生，一人和大家挑戰，自已生着悶氣，心燬燒了，——我當時很替他害怕。我們又出去散步。——他問：「爸爸，爸爸，有錢的人是不是世界上最强的。」——我說：「是的，伊留莎，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富人强的了。」——他說：「爸爸，等我發了財，我去充當軍官，戰勝所有的敵人，皇上給我獎賞，我回家來，那時候便誰也不敢惹我們了……」以後沉默了一會，說道——他的嘴脣照舊抖索着，——「我們的城市眞不好，爸爸！」——我說：「是的，伊留莎，我們的城市很不好。」——他說：「爸爸，我們搬到另一個城市裏去，好的城市裏去，人家不知道我們的地方。」——我說：「我們要搬的，伊留莎，我們要搬的，——讓我積一些錢下來。」我很高興得了一個使他離開陰鬱思想的機會。我起始和他一塊兒幻想，我們將怎樣搬到另一個城市裏，買一匹馬，一輛車。我們讓媽媽和姊姊們坐在車裏，把她們蓋得很嚴密，我們兩人在旁邊走路，偶然讓你坐上去歇歇力，我在旁邊走着，因爲我們必須珍惜我們的馬，不能大家全坐上的。我們就這樣走上路去。他很贊成這幻想主要的是因爲可以有

自已的馬，自已坐上去。大家全曉得，俄國孩子生下來就是愛馬的。我們談了許多時候；謝天謝地，我心想，我可以使他安慰，把他的心想引開了。這是前天晚上的事情，昨天晚上又出了另一樁事情。早晨他又到學校去，回來的時候臉色很陰沉，顯得太陰沉了。晚上我拉住他的手，領他出去遊玩。他沉默着，不說話。當時起了一點微風，太陽被遮住了，露出秋天的光景，天色已黑。我們走着路，我們兩人心裏都很憂鬱。我說：「孩子，我們將來怎樣上路去」——我想引他到昨天的談話上去。他沉默着。祇聽見他的手指在我的手裏抖索。我心想，壞了。又有新聞了。我們走到那塊石頭那裏，像現在那樣，我坐在石上。天上放起許多蛇※來，呼呼地作響，看得見三十頭蛇。現在是蛇的季節。我說：「伊留莎，我們也該把去年的蛇放出去了。我來修理一下。你把牠藏到那裏去了？」我的孩子一言也不發，向旁邊看望，站在我的身旁。當時風忽然呼呼地響，帶了沙子過來。……他忽然全身投奔到我的身上，兩手抱着我的頸頸，緊緊地壓我。你知道，凡是平素沉默和驕傲的孩子們，許久時候自已勉强壓抑着眼淚，在大的憂愁來到的時候，會忽然衝決　眼淚不但滾出來，還會好像泉水一般地湧上，他的熱淚的湧泉弄濕了我整個的臉部。他嗚咽得像抽瘋的樣子，全身抖索，緊緊地抱住我，我坐在石頭上面。他喊道：「爸爸，爸爸，親愛的爸爸，他眞是侮辱你呀！」

※即蛇形的風箏

我也哭起來，兩人坐在那裏，擁抱着，全身抖戰。——他說：「爸爸，爸爸！」我對他說：「伊留莎，伊留莎！」當時沒有人看見我們，祇有上帝一個人看見，也許會給我記載在履歷上面。請你給令兄道謝，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不，我不能為了使你滿意，揍打我的小孩！」

他又帶着剛纔那種惡毒和瘋狂的音調說完了一篇話。阿萊莎感到他已經信任他，如果他的位置上換了別的人，這人決不至於同別人還樣「談話，」也不會把剛纔告訴他的一番話告訴那人。這使阿萊莎感到鼓勵，他的心靈為了流淚而抖索起來。

「我真想同令郎和解一下！」——他喊，——「如果你能夠安排……」

「是的，」——上尉喃聲說。

「但是現在不必講這個，完全不要講這個，——阿萊莎繼續喊，——「你聽着！我有一件小事：家兄特米脫里侮辱了他的未婚妻，一位高貴性格的女郎，你一定已經聽到她的了。我有權利告訴你關於她如何受辱的一切事情，我甚至應該這樣做，因為她一知道你受了氣，一打聽出來你的不幸的狀況，委託我立刻……剛剛委託我……把她補助你的一點小意思送給你……但這祇是她的方面的一點意思，並不是特米脫里的，那個拋棄了她的人，不，決不是的，不是我的，不是家兄的，不是任何人的，却是她的，惟有她一個人的！她懇求你接受她

的幫助……你們兩位受了同一的人的侮辱……她祇在受了他的方面和你所受同樣的侮辱的時候，才憶起你來！（純粹是由于侮辱而來的。）這就等於妹妹幫哥哥的忙。……她委託我勸你收受她的兩百盧布，那是一個妹子送給你的，在知道了你極需要錢用的時候。誰也不會知道這件事情，決不會發生任何不公平的謠言……還是二百盧布，我應賭誓。……你應該收下來。否則……否則，世界上應該互相成為敵人了！但是世界上是應該有兄弟們的……你具有高貴的心靈……你應該明白這層，應該明白的！……」

阿萊涉遞給他兩張新的，花花綠綠的一百盧布一張的庫券。他們兩人當時恰巧站立在園牆附近的大石頭旁邊，周圍絕無一人。庫券似乎使上尉發生可怕的印象：他抖索了一下，起初似乎單單由于驚異：他決沒有夢想到這類的事情，他決沒有料想到這樣的結局。從某人方面來的幫助，而且還是那樣大數目的幫助，是他甚至夢裏也幻想不到的。他取了庫券，差不多有一分鐘不能回答，有一點完全新的樣子在他的臉上閃過。

「這是給我的，給我的，這有多少錢，二百盧布！老天爺！我已經有四年不見到這些錢，——老天爺！又說是妹子送的……真的麼？這是真的麼？」

「我給你賭誓，我對你所說的話全是實在的！」——阿萊涉喊。上尉臉紅了。

「你聽着，我的寶貝，你聽着，假使我收下來，我會不會成為混蛋？在你的眼睛裏，阿

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不會，我不會成爲混蛋的麽？不，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聽着，聽着，」——他的兩手忙着不斷地觸摸阿萊莎，——「你勸我收受，因爲是「妹子」送來的，但是內心裏，自已，——在我收下的時候，你不會感到對我的賤視麽？」

「不，不！我用我的得救向你賭誓說：不！永遠沒有人知道，祇有我們：我，你，還有她，此外還有一位女太太，她的知已朋友……」

「女太太沒有關係！喂，你聽着，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現在已經到了應該仔細聽一聽的時候，因爲你甚至無從了解。現在這二百盧布對于我具有何種意義，」——可憐的人繼續說，漸漸地發現了一種無秩序的，近乎野蠻的歡欣。他似乎弄得莫明其妙，十分匆忙地說，好像怕有人不讓他說完一切的話似的。——「除去這是乾乾淨淨地得來，一個如此可敬而且神聖的「妹子」送來的以外，你要知道我現在還可以用這錢醫治媽媽，和尼娜，我的駝背的安琪兒。可以請格爾城司闊勃醫生來一趟。爲了他的心善，他將整小時診察她們兩人，說道：「我一點也不明白。」那種礦泉水，藥房裏有出賣的，（照他所開的藥方，）一定對她的身體有益，此外，他也會給她開方，用藥水泡脚。礦泉水的價錢是三十戈比一瓶，也許要喝四十瓶。我祇好取了藥方，放在神像下面的架子上，就讓牠這樣放着。他也會讓尼娜用一種藥水洗澡，每天早晚洗熱水澡。但是叫我們從那裏去實行治療，在我們這樣的屋子裏，

沒有僕役，沒有人幫忙，沒有器具，沒有水？尼娜全身得着筋骨痛，我還沒有對你說過，夜裏右邊半個身子發痛，十分難過，但是你信不信，她竟硬挺着，為了不使我們着急，不發出呻吟，怕驚醒我們。我們吃的是有什麼，買到什麼，就吃什麼，她永遠取最後的一塊，應該扔給狗吃的一塊；意思是說：「我不配吃這一塊，我是從你們那裏奪取來吃的，我是你們的累贅。」她的安琪兒樣子的眼神裏這樣地形容出來。我們侍候她，她覺得難受：「我是不配的，不配的，我是沒有價值的廢人，無益的廢人。」她有什麼不配的，她用那種安琪兒的馴順的態度替我們向上帝祈禱，沒有她，沒有她的靜靜的話語，我們這樣將成爲地獄，甚至把瓦爾瓦拉也弄得性情軟些。至於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你也不必來責備，她也是安琪兒，也是受了氣的人。她夏天到我們這裏來，身上帶了十六盧布，還教功課掙錢，積了些錢做路費，預備在九月裏，就是現在，用這錢到彼得堡去。我們取了她的錢，化去了，現在她沒有錢回去。而且也不能回去，因爲她爲了我們做徒刑一般的工作，我們把她像驚馬似的套駕，她侍候大家，修補，洗衣服，擦地板，扶媽媽睡到牀上去，媽媽是任性的，媽媽是好流淚的，媽媽是瘋狂的！……現在呢，我可以用這二百盧布雇一個女僕。你明白不明白，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可以着手治療親愛的人們，可以打發女學生到彼得堡去，買點牛肉，定一個新的食譜。老天爺，這眞是夢想！」

阿萊莎很喜歡，他能使他取到許多快樂，這可憐的人竟答應使人家給予他這種快樂。

「等一等，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等一等，」——上尉又抓到了新的，忽然想到的幻想，重又用發狂般的急語開始說起來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同伊留莎現在眞的可以實現幻想了：我們可以買一匹馬，一輛車，一匹栗色的馬，他一定要求栗色的馬，我們就動身離開這裏，照前天所描寫的樣子。我在K省有一個熟朋友，兒童時代的熟友，託人轉告我，如果我去，他可以在事務所裏給我一個書記的位置，誰知道，也許會給的……於是讓媽媽坐下，讓尼娜坐下，讓伊留莎駕馬，我徒步走路，把大家載着就走……老天爺，假使我能取到一筆久欠的借款，那也許是很够的了！」

「很够的，很够的！」——阿萊莎喊，——「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還可以再送來，隨便多少都可以，你要知道，我也有錢，隨便你要多少都可以的，這是小兄弟，朋友的一點心意，以後再還好了……（你一定會發財的，一定會發財的！）你知道，你再也不能想到比搬到別省去好些的辦法！你的得救就在這件事情上面，特別是爲了你的小孩，——你知道，越快越好，在冬天以前，寒冷以前。你可以和我們通訊，我們將成爲兄弟……不，這不是幻想！」

阿萊莎想抱他，他十分滿意。但是他瞧了他一眼，忽然止住了：上尉站在那裏，伸直頸

頸，咬緊嘴唇，臉色發狂，而且顯得慘白，嘴唇微語着，彷彿想說出什麽話來，並沒有聲音，却用嘴唇微語，似乎有點奇怪。

「你怎麽啦？」——阿萊莎忽然不知爲什麽原因抖索了。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你……」——上尉斷斷續續地喃語着，奇怪而且野蠻地釘看着他，帶着决定從山上飛下來的人的神情，同時嘴唇似乎還在微笑。——「我……你……要不要我現在變一個戲法給你看！」——他忽然用迅速，堅定的微語說話，所說的話不再零落成段了。

「什麽戲法？」

「戲法，一種巧妙的戲法，」——上尉還在微語；他的嘴歪在左邊，左眼狹小着，他不斷地瞧着阿萊莎，好像釘在他身上似的。

「你怎麽啦？什麽戲法！」——他完全懼怕得喊起來了。

「什麽戲法，你瞧罷！」——上尉忽然尖叫了。

他在談話的持續的時候把兩張花花綠綠的庫劵老揑在右手的大指和食指的邊沿中間，現在拿出來對阿萊莎一顯，忽然用惡狠的神情握住，揉皺了，緊緊地握在右手的拳頭裏面。

「你看，你看！」——他對阿萊莎喊叫，臉色發白，露出瘋狂的樣子，拳頭高高舉起，

一揮手就把兩張揉皺的庫券扔到沙地上去，——「你看見沒有？」——他又尖叫了，手指指着牠們，——「就是這個樣子！……」

他忽然舉起右脚，用野蠻的兇橫的神情跑上去拿靴跟踐踏，脚每次叩擊一下，便喊一聲，呼呼地喘氣。

「你們的錢！你們的錢！你們的錢！你們的錢！」——他忽然往後倒跳，在阿萊莎面前直立着。他的整個的臉容描畫出一種無可解釋的驕傲。

「請你告訴打發你來的人說，我毛簪不能出賣自己的名譽！」——他叫喊着，手向空中伸展。隨後回轉身去，就跑走了；但是他沒有跑五步，又完全轉過身來，忽然對阿萊莎招手。但是又沒有跑上五步，最後一次回轉身來，這一次臉上已沒有彎曲的笑容，相反地，蒙上了一層眼淚。他用哭泣的，斷續的抽咽的快語聲喊道：

「如果我爲了我所受的恥辱取了你的錢，叫我怎樣對我的小孩說話呢？」——說完了這話，便奔跑走開，這一次已是絕不回頭了。阿萊莎目送着他，懷着無法形容的悵惘。他明白，上尉在最後的一刹那，還自己不知道會把庫券揉皺而且扔擲的。奔跑的人一次也沒有回頭，阿萊莎也知道不會回頭的。他不願意去追他，喚他，他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在上尉的影子消失以後，他舉起了兩張庫券。牠們祇是很皺，有許多摺痕，插進沙子裏去，但是完全整

的，甚至颼颼作響，像新票子一樣，在阿浆涉打開來，摸平的時候。他把庫券摸平，摺好了，塞進袋裏，走到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去報告她委辦的那件事情的成績。

第五冊　贊成與反對

第一章 訂婚

霍赫拉闊瓦太太又首先迎接阿來莎。她十分慌忙：發生了一件緊要的事情：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在發作了歇司底里以後竟昏厥了過去，隨後發生了『極可怕的衰弱，她躺下來，閉住眼睛，起始說譫語。現在發了燒，延請格爾城司圖勃，又派人去請兩位嬸母。嬸母已到來，格爾城司圖勃還沒有來。大家都坐在她的屋內等候。一定要出什麼事情，她還在昏迷之中。要是得了腦熱病才糟呢！』

霍赫拉闊瓦太太在呼喊的時候，帶着異常驚懼的神色。她說完每句話，都加上：『這真是嚴重！這眞是嚴重！』的話頭，似乎她以前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還不嚴重似的。阿來莎帶着憂容聽她說：起始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講給她聽，但是他在頭幾句就打斷了他的話，她沒有功夫，她請他到Lise那裏坐一會，在Lise那裏等她。

『Lise親愛的阿來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就着他的耳朵邊上微語，——『Lise剛纔使我發生驚奇，却也使我得到感動，所以我的心現在已經一切寬恕她了。您想一想，您剛剛走，她忽然誠懇地懊悔了，彷彿說昨天和今天不應該笑你，但是並她沒有笑，祗是鬧鬧

玩笑罷了。她到底很正經地後悔，甚至下淚，這眞使我驚奇。她以前沒曾正經地後悔過，在她笑着我，和我鬧玩笑的時候。你要知道她時時刻刻地笑我。現在她是正經的，現在一切都正經起來了。她很珍貴你的意見，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假使能够的話，請你不要對她生氣，不要責備她。我自己也祇好時常寬恕她，因爲她十分聰明，——你信不信？她剛纔說，你是她孩童時代的好友，——我的正經的兒童時代的好友」——你應該注意這「最正經的」幾個字，但是把我放在什麼地方呢？她在這上面自有異常正經的情感，甚至回憶，主要的是這些話語，這些極出於意料的話語，是誰也料不到，忽然跳躍出來的。譬如，最近關於松樹的一段事情。在我們的花園裏，從她最小的時候起，有一棵松樹，也許現在還有的，所以講的時候，不必用過去動詞。松樹不是人，是長久不變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說：「媽媽，我從夢中記起這棵松樹來了。」她不是那樣說法的，因爲有點亂了，她說了一句極別致的話，我根本不會傳達。而且也忘掉了。好了，再見罷。我很受震動，一定要發瘋。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在一生裏發了兩次瘋，後來治好了。你到Lise那裏去罷。你鼓勵她一下，你是永遠會做得很好的。Lise」——她走到她門前，這樣喊，——「我現在把受過你侮辱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領來了。他一點也不生氣。告訴你反而因爲你這樣想，而驚奇起來了！」

「Merci，maman，（謝謝，母親，）請進來罷，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阿萊莎走進去。Lise瞧着似乎很慚愧，忽然滿臉通紅。她顯然有什麼羞慚似的，照例很快很快地講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好像她在這時候祇是注意這件不相干的事情。

「媽媽剛纔忽然把那段二百盧布的故事，和委託你……到那個可憐的軍官那裏去……的事情講給我聽……還講了全部的可怕的故事，講他是怎麼受辱，雖然她講得不很清楚……她老是跳躍過去……但是我聽着，竟哭了。你把這錢送去了沒有？這可憐的人現在情形怎樣？」

「並沒有送到，還裏面有一大段歷史呢，」——阿萊莎回答，在他的那方面好像就因爲沒有送到，所以十分感到無趣，但是Lise很清楚地看到，他也在朝傍邊看望，也是顯然在努力說些不相干的事。阿萊莎坐到椅傍，起始敍述，但是在說了頭幾句話以後，就完全停止感到羞慚，同時也把Lise的注意吸引了。他說話時，受了强烈的感情和最近的非常的印象的影響，所以講得又好又週到。他以前在莫斯科的時候，還在Lise的小孩時代，便愛到她那裏，講述剛纔他所以發生的一些事，所念過的書，或回憶他所經過的兒童時代：有時甚至兩個人在一塊兒幻想，一塊兒編造整部的故事，却大半是快樂而且可笑的故事。現在他們似乎忽然移到以前莫斯科的時候，兩年以前的時候。Lise很受他的敍講的感動。阿萊莎用熱烈的情感，

對她描寫伊留莎的形象。在他詳細地講完那個不幸的人如何踐踏銀錢的那幕戲的時候，Lise搖擺着手，發出無可抑壓的情感，喊道：

「你竟沒有交給他錢，你竟讓他跑走！我的天，你應該跟在他後面，追上他……」

「不，Lise我不跟着跑倒是好些，」——阿萊莎說，從椅上立起來，煩惱地在屋內踱走。

「怎麼好些？爲什麼好些？現在他們沒有飯吃，就要死的。」

「不會死的，因爲這二百盧布終歸會到他手裏去的。他明天一樣要收下來的。明天一定要收下來的，」——阿萊莎說着，一面凝想，一面走路。——「你要知道Lise」——他繼續說，忽然在她面前站住了。——「我自己犯了一個錯誤，這錯誤是有好結果的。」

「什麼錯誤？爲什麼有好結果？」

「緣故是因爲他很膽怯，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他受盡了一切挫折，心是很善的。我現在想：爲什麼他忽然生氣，把錢扔在地上踐踏，因爲你要知道，他到最後的一剎那還不知道會踐踏的。我覺得他對於這件事情感到了許多侮辱。……以他這樣的地位，也不能不感到的……第一，他首先感得侮辱的是因爲他當着我的面，看見了金銀露出太快樂的樣子，而且在我面前並不有所隱瞞。假使雖喜歡而不十分喜歡，不露出快樂的樣子來，他會和別人一樣，

一面收錢，一面裝腔作勢，做出爲難的樣子，那時候還可以勉強收下來，但是他快樂得太見眞切，這是很可恥辱的事。Lise她是一個愛信實，性格良善的人，而一切的難處就在這上面！他在說話的時候，他的嗓音老是那樣的軟弱，那樣的衰頹，說話說得又很快很快，嘻嘻地發着細笑，或者竟哭了……他眞的哭了，他講到他的女兒們……他是那樣的喜歡……又講到他可以在別的城裏謀到一個位置……剛剛把他的心臆抒完了以後，他忽然覺得慚愧，爲了他把整個心靈全給我顯露出來了。現在他很恨我。他是一個受羞慚的可憐人。主要的，他感到侮辱，是因爲他很快就把我當作他的自已，很快就對我降服。他一會兒攻擊我，嚇唬我：忽然剛剛看見了錢，便抱起我來了。他抱着我，手撫摸着。他感到這一切侮辱，就應該具有這種形式，恰巧我又犯了錯誤，很重要的錯誤。我忽然對我說，如果他搬到外城去錢不够用，還能給他，甚至我自已也可以用我的錢給他，要多少都行。這才使他忽然驚訝起來了：爲什麼我忽然跳出來幫他的忙呢？你要知道，對於受侮辱的人最難堪的就是忽然大家全以他的恩人的資格看待他……我聽說過這種事情，長老對我說過的。我不知道怎樣形容，但是我自已也時常看見過的。而且我自已也有這樣的感覺。主要的是他雖然在最後的一剎那以前並不知道會踐踏庫劵，卻到底有了預感，這是一定的。因爲他具有一種强烈的歡欣，才有了預感：……這一切雖很壞，卻到底有好結果的。我甚至想，再好也不會有的。……」

「爲什麽，爲什麽再好也不會有的？」——Lise喊，懷着極大的驚訝，看着阿萊莎。

「Lise因爲假使他不踐踏，却收下了錢，那末回家的時候，過了一小時以後會感到侮辱到痛哭的地步，一定會發生這種情形的。哭完了以後，明天天剛亮的時候也許會跑到我那裏去，也許把庫券扔擲在地，加以踐踏，像剛纔一樣。現在他走回家去，十分驕傲，帶着勝利，雖然也知道是「害了自己。」那末遲到明天去讓他收下這二百盧布，現在已經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了，因爲他已經證明出自己的名譽，把錢扔擲過了，踐踏過了。……他在踐踏的時候是不能知道我明天還會再送給他的。而況這錢他是十分地需要。他雖然現在很驕傲，但是甚至在今天他到底將想到，他喪失了多少大的幫助。夜裏想得更加利害，還要做夢，到了明天早晨也許準備跑到我那裏去，請求恕罪。那時候我就可以說：「你是驕傲的人，你已用事實證明了，現在可以收下來，恕了我們罷。」到那時候他自然會收下來的！」

阿萊莎很快樂地說出「他自然會收下來的！」的話。Lise拍起掌來。

「哈，這是實在的。我忽然深深地明白了！唉，阿萊莎，你怎麽都知道？這樣年輕，已經知道人的心靈……我是永遠想不出來的呀。……」

「主要的現在應該使他相信，他同我們大家是平等的，雖然他用我們的錢，」——阿萊莎繼續快樂地說，——「不但平等，而且甚至還高些……」

「高些，高些！——很妙，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再說下去，再說下去！」

「關於高些的一層……我說得不大對……但這是不要緊的，因爲……」

「不要緊，不要緊，自然不要緊！對不住，阿萊莎，親愛的……您知道，我至今差不多不尊敬您……尊敬你是尊敬的，却是平等待遇，現在我却要崇高地尊敬……親愛的，您不要生氣，我是開玩笑呢。」——她立刻用強烈的感情說着，——「我是可笑的小人兒，但是您，您……喂，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在我們所討論的話語裏……那就是說：你所討論的……還不如說：我們所討論的話裏有沒有對於他，對於這不幸的人輕視的意思……那就是說：在我們現在好像從高處研究他的心靈的時候？……在我們現在完全決定他會收下錢來的時候？」

「不，Lise沒有輕視，」——阿萊莎堅決地回答，好像對於這問題早有所預備似的，——「我到這裏來的時候，自己已經想到這層。你想一想，這裏還有什麼輕視的心，既然我們自己也是和他一樣的，大家全是和他一樣的。……即使好些，但是處于他的地位上，到底也是一樣的……我不知道你怎樣，Lise然而我自認我在許多地方具有一個淺薄的心靈。他的確不是淺薄的，相反地，是很優美的……不對，Lise這裏面沒有任何對他輕視的意思！你知道，Lise我的長老有一次對我說：看待世人應當像服侍小孩一樣，對於另一些人應當像服侍

醫院裏的病人一樣……」

「啊，好極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讓我們像侍候病人一樣地待人！」

「好極了，Lise我準備着的，不過我自己還不十分準備；有的時候我很不耐煩，還有的時候我沒有眼睛。至於你却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唉，我不相信！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是如何地快樂！」

「您說得眞好，Lise」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你眞好，但是您有時候似乎像是迂儒。……但是仔細一看，又不像迂儒。你去到門傍看望一下，輕輕地開門，看一看媽媽是不是在那裏偷聽，」——Lise忽然用一種神經質的，匆遽的微語說話。

阿萊莎走過去，開了門，回報說沒有人在偷聽。

「你走近過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Lise繼續說，越來越臉紅了，——「取出你的手來，就是這個樣子。你聽着，我應該對你作極大的承認：昨天我寫給你那封信不是鬧玩笑，是正經的。」

她用手掩上眼睛。顯然她說這句自承的話，覺得很羞愧。她忽然抓起他的手，迅速地吻了三遍。

「唉，Lise這好極了，」——阿萊莎快樂得叫喊了，——「我完全相信，你寫得很正經的。」

「居然說很相信！」——她忽然推開他的手，却沒有從自己手裏放掉，臉更加發紅，發出低微的，幸福的笑聲，——「我吻他的手，而他竟說：好極了。」

但是她責備得不公平：阿萊莎的心靈也極騷動。

「我永遠希望博到您的歡心，Lise但是不知道怎麼辦，」——他喃語着，也臉紅起來。

「阿萊莎，親愛的，你這人的性情冷淡而且粗魯。你瞧。他選擇了我做他的夫人，這就安心了！他相信我寫得很正經。瞧這樣子！然而這簡直是粗魯極了！」

「我這樣相信，難道有什麼壞麼？」——阿萊莎忽然笑了。

「阿萊莎，相反地，好得利害，」——Lise帶着溫柔和幸福望着他。

阿萊莎站在那裏，手一直握在她的手裏。他忽然彎下身體，吻她的嘴唇。

「這又是什麼？你是怎麼啦？」——Lise喊。

阿萊莎完全忙亂了。

「請你恕罪，如果有什麼不對……我也許太愚蠢了……你說我的性情冷淡，所以我拿起來，就吻你……我看出這事做得愚蠢……」



Lise笑了，手掩住臉。

「居然在穿了這件衣裳的時候！」——她在笑聲裏脫口說出這句話來，但是又忽然停止了笑，變成完全正經，近乎嚴肅的樣子。

「阿萊莎，我們還應該等一等接吻，因爲我們兩人還不會做這種事情，我們必須等待許多時候，」——她忽然下了這樣結論。——「你最好告訴我，你要我有什麼用，要我這樣的傻瓜，這樣有病的愚蠢的女人，而同時你又是那樣的聰明，那樣富有思想，那樣看得淸世界上的事？阿萊莎，我眞是有幸福，因爲我是完全配不上您的。」

「配得上的，Lise我不久就要完全離開修道院。一進入社會，必須結婚，這我是知道的。他也這樣吩咐過我。我還能娶比您再好些的人麼？……除了您以外，誰會要我呢？我已經仔細想過。第一、您從小就和我相好，第二、您有很多的才幹，是我完全沒有的。您的心靈比我的快樂些，主要的是您比我淸白，我已經觸到了許多，許多事情……您要知道，我也是卡拉馬助夫！您喜歡笑和開玩笑，對我也是這樣，那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相反地，您儘管笑，儘管開玩笑，我是喜歡這樣的……您像小姑娘那樣地笑，却像殉道者那樣地思想……」

「什麼殉道者？怎麼會事？」

「是的，Lise剛纔您那句問話：我們這樣分析他的心靈，有沒有對於那個不幸人輕視的意思，——這就是殉道者的問題……您瞧，我是怎麼也不會表示出這意思來的，但是凡是能發生這種問題的人，也自己能够悲哀。因爲您坐在椅上，所以現在有許多問題反覆地思想着……」

「阿萊莎，把你的手給我。你爲什麼縮回手去？」——Lise用由於幸福顯得軟弱而且衰頹的聲音說話，——「阿萊莎，你將來離開修道院的時候穿什麼衣服？你不要笑，你不要生氣，這對于我是很重要的。」

「關於衣裝一層，Lise我還沒有想到，你願意我穿什麼，我就穿什麼好了。」

「我願意你穿藏靑色的海虎絨的上褂，白嗶嘰的坎肩，鴨絨的灰色的軟帽……你告訴我，剛纔我不承認昨天的信的時候，你就相信我不愛你麽？」

「不，不相信。」

「喔，眞是難堪的人！眞是無可救藥的人！」

「你瞧，我知道你好像……愛我，但是我做出相信你不愛我的樣子，爲是使你方便些……」

「這更加壞！最壞，又最好。阿萊莎我眞是十分愛你。我剛纔在你走進來的時候，心裏

猜想：我要問他討還昨天的信，如果他安然掏出，交還給我，（這是永遠可以料到的，）——那末他完全不愛我，一點也沒有感覺，祇是一個愚蠢的，無價值的男孩，我就算完了。但是你把信放在修道院裏，還使我得了鼓勵：你把牠留在修道室裏，是因爲你預感到我將問你要還，因爲不願意交還，對不對？對不對？是這樣麼？」

「喔，Lise完全不是這樣，這封信現在還在我的身邊，剛纔也在我的身邊，就在這口袋裏，你瞧呀！」

阿萊莎笑着把信掏出來遠遠裏給她看。

「怎麼？你剛纔撒謊？你是僧士，竟會撒謊麼？」

「也許是撒謊了，」——阿萊莎又笑了，——「爲了不肯交還信，所以撒謊。這信對於我是很珍貴的，」——他忽然帶着强裂的情感說話，臉又紅了，——「這封信將永遠在我身邊，我永遠不肯把牠交還給任何人的！」

Lise喜悅地看着他。

「阿萊莎，」——她又喃語着，——「你到門外看一看，母親是不是在那裏偷聽？」

「好的，Lise我去看。不如不去看，好不好？何必疑惑你的母親做這樣下賤的舉動？」

「怎麼下賤？什麼是下賤的舉動？她在門外偷聽女兒的說話，那是她的權利，不是下賤

的舉動，」——「你應該明白，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在我自己做了母親，自已有和我一樣的女兒的時候，我一定要偷聽她的。」

「眞的麼，Lise這很不好。」

「唉，我的天，這有什麼下賤？假使是一種普通的，場面上的談話，而我去偷聽，那末還是下賤的舉動，然而還是嫡親的女兒和一個青年人關在一間屋子裏面……阿萊莎，您要知道，我們結婚了以後，我立刻就要偷聽您的說話，您還要知道，我還要拆開您所有的信件，念一下子……這是應該預先警告您的……」

「那自然是的……」——阿萊莎喃語，「不過這總是不好……」

「唉，這是如何的輕蔑？阿萊莎，親愛的，我們不必第一次就吵嘴，——我不如對你說出全部的實話：偷聽自然是很壞的事情，我的話自然不好，您說得很對，但是我到底是要偷聽的。」

「您就這麼做罷。您聽不出我什麼來的，」——阿萊莎笑了。

「阿萊莎，你會不會服從我？這也是應該預先決定的。」

「我很願意，Lise而且是一定的，不過不能在最主要的問題上面。關於主要的問題，如果您和我不同意，我到底要做我的責任吩咐我做的事情。」

「應該是這樣。你要知道，我不但在最主要的問題上準備服從，相反地，我要在一切事情對您讓步，現在就可以對您賭誓，——在一切事情上，而且一輩子，」——Lise像火燄般喊起來，——「而且帶着幸福，帶着幸福去服從！不但如此，我要對您賭誓，我永遠不偷聽您的說話，永遠不私自讀您的信件，因爲您是對的，我不對。雖然我很願意偷聽，我知道這個，但是到底不偷聽，因爲您認爲還是不高貴的行爲。您現在像我的良心……您聽着，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爲什麼您這幾天還樣憂愁，昨天和今天兩天；我知道您有許多麻煩的，不幸的事情，但是我看出來，除了您有一種特別的憂愁以外，——也許還有祕密的憂愁，是不是？」

「是的，Lise有祕密的憂愁，」——阿萊涉憂愁地說，——「您猜得到，可見您是愛我的。」

「什麼憂愁？什麼？可以說麼？」——Lise帶着畏葸的哀求的神情說。

「以後再說，Lise……以後再說……」——阿萊涉感到不安，——「現在也許不容易明白。我也許自己也說不出來。」

「我知道，你的幾位哥哥，你的父親使你感到痛苦，是不是？」

「是的，還有幾位哥哥，」——阿萊涉似乎在凝想裏說話。

「我不愛您的哥哥，伊凡·費道洛維奇，」——Lise忽然說。

阿萊莎帶着一點驚訝的神情聽着這句話，却沒有置答。

「哥哥們在害自己呢」——他繼續說，——「父親也是的。還隨着自己害別人。這裏有『原始的，卡拉馬助夫型的力量，』——帕意西神甫剛纔這樣表示，——原始的，瘋狂的，粗魯的……上帝的精神是不是在這力量的上面盤旋，我連這也不知道。我祇知我自己也是卡拉馬助夫……我是不是僧士，是不是？我是不是僧士，你不是剛纔說過我是僧士麼？」

「是的，我說過了。」

「我也許不信上帝。」

「你不信麼？你這是什麼意思？」——Lise輕聲而且謹慎地說。但是阿萊莎沒有回答。在這句太突然的話語裏有一點十分神祕的，十分主觀的，也許是他自己也不明瞭的，却無疑地使他苦惱的東西。

「現在，我的知己朋友走了，世界上第一個人離開我們了。您要知道，Lise你要知道，我是如何同這人精神上融合！現在祇剩了我一個人。……我要到您身邊來，Lise……以後我們要在一起……」

「是的，在一起，在一起！從今以後，永遠一輩子在一起！您吻我呀，我允許您。」

阿萊莎吻她。

「現在去罷，願基督和您同在！（她朝他畫了十字。）快到他那裏去，乘他還活着的時候。我看出，我阻留您是如何地殘忍。我今天就要爲他禱告，爲您禱告。阿萊莎，我們將有幸福！我們將有幸福，是不是？」

「大概我們會有的，Lise」

阿萊莎離開Lise的時候，阿萊莎不想到霍赫拉闊瓦太太那裏去，打算不和她告別，便走出門去。但是剛剛開了門，走到樓梯上的時候，也不知從那裏來的，在他面前竟站着霍赫拉闊瓦太太本人。在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阿萊莎就猜到她是故意等候着他的。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這眞可怕。這是孩子氣的空話，這全是胡鬧。希望您不要發生幻想……愚蠢極了，愚蠢極了！」——她攻擊他起來。

「祇是請您不要對她這樣說，」——阿萊莎說，——「否則，她要着急，現在於她的健康是有害的。」

「我聽到了一個明白事理的青年人的明白事理的話。我懂得您的意思：您所以和她同意，祇是因爲由于同情她的病狀而起，不願意和她反對，使她生氣。」

「不，完全不是的。我完全很正經的同她說話，」——阿萊莎堅決地聲明。

「正經在這裏是不可能的，無意義的。第一、我現在再也不接待你，第二、我要離開這裏，把她帶走，您要知道這層。」

「那又何必，」——阿萊莎說，——「這還不快，也許有一年半要等待的。」

「唉，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這自然是實話，一年半的時間內您可以同她吵鬧一千次，兩人就要分手的。但是我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即使這全無關緊要，但終是使我傷心。現在我好像是最後一幕裏的法莫騷夫，你是査慈基，她是騷菲亞※。我故意跑到樓梯上去迎接你，於是運定的一切就發生在樓梯上面。我全都聽到，我勉強站住了脚。昨天一夜的恐慌和剛纔的歇司底里病的原因就在這裏面。女兒得了愛情，母親祇好死亡。你躺在棺材裏去罷。現在是第二點，最要的一點：她寫給您的那封信是什麼東西？立刻，立刻給我看一看！」

「不，不必。請問：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健康怎樣？我很願意知道。」

「仍舊躺在那裏發譫語，還沒有醒；她的嬸嬸們在這裏，祇是嘆氣，還對我發出驕傲的脾氣，格爾城司圖勃來到以後，竟害怕得連我也不知道應該對他怎麼處置，怎樣去救他，甚至想請大夫給他診視。後來用我的車子把他送走。突然地，在這一切事情以外，您這裏忽然又

※全是格利鮑也道夫的喜劇聰明誤裏的人物。

發生了這封信的事情。果然，這事情還在一年半以後。藉了偉大的，神聖的一切的名，藉了垂死的長老的名，請您把這封信給我看一下，阿來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給我，給母親看！您可以用手指握緊，我會從您的手裏念一下。」

「不，我不能給您看，卡答隣納・渥西帕夫納，卽使她允許，我也不能給您看。我明天再來，假如您願意我可以談判許多事情，現在呢，——再見罷！」

阿來莎從樓梯上跑到街上去了。

第二章　司米爾加可夫手持絃琴

他實在沒有工夫。他還在同Lise辭別的時候就閃出了一個念頭。這念頭是怎樣用最狡猾的方法，捉住現在顯然正躲避他的特米脫里哥哥。天色業已不早，下午兩點多鐘。阿萊莎的整個心靈趨向到修道院裏偉大的垂死的人身邊，但是想看見特米脫里哥哥的需要却克服了一切：在阿萊莎的腦筋裏，一種避免不了的，即將發生的，可怕的災禍的信念隨着每小時而俱長。這災禍究竟是什麼樣子，他想立刻對他哥哥說的是什麼話，也許他自己不能決定。「即使我的恩人當我不在身邊的時候就死去，那末至少我不致于一輩子自行譴責，說也許我能救而不救，竟掉頭而去，匆忙回家。現在我這樣做，是奉了他的偉大的訓條而做的……」

他的計劃是出其不意地和特米脫里哥哥碰頭，那就是像昨天一樣，越過籬笆，走進花園，坐到涼亭裏去。「假使他不在那裏，」——阿萊莎想——「那末就不必對福瑪和女主人們說，躲在涼亭裏等候，那怕等到晚上再說，如果他照舊在偵察格魯申卡的踪跡，那末也許他就會回到涼亭裏去的……」阿萊莎並沒有把詳細計劃考慮得很久，但是他決定加以實行，那怕今天不回修道院也可以……

一切無阻礙地進行着，他就差不多在昨天的那個地方越過了籬笆，躲躲藏藏地溜進涼亭。他不願意有人注意他：女主人和福瑪（當特米脫里在家的時候）也許會站在他的一邊，聽他的命令，那末也許不放阿萊莎走進花園，或者會預先告訴特米脫里，說有人尋他，問他。然而涼亭內一個人也沒有。阿萊莎坐在昨天的位置上面，起始等候。他瞧了涼亭一眼，不知爲什麼緣故覺得牠比昨天陳舊得多；這一次他覺得劣陋不堪。天氣和昨天一樣晴朗。綠棹上印着一個圓圈，大概是昨天那隻白蘭地酒杯裏倒下來的。空虛的，和正事不相干的思想鑽進他的腦筋裏來，在厭悶的期待的時候永遠如此的，例如說，他爲什麼現在走進來的時候，就坐在昨天坐到的那個地方，爲什麼不坐在別的地方。他終于起始十分憂愁，由于驚惶的不知的狀態而憂愁。但是他沒有坐到一刻鐘，忽然在很近的什麼地方聽見絃琴的樂調。有人在離他二十步遠的地方，決不再遠，在樹棵裏什麼地方坐着，或是剛坐下來。阿萊莎忽然閃出了一個回憶，他昨天離開哥哥，從涼亭裏走出來的時候，看見，或者似乎在他面前閃過，在左面的圍牆旁邊，有一隻花園裏專用的綠色的，低矮的舊長椅，放在樹棵中間。現在一定有客人坐在上面。誰呢？一個男人用甜蜜的尖聲忽然唱出一隻小調，自己彈着絃琴伴奏着：

持了莫可戰勝的力量

我戀着親愛的女娘。

願上帝賜福

給她又給我！

給她又給我！

給她又給我！

聲音停歇了。僕役式的中音和僕役式的歌腔。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忽然和謁地，似乎畏葸地，却帶着極大的矯揉造作的樣子說道：

「爲什麼你長久不到我們這裏來，保羅・費道洛維奇，爲什麼你老是看不起我們？」

「沒有什麼，」——男人的聲音回答，雖然很客氣，却最先是帶着堅決的，確定的尊嚴。

顯然男人佔據優勢，女人奉承上去。

「那個男子大概就是司米爾加可夫，」——阿萊莎想，——「至少從嗓音裏聽得出，那個女太太大概就是這所房子的女主人的女兒，從莫斯科來的，穿着有裙裾的衣裳，常到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那裏去要湯……」

「我眞喜歡各式各樣的詩，假使有了韻脚，」——女人的聲音繼續說，——「你爲什麼不繼續唱下去？」

聲音重又唱出來了：

不需要皇帝的寶冠

但求我的愛人健康。

願上帝賜福

給她又給我！

給她又給我！

給她又給我！

「上次唱得還要好些，」——女人的聲音說，——「你唱過那隻『皇冠』曲：『但求我的愛人健康。』你唱得還見得溫柔些，你今天一定忘掉了。」

「詩全是胡鬧的，」——司米爾加可夫嚴厲地說。

「不，我不很愛詩。」

「關於詩的一層，那眞是胡鬧，你自已判斷一下：世上誰用韻脚說話？假使我們起始用韻脚說話，甚至即使是奉了上司的命令，那末我們還能說很多的話麼？詩不是正事，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

「您怎麼做一切事情都那樣聰明？您怎麼一切都研究得那樣深？」——女人的聲音越來

越甜蜜了。

「我會的還不止這一點，我會的還不止這一點，假使不是從小就決定了我的命運。假使有人對我說我是下賤的人，因為我沒有父親，是一個臭女人所生，我本可以和他決鬥，用手槍打死他，但是他們在莫斯科竟當面朝我指摘，這全是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從這裏散播出去的。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責備我，說我反抗生產；「你把她的子宮開裂了。」即使是子宮，但是我可以允許就在娘肚皮裏殺我自己，祇要不生到這世上來。在菜市上傳說，而且你的母親也不客氣地對我說，她長了糾髮病，而且身材祇有兩俄尺帶了零頭。為了什麼說帶了零頭，本可以自自然然地說兩俄尺多，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她願意含着眼淚說出來，但這是所謂鄉下人的眼淚，鄉下人的情感。俄國的農人會不會發生反對有智識的人的情感？由于它的無知，他不會有任何的情感，我從小時候祇要聽到「帶了零頭」的話，就會氣得跳牆。我憎恨整個俄羅斯，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

「在你充當了陸軍士官，或年輕的驃騎兵的時候，你不致于說這樣的話，却要拔出佩劍，起來保護全俄羅斯。」

「我不但不願意做陸軍驃騎兵，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却相反地，願意取消一切的兵士。」

「但是敵人來侵的時候，誰起來保護我們呢？」

「一點也不用。在十九年的時候，法蘭西第一任皇上拿破崙，現在那位的父親，大舉進攻俄羅斯，當時如果我們被法國人征服，那纔好呢：聰明的民族大可以征復和吞併愚蠢的民族。那末甚至會生出別的秩序來了。」

「難道他們在家裏還會比我們好些麼？我是不願意把我們的一個花花公子換三個年輕的英國人的，」——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溫柔地說，大概那時候正用最能撩人的眼睛伴隨着話語。

「那要看誰怎樣喜歡了。」

「您自己就像外國人，就像極高貴的外國人，我蒙着恥辱對你說這句話。」

「你應該知道，關於傷風敗德的行爲，他們和我們的人都是一樣的。大家全是騙子，區別就在於那邊的人穿着漆皮鞋，而我們的混蛋却在貧窮裏發臭，也找不到什麼壞的地方。俄國人應該挨打，這話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說得很對，雖然他和他的孩子們全是瘋子。」

「你自己說過，你很尊敬伊凡·費道洛維奇。」

「但是他們把我看作臭僕人。他們認爲我會造反，他們是猜錯的。我的口袋裏如果有了一筆數目，我早就不在這裏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行爲和智識方面比任何僕人都壞些

・他又窮，又不會做什麼事情，然而大家都尊敬他。我雖然祇會煮湯，但是我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在莫斯科彼得洛夫卡街開一爿咖啡店帶飯館。因爲我能燒特別的菜，莫斯科裏面，除去外國人以外，沒有人會燒特別菜。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却是一個光蛋，但是假使他叫第一位公爵的少爺出來決鬥，他會同他前去決鬥的。其實他比我好在什麼地方呢？因爲他比我愚蠢得不能相比。他毫無必要地化去了多少錢呀。」

「我覺得決鬥是很有趣的事，」——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忽然說。

「怎麼樣子呢？」

「又可怕，又勇敢，特別是年輕的軍官們爲了一個女人，持手槍在手裏，互相轟擊。簡直是一幅圖畫。最好讓女孩們看一看，我眞願意看呀。」

「你自己舉槍瞄射的時候，自然很好，但是人家對你瞄準的時候，那末你會發生極愚蠢的情感。你要離開那個地方跑走的，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

「你果眞會跑走的麼？」

司米爾加可夫沒有回答，在一分鐘的沉默以後，又傳來了曲調，尖音唱出了最後的一段：

無論你努力地說，

尋求快樂的生活，

居住在京城裏！

我不再悲傷，

完全不再悲傷，

甚至完全不願悲傷！

到這時候忽然發生了意外的情節：阿萊莎忽然打了噴嚏；長椅一下子寂靜了。阿萊莎立起來，走到他們那裏。那人確是司米爾加可夫，衣服穿得整齊，臉上塗抹脂粉，幾乎還燙了頭髮，穿着一雙漆皮鞋。絃琴放在長椅上。女人就是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女房東的女兒；她穿着淡藍色的衣裳，衣裳上帶着兩俄尺長的尾巴；她是年紀還輕的女郎，姿色並不惡，但是臉很圓，帶着可怕的雀斑。

「特米脫里哥哥快回來了罷？」——阿萊莎竭力安靜地說。

司米爾加可夫慢吞吞地從長椅上立起來，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也微抬着身子。

「爲什麼我應該知道關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事情呢？如果我在他身旁當了更夫，那是另一件事。」——司米爾加可夫輕聲，清切而且不經意地回答。

「我不過問一問，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了，」——阿萊莎解釋。

「我一點不知道他在那裏，也不願意知道。」

「可是哥哥對我說，你告訴他家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而且答應等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來的時候通知他。」

司米爾加可夫慢吞吞地，而且毫不惱怒地釘看了他一眼。

「你現在怎麼進來的，既然此地的大門在一點鐘以前就閂上了？」——他問，凝神地望着阿萊莎。

「我越過胡同裏的圍牆，一直到涼亭裏來。我希望您恕我的罪，」——他對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說，——「我必須要快快地碰到哥哥。」

「我們怎麼能生氣您呢，」——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拉長着調子說，受了阿萊莎的道歉的感動，——「因爲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時常用這種方式到涼亭裏去，所以我們並不知道，他已經坐在涼亭裏了。」

「我現在急于要尋他，我想看見他，或向您打聽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有一件對於他自己很重要的事情。」

「他沒有告訴我們，」——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喃喃地說。

「雖然我到這裏來是作客的，」——司米爾加可夫重又開始說話，——「但是他在這裏儘是不入道地逼迫我，不斷地問關於主人的一切：譬如說，他那裏情形怎樣？誰來了，誰去了？能不能告訴他一點消息？兩次甚至用死來威嚇我。」

「誰用死來威嚇？」——阿萊莎奇怪了。

「難道還對於他有什麼關係，以他那樣的性格，您自己昨天親自看到的。他說，如果我把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放了進去，讓她在家裏住宿，——第一個不讓你活下去。我很怕他，如果不是怕他，早就應該報告官廳。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出來？」

「他曾對他說：我要把你放在臼裏搗碎成粉，」——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加上去說。

「臼裏搗碎的一層，也許祇是一句空話……」——阿萊莎說。——「假使我現在能夠遇見他，我可以對他講這件事情……」

「我祇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訴你，」——司米爾加可夫好像思索了許久，才決定似的，——「我到這裏來是為了朋友和鄰居的關係，我怎麼可以不來呢？再說，伊凡．費道洛維奇今天天剛亮的時候，就打發我到湖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寓所裏去，沒有帶信，祇是口頭請他一定到廣場上的酒店裏去，一同午餐。我去了，但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沒有在

寓所裏，那時候已八點鐘了。女主人們說：「來過了，又出去了。」好像這裏面在他們中間有什麼預約似的。現在也許他正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坐在酒店裏面，因為伊凡．費道洛維奇沒有回家吃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點鐘以前就一個人吃罷了飯，現在躺下睡覺了。但是我懇求您，不要提到我，不要說我告訴您的，因為他是無緣無故會殺人的。」

「伊凡今天叫特米脫里到酒店裏去麼？」——阿萊莎迅快地追問。

「是的。」

「到廣場上的京都酒店去麼？」

「就是那個酒店。」

「這是很可能的！」——阿萊莎異常驚慌地喊着，——「謝謝你，司米爾加可夫，這是重要的消息，我立刻就去。」

「不要把我說出來呀，」——司米爾加可夫在他背後說。

「不，我好像偶然到酒店裏去，你安心好啦。」

「您往那裏走？讓我給你開門，」——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喊。

「不用，這兒近些，我還是跨過籬笆。」

這消息使阿萊莎十分震動。他動身到酒店裏去。他穿了這樣的衣裝到酒店裏去是不大體

面的，但是在樓梯上探聽，並且叫他出來，那是可以的。他剛剛走近酒店，忽然一扇窗戶開了，伊凡哥哥自己從窗內對他呼喊：

「阿萊莎，你可以不可以就到這裏來一下？我是很感謝你的。」

「可以的，不過我穿着這種衣裳，不知道怎樣。」

「我恰巧坐在單間雅座裏，你走到石階上去，我跑下來接你。」

過了一分鐘，阿萊莎同哥哥並坐着。伊凡一個人在那裏吃飯。

第三章　兄弟們相識

但是伊凡並沒有在單間雅座裏。這祇是近窗，用屛風擋住的一個地方，可是外面的人到底不能看見坐在屛風裏面的人。這間屋子是大門進來第一間，旁邊牆上有一隻碗櫃。僕歐們在裏面走來走去。祇有一個客人，是在伍的軍人，老人，在角落裏喝茶。然而在其餘的屋內卻發生着尋常酒店裏應有的忙亂樣子，聽得見喚人的聲音，開啤酒瓶的響聲，彈子房裏打球的擊聲，風琴呼呼地響着。阿萊莎知道伊凡差不多從來沒有到這酒店裏去過，並且一般地講來是不喜歡一切酒店的；這末說來，他的到這裏來，他心想，祇是爲了和特米脫里約好在此地相見。但是特米脫里並沒有在這裏。

「我給你叫一份魚羹，或是別的什麼東西，你單靠喝茶是不能生活的，」——伊凡喊，顯然因爲拉住了阿萊莎感到十分滿足。他自己已經吃完了飯，在那裏喝茶。」

「來一份魚羹，以後再來茶，我餓了，」——阿萊莎快樂地說。

「櫻桃漿要不要？這裏有的。你記得不記得，你小的時候在鮑萊諾夫家裏愛吃櫻桃漿？」

「你還記得麼？來一點糖漿，我現在也愛吃。」

伊凡按鈴喚僕歐來，叫了魚羹，茶和糖漿。

「我全記得的，阿萊莎，我記得你十一歲以前的樣子 我那時候是十五歲。十五與十一，其間的區別是這歲數的弟兄們永遠不會成爲朋友。我不知道，我甚至愛過你沒有。我到莫斯科去的時候，頭幾年我甚至一點也不懷起你來。以後，你自己也到莫斯科去，我們好像祇有一次在什麼地方見過。到了這裏，我已經住上了四個月，你我兩人至今沒有說過一句話。明天我要走了，我剛纔坐在這裏，心裏想：我怎麼能和他見面，告別一下，而你恰巧從這裏走過。」

「你很願意看見我麼？」

「很願意，我願意同你一勞永逸地結識一下，使你我互相認識，以後就分手離別。我的意思以爲最好在離別以前互相結識。我看出三個月以來你老是看我，你的眼睛裏有一種不斷的期待的心情，這使我不能忍受，因此沒曾和你接近。但是到了後來，我學會了尊敬你：因爲這小人兒很堅定地站住脚跟，你要注意，我現在雖然在笑，却說的是正經的話。你是不是很堅定地站住脚跟？我愛這類堅定的人，無論他們站在什麼地方，即使他們是像你那樣的小孩。到了後來，你的期待的眼神開始使我不覺得討厭；相反地，我終於愛了你的期待的眼神

……你好像爲了什麽原因愛着我，是不是，阿羕渉？」

「愛的，伊凡．特米脫里哥哥說你：伊凡是墳墓。我却說你：伊凡是啞謎。你就在現在對於我還是一個謎，但是我已經有一點了解你了，這祇是從今天早晨起！」

「什麽？」——伊凡笑了。

「你不會生氣麽？」

「唔？」

「那就是：你是一樣的青年，和其餘二十三歲的青年人一般，一樣的年青的，活潑的，可愛的男孩，自然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孩！怎麽樣？這不很使你生氣麽？」

「相反地，眞是巧合得奇怪！」——伊凡快樂而且熱烈地喊，——「你信不信，我在剛纔在她那裏相見以後，也老是自己思想着這一點，我的二十三歲的乳臭未乾的樣子，你忽然現在確切地猜到，就從這一點上起始說話。我剛剛坐在這裏，你知道我對自己說什麽話：卽使我不信生命，卽使我對於心愛的女人失望，卽使我不信宇宙間的秩序而甚至深信一切都是無秩序的，可痛兕的，也許是魔鬼般的紛亂，卽使我遭了人類失望的一切恐怖的打擊，——我到底還願意生活，既然俯伏在這酒杯上面，在沒有完全把它飲盡以前，是不願意脫離開的：然而到了三十歲的時候，我一定要擲去酒杯，雖然沒有完全喝完，就此離開……不知往何處

去。但是在三十歲以前，我深知道，我的青春將戰勝一切，——一切的失望，一切對於生命的嫌惡。我許多次詢問自己：世界上有沒有那樣的失望，可以戰勝我心裏這種瘋狂的，也許是不體面的對於生命的渴求，當時決定大概是沒有的，這就是在三十歲以前，到了那時候我會自己不祈求的，我大概還樣想。這生命的渴求，有些犯癆病的說胡話的道德主義者時常斥爲低賤，尤其是詩人們。這生命的渴求一部分是卡拉馬助夫式的性格，這是實在的，無論怎樣，在你的心裏它也是存在着的，那末爲什麼它是低賤的呢？在我們的星球裏向心力還十分多，阿萊莎。我願意生活，所以我生活着，那怕是違反了邏輯。即使我不信宇宙間的秩序，然而我珍重黏質的，到了春天舒展開來的樹葉，我珍重蔚藍的天，珍重一些人，對於他們，有的時候，你相信不相信，不知道爲什麼那樣愛着，又珍重一些人類的功績，對於這，你也許早就停止相信，但到底由於舊的記憶從心中尊敬出來，現在魚羹端上來了，你好生吃罷，魚羹很美，做得不錯。我想到歐洲去一趟，阿萊莎，我就從這裏去：我也知道我祇是到墳墓上去，却是到極珍貴的墳墓上去。在那裏躺着些珍貴的死人，每塊碑石上寫出那過去的，熱烈的生命，那對於自己的業績，自己的眞理，自己的奮鬥，自己的科學狂熱的信仰，我預先就知道，我會僵匐在地上，吻那些碑石，哭牠們，——而同時我的心裏還是深信這一切早已成爲墳墓，而非別的。我的哭泣將不是爲了絕望，却祇是爲了快樂流淚，我將沉浸在自己的

感動的心情裏面。我愛黏質的春天的樹葉！我愛蔚藍的天！這不是理智，不是邏輯，這是出於肺腑地，從心靈底裏出來的愛，愛自己的最初的年青的力量……你明白我這段議論的什麼意思麼？阿萊莎？明白不明白？」——伊凡忽然笑了。

「我太明白了，伊凡：願意出於肺腑地，從心靈底裏出來的愛着，——你這話說得很妙，我很歡喜，你是這樣願意生活，」——阿萊莎喊着，——「我以為，世界上大家應該最先愛生命。」

「愛生命甚於愛它的意義，是不是？」

「一定是的。應該去愛，在顧到邏輯以前就愛，像你所說的那樣，一定應該在顧到邏輯以前，那時候我才能明瞭它的意義。這是我早就想到這上面。你的事情已經做了一半，伊凡，取得了一半：你是愛生活的。現在你應該努力你的後一半，你便得救了。」

「你又來救我，也許我並沒有滅亡！你的後一半是什麼？」

「就是應該使你的死人們復活，他們也許從來沒有死。好了，拿茶來罷。我喜歡我們這樣說話，伊凡。」

「我瞧你具有什麼靈感。我十分愛這類沙彌所發的 Professions de foi ……你是一個堅定的人，阿萊克謝意。你想離開修道院，確不確？」

「確的。我的長老打發我到俗世裏來。」

「這末說來，我們還會在俗世裏相見，相遇，一直到三十歲在我起始和酒杯脫離的時候。父親到了七十歲還不願意離開自己的酒杯，也許還想到八十歲？他自己說的。雖然他是一個小丑，但他說這話是很正經的。他站在色慾上，也好像站在石頭上一樣。……不過在過了三十歲以後，也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站上去，除了站在這上面以外……然而到七十歲是未免有點卑鄙，最好是到三十歲：可以自行鼓氣，保持「正直的色彩。」你今天沒有看見特米脫里麼？」

「不，沒有看見，可是我看見司米爾加可夫了。」

於是阿萊莎匆快而且詳細地把自己和司米爾加可夫相遇的一段情節講給哥哥聽。伊凡忽然很關切地聽着，甚至還反覆問了幾句。

「不過他求我不要對特米脫里說他如何談論他，」——阿萊莎補上去說。

伊凡皺了眉頭，沉思了。

「你是爲了司米爾加可夫才皺眉頭麼？」——阿萊莎問。

「是的，爲了他。不要管他。我真是想見一見特米脫里，但是現在不必了……」——伊凡不樂意似的說。

「你眞的很快就想走麼，哥哥。」

「是的。」

「特米脫里和父親怎麼辦呢？他們的結局怎樣？」——阿萊莎驚慌地問。

「你老是講這一套！那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是我的兄長特米脫里的更夫麼？」——伊凡惹惱地說，却忽然似乎悲哀地微笑了一下。——「是不是卡因應該對於被殺死的弟兄向上帝負責？也許你在這時候正是這樣想着？但是眞見鬼，我到底不能做他們的更夫呀？我等事情辦完，就要離開這裏。你不要以爲我跟特米脫里喫醋，這三個月來我在奪他的美女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見鬼，我自己有自己的事情。我等事情辦完，就要離開這裏。事情剛纔已經了結了，你就是證人。」

「那是剛纔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那裏麼？」

「是的，在她那裏，一下子就把繩子解開了。怎麼樣呢？特米脫里於我有什麼關係？特米脫里是不相干的！我和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有另外的事情。你自己知道，特米脫里所做的那種舉動，好像和我同謀似的。我絲毫沒有求他，他自己隆重地把她交給我，還爲我們祝福。這眞是可笑。不，阿萊莎，不，你知道，我現在有如何輕鬆的感覺。我坐在這裏，吃飯，你信不信，我眞想要一瓶香檳酒，慶祝我的第一小時的自由。噬，差不多有半年了，——

忽然一下子，一下子全都脫卸了，我昨天不是甚至猜到。祇要願意的話，了結是無所謂的！」

「你講的是自己的愛情麼，伊凡？」

「你既然願意這樣，就是愛情好了。是了，我戀上了小姐，戀上了女學生。和她一起受了磨折，她也磨折我。我老是看守着她……現在忽然一切飛走了。我剛纔帶着靈感說話，可是走出門後，竟狂笑了一陣，——你相信麼？不，我說的是的確的話。」

「你還現在還在快樂地說話，」——阿萊莎說，審看他的，確乎忽然快樂起來的臉。

「但是我怎能知道我並不在愛她！哈哈！結果是不對的。她是我所喜歡的呀！我剛纔演說的時候，甚至還很喜歡她。你知道不知道，我現在還很喜歡她，——然而我離開她，又感到輕鬆。你以為我誇大口麼？」

「不。不過這也許不是愛情。」

「阿萊莎，」——伊凡笑了，——「你不要下手討論愛情！你這樣子是不體面的。剛纔，剛纔你竟跳了起來！啊喲！我還忘掉為這事吻你一下……她真是使我受盡了磨折，我真是受了裂創。她是知道我愛她的！她愛的是我，不是特米脫里！」——伊凡快樂地堅持着說話，——「特米脫里祇是一種裂創。我剛纔對她所說的話是完全的實話。但是最主要的問題是

她也許需要十五年，或是二十年才能猜到，她並不愛特米脫里，祇愛着她磨折着的我。也許永遠不會猜到，雖然取得今天的教訓。最好是立起身來，就此永遠離開。順便問一聲：她現在怎麼樣？我走後那邊情形怎樣？」

阿萊莎講給他關於歇司底里的情形，又說她大概現在失了知覺，說着譫語。

「是不是翟赫拉闊瓦說謊話？」

「好像不是的。」

「應該調査一下。但是從來沒有人爲發作了歇司底里而死去。讓她歇司底里好了，上帝爲了愛，賜給女人歇司底里。我再也不到那裏去了。再鑽過去是沒有意思的。」

「然而你剛纔對她說，她從來沒有愛你。」

「我還是故意說的，阿萊莎。我們叫一瓶香檳酒來，爲我的自由喝酒。不，你知道我是如何的高興！」

「不用，哥哥，我們最好不要喝罷，」——阿萊莎忽然說，——「而且我有點憂愁」。

「你早就感到憂愁，我是早就看見的。」

「那末你明天早晨一定走麼？」

「早晨麼？我沒有說早晨……然而也許是早晨。你信不信，我今天在這裏吃飯，單單是

爲了不願意同老頭子一塊兒吃，他眞使我厭惡呀。我爲了他這一個人，早就要走了。你爲什麽這樣擔心我離開這裏？在動身以前你我還不知道有多少時間。整個的永恆的時間，長生不滅的時間！」

「假使你明天就走，那裏來的永恆呢？」

「這與你我有什麽相干呢？」——伊凡笑了，——「我們自己的事情總歸來得及談完的，自己的事情，爲了這事情我們到這裏來的，是不是？你爲什麽露出驚奇的樣子，看着我？你回答一下：我們是爲了什麽事情到這裏相見的？爲的是談對於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愛情，談老人和特米脫里？談到外國去？談俄羅斯的運定的地位？談拿破崙皇上？是不是爲了這些事情？」

「不，不是爲了這些事情。」

「你自己明白爲了什麽。別的人需要的是一件事情，我們乳臭未乾的青年却需要另一件事情，我們最先需要解決永恆的問題。這是我們應該關切的。全體靑年俄羅斯人現在全在討論永恆的問題。就是現在，當老人們忽然全忙着研究實際上的問題的時話。你爲了什麽這三個月來儘瞧着我，露出期待的神情？就爲了盤問我：「你信仰，還是不信仰，」——三個月來你的眼神是不是含有這個目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也許是這樣，」阿萊莎微笑了——「你現在不笑我麼？」

「我笑你？我不願意使我的小弟弟惱怒，他是三個月來那樣期待地瞧着我。阿萊莎，應該筆直看我：我自己就是和你一樣的小孩，祇差了不是沙彌。俄國的小孩們是如何活動着的，我指的是他們中間的一些孩子？例如說，此地的污穢的酒店，他們就聚攏來，坐在角落裏面。他們以前從來不相識，一出酒店，又會四十年不相問聞。但是怎麼樣呢？在捉到了酒店裏的機會的時候，我們討論些什麼事情？討論的是宇宙的問題，而非別種問題：有沒有上帝？有沒有靈魂不死？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們，便講些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又關於如何依照新計劃改造全人類的問題，但是結果是一樣的，同樣的問題，不過是另一面的罷了。有許多，許多極別致的俄國孩子現在一味地談論永恆的問題。難道不是麼？」

「是的，眞正的俄羅斯人對於有沒有上帝，有沒有靈魂不死的問題，或是你所說另一面的問題，自然是最先的，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對的，」——阿萊莎說，還是帶着靜謐的，追究的微笑，注視他的哥哥。

「你知道，阿萊莎，做俄羅斯人有時候並不見得聰明，但是到底比俄國的小孩們現在所幹的一些事情再笨些的是沒有的了。然而我極愛一個俄國孩子，那就是阿萊莎。」

「你把這句話插進得眞有趣呀，」——阿萊莎忽然笑了。

「你說呀。從那裏開始？自己下命令好了。從上帝起始麽？上帝存在不存在，好不好？」

「你願意從那裏開始，從那裏開始好了，卽使是從「另一面」開始也好。你昨天在父親那裏聲明過上帝是沒有的，」——阿萊莎銳厲地瞧了哥哥一眼。

「我昨天在父親那裏吃飯的時候，故意用這話來逗你，看見你的小眼睛熾燒起來。但是現在我不反對和你細談一下，說着很正經的話。我願意同你接近些，阿萊莎，因爲我沒有朋友，我願意試一試。你猜一下，也許我也承認上帝，」——伊凡笑了，——「這對於你不是很突然的麽？」

「自然是的，假使你現在並不是開玩笑。」

「開玩笑麽？昨天在長老那裏人家說我是開玩笑。在十八世紀裏有一個老罪人，說如果沒有上帝，便應該把他造出來。(S'il n' existait pas Dieu il faudrait Linventer)確乎是人造出上帝來的。上帝果眞存在着，那便不奇怪，不希奇，希奇的是這般的思想——上帝的必要性的思想——竟能鑽進像人類這般野蠻兇惡的動物的腦筋裏。它是如何地聖潔，如何地動人，如何地智慧，它是如何使人類得到榮譽。至於我呢，我早就決定不去思索：是人造上帝，還是上帝造人的問題。我自然不再去仔細研究俄國孩子們關於這問題的時髦的原理，

那是完全從歐洲學說的假定上面演繹出來的。因爲在歐洲還祇是假定，而我們那些孩子們立刻就成爲原理，不但孩子們如此，也許有些教授們也是如此，因爲俄國的教授們現在時常就等於俄羅斯的孩子。所以我把一切的假定忽略不提。你我現在的任務究竟是什麼？這任務就是使我能趕快將我的實體向你解釋，那就是：我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信仰？有什麼希望？對不對？因此我現在聲明，我直接而且簡單地承認上帝。你應該注意這層：假使上帝存在着，確乎是他創造了大地，那末我們也知道，他是照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創造了大地，和祇具有空間三種量度的見解的人類的腦筋。但是以前有過，而且甚至現在還有一些幾何學家和哲學家，在那裏疑惑整個宇宙，——說得廣些：整個存在祇是照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創造着的，甚至還敢幻想兩條平行線照歐幾里得的原理是無論如何不會在地上相遇的，也許可以在無窮盡的什麼地方互相合攏來。我因此決定既然我連這一點都不明白，叫我何從瞭解上帝呢？我低聲下氣地自承，我沒有解決這類問題的能力，我具有歐幾里得的，地上的腦筋，我們從那裏能了解出于這世界以外的一切。我也勸你永遠不要想這類事情，阿萊莎，尤其是關于有沒有上帝的一切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是對于祇具有三種量度見解的腦筋完全不適合的。所以我不但十分樂意去接受上帝，而且還接受他的智慧，他的目的，——這些是我們完全不知曉的。我信仰秩序，信仰生命的意義，信仰永恆的和諧，——我們將來好像會融和在這裏面的。我

信仰那個字，是整個宇宙奔趨着的，它自己就「和上帝同在，」自己就是上帝等等，等等、直至無窮爲止。對於這些問題講的話太多了。我好像立在正確的道路上，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在最終的結果上，我不能承受上帝的世界，卽使知道它是存在着，我也不能承受它，我不承受的不是上帝，你要明白這層，我不承受上帝所創造的上帝的世界，决不能答應去承受，我還要附帶一句：我像嬰孩一般深信，悲哀會收去創口，平復下去的，可憐的人類間的矛盾的滑稽相會消滅的，像可憐的迷市蜃樓，像無力的，原子般細微的，歐幾里得式的人類腦筋裏所作的低卑的虛想，這虛想說：在宇宙的末途，在永恆的和諧的時間，終于會發生一點極珍貴的東西，使一切人心能以受用，能以慰藉一切的憤懣，贖取人間一切的罪惡，一切流出來的血，不但能以寬恕，且可平反人們所作所行的一切。這一切讓它發生好了，而我到底不去承受，也不願意承受！卽使平行線能以相遇，卽使我自己看見了，看見了而且說：確乎是相遇了，——我到底不肯承受。這是我的本質，阿萊莎，這是我的信條。這意思我是十分正經地對你表示的。我開始我們的談話時，是開始得再愚蠢也沒有，但是竟引出了我的自白，因爲你祇單單需要我的自白。你需要的不是討論上帝，却祇需要知道你的心愛的老兄的生活情形。我現在說出來了。」

伊凡忽然用一種特別的，意料不到的情感，結束了冗長的議論。

「爲什麽起始得「再愚蠢也沒有」呢？」——阿萊莎問，憂鬱地看着他。

「第一、那是俄羅斯的本色：俄國人關於這類題目的談話永遠是做得很笨的。第二、越笨越近事實。越笨越弄得明白。愚笨是簡短而且不狡猾，聰明則滑脫而且會閃躱。聰明是下賤的，愚笨則直率而且誠實。我的話講已達到了絕途，我越顯得愚笨，對於我越加有利。」

「請你對我解釋，爲什麽「你不承受世界？」……」阿萊莎說。

「自然要解釋的，這不是祕密，我是會引到這上面去的。我不想把你引壞，把你從你的立脚地上推開，我也許想用你來治療自己，」——伊凡忽然微笑了，完全像一個馴善的小孩。阿萊莎還從來沒有看到他有過這樣的微笑。

第四章 叛逆

「我應該對你剖白一下，」——伊凡起始說，——「我從來不能明白怎麼能愛自己的鄰人。據我看來，鄰人是無從愛的，惟有離遠些的人還可以愛。我在一本書上讀到關於一位聖徒「慈悲的約翰」的故事：有一個飢寒交迫的行人走到他的面前，請讓他得到一點溫暖，他竟和他同睡一牀，抱住他，朝他的得了什麼可怕的病流着膿血，發出臭氣的嘴裏噓吹。我相信他還樣做，帶着一種自我的裂創，虛僞的自我的裂創，爲了被義務所加的一種慈愛，爲了負在自身的苦行。要愛人，必須使他躲藏起來，祇要一露了臉——愛情便喪失了。」

「曹西瑪長老已經屢次講過了，」——阿萊莎說，——「他也說，人的臉時常妨礙許多對於愛尚未得到經驗的人們實行他們的愛。但是人類中間有許多愛，和基督相彷的愛，這是我自己知道的，伊凡……」

「我暫時還不知道，也不能明白，無量數的人們也和我一樣。問題是這事的發生是否由于人們的壞性格，或是因爲他們的本性就是如此的。據我看來，基督的愛人是一種地上不可能的奇蹟。自然他是上帝。然而我們並不是上帝。例如說，我能夠深深地受苦，但是別人從來

不會知道我受苦到如何的程度，因爲他是別人，而不是我，此外，很少的人肯承認別人是受苦難者，（好像這是一個尊稱。）據你看來爲什麼不肯？例如是因爲我身上發出臭味，我的臉愚笨，因爲我有一次踏了他的脚。並且痛苦和痛苦不同；有低卑的痛苦，可以降低我的地位的，例如飢餓，是可以蒙我的恩主承認的，但是痛苦一抬高，例如是爲了一種理想，那就不成了，他很少能承認的，因爲他會看着我，忽然看出，我的臉並不和在他的理想裏爲了某種理想受苦的人所應有的臉一般。於是他立即將他的恩惠從我身上奪去，甚至並非出于惡毒的心而起。乞丐們，特別是品格高的乞丐們，應該從來不在外面露臉，却去登報求乞。抽象地還可以愛鄰，有時甚至從遠處也可以，但是一逼近便差不多是永遠不會的了。如果一切都像在舞台上，舞劇中，乞丐出場的時候穿着絲綢製成的破絮，和撕裂的紗邊，優雅地跳舞，那末還可以欣賞他們。祇是欣賞，到底還不是愛。但是這話說得够了。我祇要使你明白我的見解。我想談一談一般人類的痛苦，但不如先講一講一些小孩子們的痛苦。還可以將我的論據的範圍縮小十倍，最好還是講講小孩子們。自然，這對於我是不大合算的。但是第一層，小孩子們甚至在近處也可以愛的，甚至是骯髒的，甚至是臉容醜惡的都可以愛。（我以爲小孩子們是從來不會臉容醜惡的。）第二層，我所以不願談大人，是因爲除去他們很難看，不值得愛以外，他們還有復仇之心：他們偷吃了蘋菓，認識了善惡，起始變得「像上帝」了。

他們現在繼續吃還東西。但是小孩們一點也沒有吃，暫時還沒有什麼錯處。你愛小孩麼，阿萊莎？我知道你愛的，你會明白為什麼我現在祇想談論他們。假使他們在地上也十分受痛苦，那自然是為了他們的父親們，為了吞食蘋菓的父親們受到了懲罰。但是這種議論是從另一世界裏來的，是地上的人們的心不明瞭的。無辜的人不能替別人受苦，而且還是這樣的無辜的人！你應該對我驚訝，阿萊莎，我也很愛小孩。你要注意，殘忍的人們，激烈的，貪婪的卡拉馬助夫型的人們，有時也很愛小孩。小孩們，七歲以下的小孩們，離開大人很遠：完全好像是另一種生物，帶着別種天性。我在監獄裏認識一個强盜：他在幹他的營生的時候，夜裏闖進人家裏，有時殺死全家的人，同時還弄死幾個小孩。但是坐在監獄裏的時候，竟奇特地愛他們。他從監獄的窗裏祇做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看望在監獄的院裏游玩的小孩們。他讓一個小孩時常到窗下來找他，那小孩竟和他十分要好。……你不知道，我說這些話是為了什麼，阿萊莎？我的頭有點痛。我覺得憂愁。」

「你說話的神色很奇怪，」——阿萊莎不安地說，——「你好像犯着瘋病。」

「帶便說一說，在莫斯科有一個保加利亞人最近對我講，」——伊凡．費道洛維奇繼續說，好像沒有聽到他的兄弟的說話，——「土耳其人和切爾卡斯人在保加利亞境內到處作惡，因為懼怕斯拉夫人的叛變，便焚殺姦淫，把囚犯耳朵用鐵釘釘在圍牆上面，就這樣留到早

晨，到早晨再絞死他們，一切的情形是無從描寫的。平常有人形容人們的殘忍是「獸性的，」其實這對于野獸很不公平，也是可氣：野獸從來不會像人那般殘忍，那般巧妙地，那般藝術化地殘忍。老虎祇是啃，撕，祇會做這些事。牠決不會想到用釘子把人們的耳朶整夜地釘住，卽使牠甚至會這樣做。這些土耳其人竟狂熱地磨折着孩子們，從用刺刀把他們向母親的肚腹裏挑出起，一直到把乳孩拋向空中，當着母親們的眼前，用刺刀托住爲止。最感到甜蜜的就是當着母親們的眼前。現在請看一幅使我十分感到興趣的圖畫。有一個乳孩抱在戰慄着的母親的手裏，闖進來的一羣土耳其人包圍着他們。那些土耳其人想出了一個快樂的玩意：他們引逗嬰孩，發出笑來，逗嬰孩笑，他們得了成功，嬰孩居然笑了。在這時候，一個土耳其人在離開他的臉四俄寸的距離內舉起手槍朝他瞄着。男孩快樂地笑着，兩手伸過去，想抓手槍，忽然那個藝術家一直朝他的臉上撥動引發機，擊碎了他的腦袋……帶着藝術性，不是麼？聽說，土耳其人很愛吃甜東西。」

「哥哥，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阿來莎問。

「我以爲，假使魔鬼並不存在，而是人創造他出來的，那末人創造他是照着自己的模型和形貌。」

「這樣說來，創造上帝也是如此呀。」

「你真是會轉換話句，像博洛尼伏司在漢恩烈裏所說似的，」——伊凡笑了，——「你這句話把我捉住了；聽它去罷，我很喜歡。你的上帝還能好到那裏，既然人是照了自己的模型和形貌創造出他來的。你剛纔問我，爲什麽我說這些話。你信不信，我是一些事實的愛好者和收集者。你還信不信，我從各種報紙上和隨便什麽小說上把幾種故事記載下來，並且收集攏來。我現在已經收集了許多材料。土耳其人自然也在收藏之列，但是他們全是外國人。我還有自已家裏的玩意，甚至比土耳其人還好。你知道，我們這裏毆打的事例更多些，棒子和鞭子更多些，這是具有民族性的特色的。在我們這裏用釘子釘耳朵的事情是被認爲無意義的，我們到底是歐羅巴人，但是棒子和鞭子却是我們的，不能奪走的。在國外現在似乎完全不打人，是不是風俗純良起來，還是立了一宗人似乎不能打人的法律，但是他們用別種，也是和我們一樣純粹民族性的東西報酬了自已，而且民族性化到似乎在我們這裏已不可能的程度，雖然好像我們這裏也開始染上，特別是在我們的上等社會裏，從宗教運動的時代起。我有一本有趣的小册子，從法文翻譯的，裏面說在五年以前不久的時候，在日內瓦，有一個二十三歲的惡徒和兇手被處死刑，他名叫里沙爾，身材好像很小，在臨上斷頭台以前懺悔他的罪惡，信奉了基督教。這個里沙爾是私生子，還在六歲上就被父母贈送給瑞士山上的牧人，由他們把他養大，以後，再叫他做工。他長大起來的時候像一隻小野獸，牧人們什麽也不教他

，七歲起就打發他看牲畜，在雨雪寒冷的時候，差不多沒有衣裳穿，也幾乎不給他東西吃。他們這樣做，自然誰也沒有想一想，誰也沒有懺悔，相反地，還認自己有完全的權利，因爲里沙爾是當作物件一般贈送給他們的，他們甚至不認作有給他吃東西的必要。里沙爾自己供出，他在這幾年內像福音書裏的浪子，十分願意吃給預備喂肥了出賣的母猪吃的麵餅，但是甚至還不給他吃，每當他到猪羣裏偷吃的時候，竟毆打他，這樣度過了他整個的童年和青年，一直到完全長大的時候，在力氣大了以後，他就出去行竊。這野人到日內瓦去荏零工賺錢，賺到錢就喝酒，生活得像一隻畜生，結果是殺死了一個老人，刼去了錢財。他被捉住，加以審判，判了死刑。那裏是沒有感傷主義化的。在監獄裏，牧師們和各種基督教會社的會員們，還有些慈善的貴婦人們全把他包圍起來。他們在監獄裏教他讀書寫字，起始給他講解福音，譬解給他聽，勸解他，拉住不放手，把他磨着，逼着，到後來他自己莊嚴地承認了自己的罪。他受了洗禮。他自己上書法院，說他做了惡徒，到底蒙上帝賜與光明，還送來了天福。日內瓦整個騷動了，整個慈善的，虔信的日內瓦。所有高尙的，有教養的人們全奔到獄中；吻着里沙爾，抱着他：『你是我們的兄弟，天福降到你身上來了！』里沙爾自己惟有感動得哭泣：『是的，天福降到我身上來了！以前我在童年和青年的時代，喜歡吃喂猪的料，現在天福降到我的身上，我將在這裏死去！』——『是的，是的，里沙爾，你應該在主裏死去，你流了血，

應該在主裏死去。你羨慕喂豬的食料，偷吃的時候，人家打你，（你還稱做得很不好，因爲偷竊是不准的，）那時候你完全不知道上帝，你並沒有錯處，——但是你流了血，就應該死去。」到了最後的一天，身體衰弱異常的里沙爾不斷地哭，每分鐘反覆地說：「還是我最好的一天，我要到上帝那裏去了！」——「是的，」——牧師們，司法官們和慈善的貴婦人們喊，——「還是你最有幸福的一天，因爲你到上帝那裏去！」大家全走到斷頭台那裏，隨着一輛可恥的馬車，上面載着里沙爾。有人坐在馬車裏，有人步行。於是到了斷頭台那裏，大家對里沙爾喊道：「死罷，我們的兄弟，死在主的懷裏，因爲天福降到你的身上來了！」於是里沙爾弟弟被一些弟兄們吻够了以後，被拉到斷頭台上，放在斷頭機上。他們在弟兄友善的形式下面，砍下他的腦袋，就爲了天福降到他的身上。這是很特徵的一段故事。這本小冊由俄國上等社會裏路得教的慈善家們譯成了俄文，分送出去，預備在報紙和其他刊物上免費刊載，作爲開化俄國農人之用。里沙爾的事件，其好處在於帶着民族性。我們這裏對於砍去兄弟的頭，祇是爲了他成爲我們的兄弟的緣故，又祇是爲了天福降到他身上來的緣故，未免覺得離奇，但是我要重複說，我們也有我們自已的東西，並不比較壞些。我們在毆打的時候感到一種歷史性的，直接的，十分親近的愉快。湼克拉騷夫有一首詩，說農人用鞭子抽打馬的眼部，「朝馴服的眼睛上」打去。這是誰都看見的，這是俄羅斯的特色。他描寫一匹乏力的馬，

因爲負載太多，拉着大車，陷在泥裏，拉不出來了。農人打牠，惡狠狠地打牠，打得自已也不明白在做什麼事情，像喝醉了酒似的痛打着，打了無數的鞭：「卽使你沒有力氣，也應該拉，死也要拉！」那匹駑馬掙扎着，他起始朝這沒有保障的東西的眼睛上，哭泣的，「馴服的眼睛」上面痛痛地毆打。牠用盡自已的力氣掙脫，到底拉過去了，一邊走，一邊抖栗，沒有呼吸，好像斜側着，一跳一跳地，顯得又不自然，又可恥，——涅克拉騷夫那首詩眞是可怕得很。但這祇是一匹馬，馬是上帝送給我們預備毆打的。韃靼人對我們這樣解釋，還送了一根鞭，作爲記念。然而人也是可以毆打的。一個有智識，有學問的老爺和他的太太用棍子揍親生的女兒，七歲的小孩，——關於這件事情我會詳細記載下來。父親看見樺條帶着小枝很高興，他說：「可以刺得利害些，」於是起始「刺」他的親生女兒。我確切知道，有些抽打的人越打性情越加暴烈，一直到色情狂，眞正的色情狂的地步，越多打一下，這情形越見進步。抽打一分鐘，五分鐘，又來十分鐘。越打越利害，越打越痛。嬰孩喊着，後來不能喊了，喘不過氣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這件事情後來不體面地到了法庭。雇了律師。俄國農人早就稱呼律師爲訟師。律師替自已的主顧辯護：「這是十分普通的，家庭間的，尋常的事件，父親打了女兒一頓，竟弄到法庭上來，眞是我們現代丟臉的事！」被勸信了的陪審官們退庭，下了無罪的判決。傍聽的羣衆因爲那個磨折小孩的人被判了無罪，竟快樂得



吼叫起來。——唉，可惜我不在那裏，否則我可以提出一個建議，用磨折人的名義設立獎學金！……眞是有趣的圖畫。但是關於小孩子們，我還有更好些的故事，關於俄羅斯的小孩，我收集了許多，許多的材料，阿來沙。有一對父母，「很可尊敬的，有學問，有教養的做官的人家，」仇恨一個五歲的小女孩。我還要正確地聲明一句：許多人有特別的性格，——那就是虐待小孩的一種癖愛。然而他們僅祇虐待小孩。這種虐待者對於其餘種類的人們十分客氣而且馴從，頗像有學問的，人道主義的歐羅巴人，却很愛虐待小孩，甚至愛虐待自己的小孩。也就是小孩們的無保障的一點引誘着虐待者，小孩子們是無路可走，無人可訴的，他們具有安琪兒般的信任心，——這倒使虐待者的卑賤的血沸騰起來。自然，內中總歸藏着一隻野獸，——惱怒的野獸，由于被虐待的犧牲品的呼喊而感到色慾沸騰的野獸，從鎖練上抑止不住地逃掉的野獸，因爲荒唐生活得了病，得了痛風，肝氣病的野獸。這一對有學問的父母把各色各樣的虐待的行爲加在這可憐的五歲的女孩身上。他們打，抽，用脚踹，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把她的整個的身子變成許多紫血凍。後來甚至到了極精緻的地步：在寒冷冰凍的時候，把她整夜關在廁所裏面，又因爲她夜間不說自己要大小便，（好像五歲的嬰孩，睡時做着安琪兒般的結實的夢的，還能在這樣年紀學會自己說出來似的，）——就爲了這，竟用她自己的糞塗在她的臉上，又逼她吃這糞，而這是母親，母親逼他的！這位母親夜裏聽見

了被關在骯髒處所的可憐的嬰孩的呻吟，竟還能睡得着覺！你明白不明白，這小小的生物，還甚至不會了解，爲什麼人家這樣對待他，在骯髒處所，黑暗和寒冷中，用小拳頭叩擊痛楚異常的胸脯，流出不兇惡的，煦和的眼淚，向「上帝」哭泣，求他保護他。你明白這醜行麼，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馴從的沙彌？你明白不明白這醜行有什麼需要，並且是如何造成的？有人說，沒有這，人便不能活在世上，因爲將不能辨識善惡。爲什麼要辨識善惡，既然這須用去這許多代價？因爲整個世界的眼睛還不値這嬰孩向「上帝」祈求時的一淚。我不說關於大人的痛苦，他們已吞食了蘋菓，隨他們去好了，讓魔鬼把他們捉去就是了，但是這些孩子，這些孩子！我磨折着你，阿萊莎，你彷彿心不在焉似的。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停止。」

「不要緊，我也想受點磨折，」——阿萊莎喃喃說。

「一幅圖畫，還祇有一幅圖畫，而且是由于好奇，很具特徵的，主要的是剛從一本古典的集子裏讀到的，不是檔案，便是古代，應該要查問一下，甚至忘記在那裏讀過的了。這事情發生在農奴制度最黑暗的時代，還在本世紀的開始時候，農民解放者萬歲！在本世紀初葉，有一位將軍，是交游廣闊的將軍，又是富有資財的地主。他是那類的人，（自然這類人在當時也好像不很多的，）在退職休息以後，幾乎要深信他已經握有自己的臣民的生死之權。

當時是有這類人的。這將軍住在有兩千靈魂*的采地裏，過着奢華的生活，把一些小鄉鄰當作自己的食客和丑角看待。廐狗裏養着幾百條狗，幾乎有幾百個狗夫，全穿上制服，騎在馬上。有一個農僕的男孩，很小的孩子，祇八歲，在游玩的時候不留神擲了一塊石塊，把將軍心愛的一隻獵狗的腿弄傷了。「為什麼我的愛狗的腿跛了？」有人稟報說，是那個孩子扔了石頭，把牠打傷的。「啊，是你呀，」——將軍看了他一眼，——「把他抓起來！」於是他被捕了，從他母親手裏奪了去，整夜坐在監牢裏，早晨天剛亮，將軍就全副武裝地出外行獵，坐在馬上，許多食客，狗，狗夫，獵人，全圍在他身邊，大家也騎着馬。全體農僕被喚來受訓，站在最前列的是那個犯罪的小孩的母親。男孩從監牢裏帶了出來。一個陰沉寒冷，霧氣重重的秋天，行獵最相宜的天氣。將軍下令脫去男孩的衣服，於是他被剝得精光。他身體抖索，駭怕得發瘋，不敢叫一聲……「趕他！」——將軍下令。「快跑，快跑！」——狗夫朝他喊，男孩跑了……「捉他呀！」——將軍厲聲叫喊，把全體獵犬放出去捉他。當着母親眼前，一羣獵犬奔過去，把這嬰孩撕成碎塊！……那位將軍後來好像被宣告為應受監護的人。唔……應該把他怎麼樣？槍斃麼？為滿足道德的情感，加以槍斃麼？你說，阿萊莎！」

「槍斃！」——阿萊莎輕輕地說，帶着慘白的，歪曲的微笑，眼睛抬起來看着哥哥。

*即農奴

「好極了！」伊凡高興得叫喊了——「既然你這樣說，那末……你這苦行僧！你的小心要有小鬼坐着，阿萊莎·卡拉馬助夫！」

「我說了荒誕的話，但是……」

「你道一「但」却「但」得對了……」——伊凡喊，——「你要知道，沙彌，荒誕的話是地上極需要的。世界就站在荒誕上面，沒有它也許完全不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事。」

「你知道什麼？」

「我一點也不明白，」——伊凡繼續說，似乎說着譫語，——「現在我也不願意明白。我願意留在事實的身邊。我早就決定不去明白。假使我想明白些，我立刻便會對事實變心，而我是決定留在事實的身邊的。」

「為什麼你試探我？」——阿萊莎忽然悲感地喊，——「你到底對我說不說？」

「我自然會說的，我這樣開始，就是預備說的。你對於我是很寶貴的，我不願意把你放過，決不讓給你的曹西瑪。」

伊凡沉默了一分鐘，他的臉忽然顯得很悲愁。

「你聽着我說話：我所以單單提出小孩子們，就為的是明顯些。關於人類的其餘的淚，整

個地上從地皮到地心都浸潤刲的。——我不說一句話，我故意弄窄了我的題目。我是一隻臭蟲，我低卑地承認一點也不能明白，這一切爲了什麼這樣安排着。那是人們自己的錯處：將天堂給了他們，他們却願意自由，偷了天上的火，自己知道自己會不幸的，所以也用不着憐惜他們。照我的意思，照我的，可憐的，地上的，歐幾里得式的腦筋，我祇知道苦痛是有的，錯處是沒有的，有因必有果，直接而且簡單得很。我知道——我需要復仇，否則我會戕害自己的。而這復仇並不在無窮盡的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却就在這地上，又須使我能够親自見到。我有信仰，我願意自己看到，假使到了那時候我已死去，那末應該使我復活轉來，因爲假使一切全發生在沒有我在面前的時候，那是太可氣的事情。我的受痛苦，並不是爲了把自己，把我的罪惡和痛苦當作肥料，灌進未來的和諧裏去，我願意親眼看見麀麂睡在獅子身傍，被殺害的人立起來，和殺他的人擁抱。在大家忽然明白了爲什麼這一切是這樣的時候，我願意也在場。一切地上的宗教全樹立在這願望上面，而我是相信的。但是關於孩子們，那時候我應該怎樣安排他們？這是我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可以重複一百次。——問題是很多的，但是我單提出一些孩子們，因爲我應該說的一切話是明顯得無可辯駁。你聽着……假使大家全應該受痛苦，爲了用痛苦來購買永恆的和諧，那末小孩子們在這上面有什麼關係呢？請你對我說一下子！完全不能明白，他們爲了什麼應該受痛苦，他們爲什麼要用痛苦購買和諧？爲了什

麼他們也變成了材料，而用自己來做別人的未來的和諧的肥料！人們裏面犯罪時的一致行動我明白的，復仇時的一致行動我也明白的，但是不能和孩子們發生犯罪的一致行動。如果他們和父親們在父親們的一切罪行裏一致行動是眞實的，那末自然這眞實並不出于這個世界，而爲我所不能了解的。有的滑稽的人也許要說小孩終歸會長大成人，來得及成人的，但是他並沒有長成，在八歲時就被羣狗撕成碎塊。阿萊莎，我並不是褻瀆神明！我也明白，那將是如何震撼宇宙，那時候天上地下的一切融合爲合一的，頌禱的聲音，一切活着的和活過的全都喊叫：『你是對的，主，因爲你的路途開了！』在母親和嗾使狗羣撕碎她的兒子的磨折者互相擁抱，三人全含淚喊叫：『你是對的，主，』的時候，認識的寶冠自然卽將到達，一切都解釋明白了。但是到了這裏應該停頓起來，因爲我不能承受這個。我活在世上時，我忙着爲自己打算一切。你瞧，阿萊莎，也許果眞會發生那種情形，就是當我自己活到那個時候，或是活轉來看到那盛世的時候，我自己也許要同大家一起看着母親和磨折她兒子的人互相擁抱，而齊聲呼喊：『你是對的，主！』但是當時我決不願意喊出來。在還有時間時，我忙于保障自己，所以完全不能承受最高的和諧。它比單祇一個被磨折的嬰孩的眼淚還不値，——這嬰孩用小拳頭叩擊自己的胸脯，在臭氣薰天的狗廐裏用贖不盡的眼淚向上帝禱告。所以不値，是因爲他的眼淚是贖不盡的。它是應該贖盡的，否則便不會有和諧了。但是你用什麼，用什麼

來賭取眼淚呢？難道還是可能的麼？莫非是用報復的方法？但是我需要報復將有什麼用？使磨折者入地獄於我有什麼用？在已經受够了磨折的時候，地獄能有什麼補救呢？既然是地獄，還有什麼和諧？我願意寬恕，我願意擁抱，却不願再多受痛苦。假使小孩子們的痛苦是用來補充爲購買眞理必需的痛苦的總數，那末我預先聲明，這眞理是不值這樣的代價的。我不願使母親和嗾使惡狗撕碎她的兒子的人互相擁抱！她不應該寬恕他！如果她願意，她可以爲自已寬恕，她可以將慈母的無邊涯的痛苦對磨折者寬恕；但是她的被撕碎嬰孩的痛苦，她並沒有寬恕的權利，不應該寬恕磨折者，即是嬰孩自已寬恕了也是不應該！既然如此，既然他們不應該寬恕。那末和諧在那裏呢？全世界裏有沒有一個人可以有寬恕權利的？我不願有和諧，爲了對於人類的愛而不願。我願意使苦痛成爲不可報復的。我最好是停留在我的無從報仇的痛苦和我的無從抑制的憤怒上面，那怕我是沒有理的。和諧被估計得太貴了，我們出不起這許多錢來購買入場券。所以我趕緊把入場券繳還。假使我是誠實的人，理應繳還出來，越早越好。我這樣做，我不是不承受上帝，阿萊涉，單祇是將入場券恭敬璧還給他而已。」

「這是叛逆，」——阿萊涉輕聲說，低下頭來。

「叛逆麼？我不願聽你說這樣的話，」——伊凡帶着深刻的感情說，——「能不能靠叛逆生活，然而我是願意生活的。請你自已對我直說，我要求你，——請你回答：假使你自已

要建築一所人類命運的房子，目的在於最後造福人類，給予他們和平和安謐，但是爲了這，必須而且免不了要磨折單單一個小小的生物，就是那個用小拳頭叩擊胸脯的嬰孩，在他的無可報復的眼淚上面建造這所房子，你答應不答應在這個條件之下做這房子的建築師呢？請你直說，不要說謊！」

「不，我不能答應，」——阿萊莎輕聲說。

「你能不能承認一個觀念，那就是你替他們建築的人們會自己同意在一個受磨折的小人的無理由可解釋的血上面承受自己的幸福，而且在承受了以後，仍舊永遠成爲有幸福的人們？」

「不，我不能承認，哥哥，」——阿萊莎忽然說，眼睛閃耀了一下，——「你剛纔說：全世界裏有沒有一個人可以有寬恕的權利？這人是有的，他能够寬恕一切，把一切，而且爲一切寬恕，因爲他爲了一切人，爲了一切物，捨與了自己的淸白的血。你忘記了他，房子就樹立在他的上面，大家對他喊：「你是對的，主，因爲你的路途開了。」」

「還是「單一的無罪的人」和他的血！不，我沒有忘記他，相反地，還老覺得奇怪，怎麼你許久不提出他來，因爲照例在辯論的時候你們大家最先把他提出來。阿萊莎，你不要笑，我曾經編了一首史詩，在一年以前。如果你能够再費去十分鐘，我可以講述給你聽。」

「你寫了史詩麽？」

「不，沒有寫，」——伊凡笑了，——「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做過兩句詩。但是我想出這史詩，而且記下來了。熱烈地想起來的。你是我的第一個讀者，也就是聽者。果眞地，爲什麽作者要喪失唯一的聽者呢？」——伊凡冷笑了一下。——「講不講？」

「我很願意聽，」——阿萊莎說。

「我的史詩名爲大宗教裁判官，——是離奇的東西，但是我願意給你講一遍。」

第五章　大宗教裁判官

「在這裏沒有序言也是不成功的，——那就是說沒有文學的序言。」——伊凡笑了，——「嗤！其實我是什麼著作家！你瞧，我這段故事發生在十六世紀，在那個時候，——不過你從學校的課本上總是早就知道的，——在那個時候恰巧有在詩體作品內把天神們引到地上來的習慣。關於但丁我且不提。在法國，法庭裏的雇員和修道院裏的僧士扮演整本的戲劇，裏面把聖母，安琪兒們，聖徒們，基督和上帝自己全搬到舞台上來。囂俄的巴黎聖母院寫出老巴黎，路易十一朝代，為慶祝法國太子的生辰，在市政廳裏演出一幕含教訓意義的，給大家免費觀看的戲劇，名叫"Le bon jugement de la tres sainte et gracieuse Vierge Marie."（聖母瑪麗亞仁慈裁判記。）劇本裏聖母親身出場，說出她的 Bon jugement。我們莫斯科在大彼得以前的古時代，也時常演着近乎話劇的戲，特別是舊約裏的材料，但是除去劇本以外，當時還有許多小說和「詩」流傳於世，裏面在必要的時候有聖徒，安琪兒和全體天神活動着。我們的修道院裏也從事於翻譯，抄寫，甚至編寫這類的史詩，而且在韃靼人統治的時代。例如說，有一篇修道院的史詩，（自然是從希臘文譯來的：）題目是聖

母遊地獄記，它的畫面和大膽不亞於但丁的作品。聖母親臨地獄，由使徒米卡益爾領導。她看到罪人和他們所受的苦刑。內中在油煎湖上有一隊極有趣的罪人！有些人沉在湖裏，怎樣也不能泅出來，「那些人已經被上帝遺忘了，」——這是一句異常深刻而且有力的言辭。於是驚愕而且流淚的聖母跪在上帝的寶座前面，爲地獄裏的大衆請求赦免，爲她所見到的一切人，無分選擇。他同上帝的談話是極有趣的。她哀求着，她不肯離開，當時上帝把她的兒子被釘着的手足指給她看，問她：我怎麼能赦免他的磨折者？於是她吩咐全體聖徒，苦行者，安琪兒和使徒們同她一齊跪下，祈求赦免不加選擇的一切人。結果是她向上帝求到每年從耶穌受難日到三一節停刑，地獄裏的罪人們立刻感謝上帝，向他喊：「你是對的，主，你這樣裁判。」我的那篇史詩如果在當時發現，也是這類的性質。場面上發現了他；果然，他在史詩裏不發一言，衹是出現一下，走了過去。已經過了十五世紀，他曾發出來到自己的天國裏的誓言，已經有十五年，他的預言者寫着：「看呀，我快來的。關於日子和時刻甚至我也不知道，惟有我的天父知道，」——這還是他在地上時自己說的。但是人類等候他，懷着以前的信仰和以前的感動的心情。喔，甚至還懷着更大的信仰，因爲已經過了十五世紀，人們已經停止看見天上的信號：

「天上的信號未到，

信心上所說的罷。」※

也惟有信仰心上所說的了罷！誠然，那時有許多奇蹟發現。有些聖徒會作神奇的治療；根據另一些聖者的傳記，天上的女皇曾親身光降到他們那裏。但是魔鬼決不肯打盹，人類裏開始對於這些奇蹟的眞實性發生疑惑。恰巧當時在德國北部出現了可怕的新的邪教。「像火炬一般」（那就是敎會）的巨星「落在水源上，水變苦了。」這些邪敎徒開始褻瀆上帝，否認奇蹟。但是信仰的人們却更加信仰得熱烈了。人們的眼淚照舊升到他的面前，等待他，愛他，希望他，渴求爲他受痛苦而且死亡，和以前一樣……人類懷着信仰和火燄禱告了許多世紀：「耶和華，神快來呀。」他們向他祈禱了許多世紀，到後來他懷着莫可測量的慈悲心腸，親臨到祈禱者面前。他以前也曾降臨到一些聖者，苦行者，聖隱修士那裏，當他們還活在世上的時候，在他的行述裏曾有記載。我們的屈得柴夫※※深信他的話語的眞實，曾寫下後面的詩句：

「負着十字架的重載，

※席列詩願望裏的句子。

※※俄國詩人。

穿奴服的天上的星，
走遍了親愛的大地，
到處給大衆們賜福。」※

我可以對你說，這事情一定是這樣的。他想在民衆前面發現片刻，——在那些受磨折，受痛苦，沉在罪孽裏，却像嬰孩般愛他的民衆前面。事情發生在西班牙的塞維爾地方，在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時代，各地每天燒起火堆，頌禱上帝，

在豔麗奪目的火堆上，
燒死狠惡的邪教徒。

喔，這自然不是在時代的末紀，照他所預言的，帶着天上的榮譽，親自降臨的一段事情，那事將突然發生，像「閃電一般，從東方閃到西方。」不，他祇願在片刻的時間內光降到他的孩子們那裏去，而且恰巧在活燒邪教徒的地方。他露着無可比擬的慈悲，又從人羣中間走過，仍舊是十五世紀以前在人羣中間行走了三十三年的原來的人形。他走到那個南方城市的「熱行人道」上，在那裏，恰巧剛剛在頭一天，在「豔麗奪目的火堆上，」經國王，宮庭，騎士，主教長和美麗的宮庭的貴夫人們到場，在整個塞維爾城多數民衆的前面被紅衣主教，大宗教

※屈得柴夫可憐的鄉村中句

裁判官，一下子燒死了幾乎成百的邪教徒，ad majorem gloriam Dei.※※他靜悄悄地，不知不覺地出現。可是眞奇怪，大家全認出他來。這應該是我那首史詩裏最好的一段，——那就是描寫爲什麼人們認出他來。民衆用萬夫不當的力量趨向到他的面前，圍住他，四圍堆積了一大羣，還跟隨着他。他默默地在他們中間走着，懷着無盡的同情的靜謐的微笑。愛的陽光在他的心上燃燒，光明，文化和力量的光線從他的眼裏流出，射到別人們的身上，交流的愛震撼他們的心。他的兩手伸向他們，爲他們祝福。祇要和他一接觸，甚至祇要觸到他的衣服，就發生了治療的力量。人羣裏一個老人喊道，他是從小就瞎了眼睛：「主，治愈我罷，讓我能看到你，」好像一片魚鱗從他的眼上落下，盲者看到了他。羣衆哭泣了，吻着他走過的土地。孩子們把花朶扔到他面前，喊着："Hosanna."※「這是他，這是他自己，」——大家反覆地說，——「這應該就是他，還不是別人，就是他。」他在塞維爾教堂的基階上面止步，那時候有人哭泣着將一個敞開的，小孩的白色棺材抬進教堂，棺材裏裝着七歲的女孩，一位名人的獨生女，死孩全身躺在鮮花裏面。「他會使你的小孩復活的，」——羣衆裏有人對哭泣的母親喊。出來迎接棺材的教堂裏的牧師疑惑地看着，皺緊了眉峯。

※※義作：「爲了上帝偉大的榮譽。」

※希伯來頌讚上帝語。

死孩的母親的哭聲傳遍了四處。她跪在他的腳前：「假使果眞是你，請你把我的小孩復活轉來！」——她喊着，向他伸手，殯葬的行列停止了，小棺材放在台階上，他的腳下。他慈悲地看着，他的嘴唇輕聲說出：「起來罷，女孩。」小女孩在棺材裏抬動了，坐下來看望，張大的，驚訝的小眼睛轉來轉去，發出微笑。她的手握着一把白玫瑰，就是她躺在棺材時放在傍邊的。人羣裏生出騷動，呼喊，嗚咽。忽然就是這時候，紅衣教主，大宗教裁判官，親身走過教堂的廣場。他是近七十歲的老人，身高而挺直，臉龐削瘦，眼眶陷落，却還從裏面發出像火星似的光輝。他並沒有穿華麗的紅衣主教的服裝，在昨天燒死羅馬教的敵人的時候在民衆前顯耀着的服裝，——不，在這時候他祇穿舊的，粗糙的，僧士的袈裟。他的一些陰鬱的助手和奴隸，還有「神聖」的衞隊在一定的距離內跟着他。他在羣衆前面止步，遠遠裏觀察着。他全都看見了，他看見那口棺材如何放在他的腳下，看見女孩如何復活。他的臉上發了陰影。他皺緊灰色的，濃厚的眉毛，他的眼神裏閃出熙壽的火光。他伸出指頭，吩咐衞隊拿他。他的威力有多少大，民衆如何受了馴服，服從他，戰慄地聽他的話，竟使民衆當時就給衞隊讓出一條道路來了。就在突然來臨的死寂之中，他們把他捉住，帶走了。羣衆立刻像一個人似的匍匐在地，朝老宗教裁判官叩頭，他默默地向民衆祝福，走了過去。衞隊把囚人帶進狹

窄的，陰沉的，拱頂形的監獄裏面，在聖裁判所的古房裏，還上了鎖。白天過後，黑暗，悶熱，「窒息」的塞維爾的夜來臨了。空氣裏發出「桂葉和檸檬的氣味。」在深沉的黑暗之中，監獄的鐵門突然開啓，大宗敎裁判官親自持了火炬在手，慢吞吞地走進獄裏。他停在門前，長久地，（有一兩分鐘，）注視他的臉，後來輕輕兒挨近了前來，火炬放在桌上，對他說道：

「是你麼？是你麼？」——沒有取到回答，他迅快加上去說，——「你沉默着，不要回答。你能說出什麼話呢？我深知道你要說什麼話。你也沒有權利在你以前說過的話語上再加添什麼話，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妨礙我們？因爲你是來妨礙我們的。你自己也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明天將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願意知道：眞的是你，或者祇是他的形貌。但是到了明天，我將加以裁判，把你在火堆上燒死，當作一個最凶惡的邪教徒，而今天吻你的脚的那些民衆，明天就要經我的手臂一揮，奔到你的火堆前面添煤，你知道不知道？是的，你也許知道這個，」——他在深刻的沉思裏加上這句話，眼光一刹那也不從他的囚人身上脫掉。

「我不十分明白，伊凡，這是什麼意思？」——一直在默默地聽着的阿萊莎微笑了，——「簡直就是無邊涯的幻想，或者是老人的什麼錯誤，一種不可能的 qui pro quo？



「就算是最後的罷，」——伊凡笑了。——「假使現代的現實主義這樣把你慣壞，你不能消受一點理想化的東西，——你說是 qui pro quo，就算是罷。這話是實在的，」——他又笑了，——「老人已經九十歲，他早就會固定在一個觀念上而發瘋。也許囚人的外貌使他吃驚。最後，也許祇是譫語，一個九十歲臨死前的幻影，又因爲他爲了昨天的火堆上燒死一百個邪教徒而感到性格的暴燥。管它是 qiu pro quo，管它是無邊涯的理想，對於你我不是一樣的麽？事情祇是因爲老人需要表示自己的意見，爲了九十年而表示自己的意見，講出整個九十年沉默着的一切。」

「囚人也是沉默着麽？看着他，不說一句話嗎？」

「大概就是這樣，甚至在一切事情方面都是這樣，」——伊凡又笑了，——「老人自己對他說，他沒有權利在你以前說過的話語上再加什麽話。要知道，至少照我的意見看來，羅馬加特力教的最主要的特質就在於此：『一切既已由你傳給教皇，現在一切都在教皇的手掌上面，你現在完全不來也可以，至少暫時你不應該出來妨礙。』他們不但說出這種意義的話，

※」

※即誤會

•却還寫了下來，至少詭辯家是這樣的。還是我自己從他們的神學家的著作裏讀到的。「你有沒有權利給我們發現你所由來的世界裏的一個祕密？」——我的老人問他，自己就替他回答道：：——「不，你沒有權利，你不能在你以前說過的話語上再加添什麼，你也不能奪去人們的自由，這自由是你在地上的時候那樣擁護着的。你重又發現的一切將侵犯人們信仰的自由，因爲會像奇蹟似的出現，而他們信仰你的自由，還在那個時候，還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就比一切都珍貴。是不是你在那時候常說：「我願意使我們成爲自由的」麼？但是你現在看到了這些「自由」的人們了，」——老人忽然補上去說，帶着沉鬱的訕笑。——「是的，這事情使我們化去極貴的代價，」——他繼續說，嚴厲地看着他，——「但是我們終于做完了這事情，爲了你的名。十五世紀以來我們爲了這自由受着痛苦，現在這已經完了，完得很結實。你不相信完得結實麼？你溫和地希望着我　　甚至連憤怒也不賜給我麼？但是你要知道，現在，就是現在，這些人們比任何什麼時候也相信，他們完全自由，他們自己將他們的自由送給我們，馴順地將它放在我們的脚傍。但這是我們做的事情，你希望的是這個，是這樣的自由麼？」

「我又不明白了，」——阿萊涉打斷他的話，——「他是諷刺，嘲笑麼？」

「一點也不。他把克復了自由一事認爲是他和他的人們的功績。」他又說，他們這樣做

法，是爲了使人們有幸福。「因爲祇是到了現在，（他自然指的是宗教裁判制度時代，）纔可以初次想到人們的幸福。人造出來就是叛逆者；難道叛逆者能有幸福麽？已經有人警告你了，」——他對他說，——「你沒有缺少警告和指示，但是你不肯聽這警告，你不承認那條可以使人們有幸福的道路，但是幸而你臨走的時候，把這事情交託給我們。你答應，你用話語證實，你給予我們緊縛和解縛的權利，你自然已經不能再想現在從我們手裏奪去這個權利。你爲什麽跑來妨礙我們呀？」

「沒有缺乏警告和指示是什麽意思？」——阿萊莎問。

「但這是老人想說出來的話語的主要的部分。」

「『一個可怕的，聰明的精靈，自我毀滅和無存在的精靈，』——老人繼續說，——『偉大的精靈在曠野裏同你說話，聖經裏告訴我們，他似乎把你「誘惑」了。對不對？能不能說出再比他在三個問題對你發現的一切眞實些的話，——而這一切是你不肯承認的，是聖經裏稱爲「誘惑」的？但是假使什麽時候地上實現了眞正的，偉大的奇蹟，那末就在那一天，就在三種誘惑的一天。奇蹟就在這三個問題的發現上面。假使可以設想，祇是爲了試驗和譬喻起見，那個可怕的神靈的三個問題無影無蹤地在聖經裏消失，必須予以恢復，重新想出來，編出來，以便再記到聖經裏面，爲此召集了地上一切聖者，——掌政權的人們，總牧師，學

者，哲學家，詩人，給他們出了課題：試想出，編就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不但必須適合事件的範圍，而且還可以用三句話，祇用三句人說的話語，表現世界和人類的本來歷史，——那末你是不是以為地上一齊聯結的一切智慧可以想出在力量和深度方面和那位勇武聰明的神靈在曠野裏對你實際提出的三個問題相似的東西麼？單就這些問題來說，單就這些問題發現的奇蹟來說，便可明白，這與人類的，流行的智性無關，而涉及永恆的，絕對的智性。因為人類將來的全部歷史就在這三個問題上聯成一個整的東西，而且預先說了出來，還在這上面發現了三個形象，凡是整個大地上一切無從解決的，歷史上的人性的矛盾都齊集在一起。那時候還不能這樣明瞭，因為未來是不可知的，但是現在，過了十五世紀以後，我們看見一切在這三個問題上都猜料得，預言得十分詳盡，而且確切地實現了，所以增添或減少都是不必的了。

「你現在自己決定，誰是有理的：你呢？還是當時問你的人？你把第一個問題回憶一下：雖然不是原來的辭句，但意義是這樣的：「你想進入人世，光着手走去，帶着某種自由的誓約，而他們為了平庸和天生的不諳禮節，不能理解這誓約，還對它生畏懼之心，——因為在人類和人類的社會方面比自由難於忍耐的是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的！你看見這不毛的，燒炙的沙漠上的石頭麼？你如把那些石頭變成麵包，人類會像羊羣一般隨在你的後面走路，莊

嚴而馴順，雖仍在永遠地戰慄，生怕你撤回你的手，你的麵包即將停止。但是你不願意剝奪人類的自由，拒却了提議，因爲你這樣推論，假使馴順是用麵包買來的，那末有什麼自由可言呢？你反駁說，人類不單靠麵包生活，但是你要知道，大地的神會用了這麵包的名，對你背叛，同你交戰，戰勝你，大家全要隨他的後面走去，喊道：「誰和這野獸匹敵，他從天上給我們取來了火！」你要知道，再過了許多世紀，人類將用智慧和科學的嘴宣告沒有犯罪，便也沒有罪孽，而祇有飢餓的人羣。「先給食物，再問他們道德！」——在旗幟上將這樣寫着，這旗幟將豎起來反對你，用來摧壞你的廟宇。在你的廟宇的地基上將建築一所新的大廈，重新造起可怕的巴比倫的高塔，雖然這高塔沒有造齊，和以前的那座一樣，但是你總還可以避去這高塔，而使人們的痛苦縮短千年，——因爲他們爲這高塔吃苦了千年以後，會走到我們這裏來的！那時候他們會再尋找在地底下，陵寢裏面隱藏的我們，（因爲我們重又遭了驅逐和磨折，）一尋到後，便對我們苦喊：「給我們食物吃罷，因爲那些答應給我們天上的火的人們，並沒有給我們呀。」到那時候我們就可以造齊他們的高塔，因爲誰給了食物吃，誰就可以造齊，而給吃的祇有我們，用了你的名，我們撒謊說用了你的名。喔，他們沒有我們是永遠，永遠不能喂飽自己！任何的科學不會給予他們麵包，在他們還是自由的時候，然而結果是他們將把他們的自由送到我們的脚下，對我們說：「你們儘管奴役我們，但是必須給我們

食物吃。」他們終于自己會明白，自由和大家的足食是兩樣不能聯想的東西，因爲他們是永遠，永遠也不會互助均分的！他們也將深信，他們永遠不能得到自由，因爲他們沒有力氣，沒有價值，沒有道德，他們是叛逆者。你答應給他們天上的麵包，但是我再重複一句，在軟弱的，永遠敗德的，永遠不正直的人類的種族的眼睛裏，它還能和地上的麵包相比麼？假使有幾千人，幾萬人隨你走去，爲了天上的麵包的名，那末幾百萬，和幾萬萬人，沒有力量爲了天上的麵包忽略地上的麵包的，便將怎樣呢？是不是惟有幾萬偉大而强有力的人們是你所珍重的，而其餘幾百萬人，林林總總，像海底的沙一般，軟弱的，愛你的，祇應該充當偉大和强有力的人們的材料？不，我們所珍重的是軟弱的人們。他們沒有道德，他們是叛逆者，但是到了後來他們會成爲馴順的人們。他們將對我們驚駭，將視我們爲神，爲了我們做了他們的首領，允許將他們所懼怕的自由掃出去，並且統治着他們，——到後來他們覺得做自由的人是太可怕的了！但是我們可以說，我們服從你，我們的統治是爲了你的名。我們再欺騙他們，因爲我們已不放你走近我們的身邊。我們的苦痛就在這欺騙之中，因爲我們不能不說謊。這就是沙漠裏第一個問題的意義，這就是你爲了你認爲高於一切的自由的名而加以拒絕的。然而在這問題裏包含了這世界上的偉大的祕密。你在接受了「麵包」之後，就可以回答人類普遍的，永恆的煩惱，（對於個人的，和整個人類的，）——那就是「對何人崇拜」的

問題。人們不絕地，而且苦惱地關心着的，是既成爲自由的人，如何快快地尋覓應該崇拜的人。但是人們尋覓着崇拜的是業已無可爭辯的一切，無可爭辯得使一切人會立即答應普遍地對它崇拜。因爲這些可憐的生物所關心的不僅在于尋覓我或另一個人應該崇拜的東西，而在尋覓那可以使大家信仰它，崇拜它，而且必須大家一齊信仰和崇拜的東西。這種一致崇拜的需要，就是每個人（對於個人，和從世紀起整個人類）所感到的最主要的苦痛。爲了普遍的崇拜，他們用刀劍互相戕害。他們創造上帝，互相挑戰：『棄去你們的上帝，過來崇拜我們的上帝，否則你們和你們的上帝將遭死亡！』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也會這樣，甚至上帝在世界上消滅的時候也是這樣：一樣是會朝着偶像膜拜的。你已知道，你不能不知道人類天性的根本的祕密，但是你拒却了對你提出的唯一的，絕對的旗幟，爲了使一切的人無爭辯地對你崇拜，——那一面地上的麵包的旗幟，且是爲了自由和天上的麵包的名而加以拒却。你瞧，你以後做了什麼事情。總歸又是爲了自由的名！我對你說，人們關心得最苦痛的是尋找一個人，可以趕快把隨這不幸的生物以俱生的自由的才能交付給他。但是佔有人們的自由的祇有那個能安慰他們的良心的人。一面無可爭辯的旗幟可以隨麵包授給你：你能拿出麵包，人們會崇拜你，因爲麵包是絕對無可爭辯的東西，但是假使同時有人越過你而佔有他的良心，——那時候他甚至會扔棄你的麵包，追隨略誘他的良心的人。在這一點上你是對的。因爲

人類存在的祕密並不僅祇在于生活，而在于爲什麼生活。對于爲什麼他生活着，自己沒有堅定的意念的時候，人是不允許生活，寧願戕害自身，不願留在世上，雖然他的周圍全是麵包。這是對的，但是結果怎樣呢？你並沒有佔據人們的自由，却給他們更加增添了自由！你忘記了，安靜，甚至死亡，對於人都比自由選擇善惡的認識還要珍貴些麼？對於人，良心的自由是再也沒有比它可誘惑的，却再也沒有比它痛苦的。你不去樹立堅固的基礎，一勞永逸地安慰人類的良心，却担任了不尋常的，不確定的，須預先猜測的一切，選了人們沒有力量做的事，你這樣做法，好像並不喜歡他們似的，——而這是誰呀？這竟是跑來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他們的人！你不佔據人們的自由，却反去增加它，使人們的精神的天國永遠添上痛苦的負擔。你希望人類自由的愛，自由地追隨在你的後面，受了你的誘惑和俘虜。代替了堅定的古代的律法，——人應該用自由的心預先自行決定，何者爲善，何者爲惡，祇用你的形象作爲自己的指導，——但是難道你沒有想一想，他終于會拋棄你的形象和你的眞實，甚至會斤斤置辯，假使像自由選擇那樣可怕的負擔使他感到壓迫的時候？他們終于將喊出眞實不在你的一邊，因爲像你這樣做法，給他們留下許多關心的事和無從解決的課題，使他們精神上感到騷亂和痛苦是不可能的。因此你自己就底定了摧毀自己的天國的基礎，不必再對任何人有所責備。而且對你提出來的究竟是什麼？有三種力量，地上的唯一的三種力量，可以永遠戰勝

而且俘虜這些無力的叛逆者的良心，還是為了他們自已的幸福，——這三種力量就是奇蹟，祕密和威信。你把這三者全都拒却了，你這樣做是自已開了先例。在可怕的，絕頂智慧的神靈把你放在廟宇的尖頂上面，對你說：「假使你願意知道，你是不是神的兒子，你可以跳躍下去，因為聖書上說安琪兒們會把他托住，帶著飛走，因此不會落地摔死，你那時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兒子，證明你對於你的父的信仰是怎樣的。」但是你聽完以後，拒絕了提議，沒有上鈎，沒有跳下去。自然你這樣舉動是驕傲而且莊嚴，像上帝一樣，但是那些人們，但是那個軟弱，反抗的種族，——他們也是上帝麼？你當時明白，你祇要跨了一步，祇要作一個跳下去的姿勢，你就是觸犯了上帝，喪失對他的整個的信仰，落在你來救的地上，粉身碎骨，而引誘你的聰明的神靈便將拍手歡呼。但是我要重複一句，像你這樣的人多不多呢？你難道果真能在一分鐘的時間內承認人們有力量擔當這樣的引誘麼？人類的天性是不是生來就為了拒却奇蹟，而且在生命的可怕的時間內，發生了可怕的，基本的，苦痛的，精神的問題的時間內，還仍舊能作心的自由的解决麼？你知道你的苦行將保存在聖書裏，達到時間的深度和地上的最後的邊涯。你希望人類跟隨着你，將留在上帝身邊，並不需要奇蹟。然而你不知道，祇要人類一拒絕奇蹟，便立刻拒絕上帝，因為人類尋找的不是上帝，而是奇蹟。因為人類沒有奇蹟無法生活下去，所以自已造了新的奇蹟，自已的奇蹟，而崇拜巫術的奇蹟

，女人的邪術，雖然他會做了一百次的叛徒，異教徒和無神派。你沒有從椅上下來，在人們對你取笑，嘲弄，對你喊叫：「你從椅上下來，我們會信仰就是你」的時候。你沒有下來，因為你還是不願意用奇蹟降服人，渴求自由的信仰，而非奇蹟的信仰。渴求自由的愛，而非因人面對永遠使他吃驚的權力而發出的奴隸的歡欣。但是你對於人們作過高的判斷，因為他們雖然生出來就是叛徒，但自然仍是囚人。你向周圍看一看，再判斷一下。現在已經過了十五世紀，你去看一看他們：你把誰舉高到你的身邊？我敢賭誓，人類造成得比你所想的還要軟弱而且低賤！他能不能，能不能履行你所履行的事？你這樣恭敬他，同時你的行動，似乎停止憐憫他，因為你要求他太多了，——而這是誰？這竟是愛他甚于自己的人！你少去尊敬他，少向他要求，而這到與愛接近些，因為他的負擔輕些。他是軟弱而且低賤的。他現在到處反抗我們的權力，且以反叛自負。這有什麼關係？這是嬰孩和學生的驕傲。這等于小孩子們在課堂裏造反，轟趕教師。但是小孩們的歡欣將到了終結的時候，他們將給付很高的代價。他們將廟宇推倒，血濺大地。但是愚蠢的孩子們終于將猜到他們雖然是叛徒，卻是軟弱無力，抵擋不住自己叛逆的叛徒。他們流着愚蠢的眼淚，終于承認，那把他們造成為叛徒的人，無疑地，是想笑他們。他們將在絕望中說出這話，而他們所說出的話將成為褻瀆上帝，因此他們更將不幸些，因為人類的天性不能承受褻瀆上帝

的事，到後來會永遠自行報復的。所以不安，騷亂和不幸是人們現在的命運，在你爲了他們的自由遭受了許多以後！你的偉大的預言家在寓言和幻想裏說，他看見第一次復活的全體參加者，每族各有一萬二千人。如果祇有這一些人，那末他們好像不是人，而成爲神了。他們背負了你的十字架，他們幾十年來在飢餓的，光裸的莎漠中熬苦，以蝗蟲和樹根爲食物，——你自然可以驕傲地指出這些自由，自由的愛，自由的，莊嚴的，爲了你的名而犧牲的孩子們來。但是你須記取：他們祇有數千人，而且全是神，然而其餘的人們呢？其餘的軟弱的人們，不能忍受強有力的一切的，有什麼錯呢？沒有力量容納這許多可怕的賜與的軟弱的靈魂，有什麼錯呢？難道你真的祇是到被選的人們那裏來的，而且是爲了被選的人們而來的麼？既然這樣，這裏面藏有祕密，我們無從瞭解它。假使是祕密，我們便有權利宣講這祕密，並且教他們，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心的自由的解決，也不是愛，而是他們應該盲從的祕密，甚至違背他們的良心盲從的。我們就是這樣做法。我們改正了你的業績，將它建築在奇蹟，祕密和權威的上面。人們很喜歡，因爲他們又像羊羣一般被人帶領着，從他們的心上卸除了十分可怕的賜與，給他們帶來了如許苦痛的賜與。我這樣教訓，這樣做，是對的，你說是不是？我們這樣平心靜氣地感到人類的軟弱無力，懷着愛情減輕他的負擔，而且在我們的允許之下連罪惡也准這些軟弱的天性做一做，難道我們不是愛他們麼？爲什麼你現在來妨礙我們？爲什麼你

默默地，帶着感情，用溫和的眼睛看望我？你生氣罷，我不需要你的愛，因爲我自已不愛你。我有什麽可以隱瞞的？我對你說的話，你已經全知道了，我從你的眼睛裏讀到的。我能把我的祕密瞞你麽？也許你祇是願意從我的嘴裏聽出這祕密來？那末你就聽着：我們不是同你，却是同他，這是我們的祕密。我們早就不同你，却同他在一起，已經有八世紀了。整整的八世紀以前，我們從他那裏取到了你憤然拒却的一切，取到了他把地上的天國指給你看，而對你提出的最後的賜與。我們從他那裏取到了羅馬和該撒的劍，祇宣布自已是地上的王，單一的王，雖然至今還沒有把我們的事情完全了結。但這是誰的錯呢？這事到現在爲止還祇在起始的時候，但是已經起始了。它的成就還須等待許多時候，大地還要受許多苦，但是我們將達到目的，做成了該撒，那時候便可想到全世界人類的幸福。然而你在那個時候就可以取起該撒的劍來。爲什麽你拒却了這最後的賜與？你接受了偉大的神靈的第三個勸告以後，你可以完成人類在地上所尋覓的一切，那就是：向誰崇拜？將良心交給誰？如何大家聯結成爲一個無爭辯的，公共的，和諧的蟻窩？——全世界聯結的需要是人們第三種，也是最後一種的苦痛。人類在整體上永遠趨向于組織不變的，全世界的國家。有許多偉大的民族帶着偉大的歷史，但是這些民族越高超，便越不幸，因爲他們對於人類，全世界聯結的需要比別的民族更感得強烈。偉大的侵略者，帖木兒和成吉斯汗，像狂飆般在地上飛過，努力征服全世界的土地

，而他們所表示的，（雖然是無意識地，）也就是一樣的，人類對於全世界的，普遍的聯結的偉大的需要。你接受了世界和該撒的紫袍以後，可以創造全世界的國家，給予全世界的安謐。因為誰能佔有人類，不還是佔住了他們的良心，手裏握有他們的麵包的人麼？所以我們取了該撒的劍，取到以後，自然要拒卻你，跟他走了。噢，還要過許多世紀，猖獗着自由思想，他們的科學和人吃人的風俗，因為他們沒有我們，就起始建築巴比崙的高塔，結果是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到了那個時候野獸會爬到我們面前，舐我們的腳，從眼裏洒出血淚。我們將坐在野獸身上，高舉酒杯，杯上寫着「祕密！」祇是到了那個時候，人們才臨到了安謐和幸福的天國。你為你的選民驕傲，但是你祇有選民，而我們則安慰大衆。還有：在這些選民裏，本可以成為選民的強有力的人們裏，有許多已經等得你累乏，把他們的精神的力量，心的熱忱轉移到另一個陣地去，結果是把他們的自由的旗幟高舉起來反對你了。然而是你自己舉起這旗幟來的。在我們這裏，大家將得到幸福，不會反叛，也不會互相殘害，而在你的自由裏，卻到處都是這個情形。我們可以使他們相信，祇有為我們拒絕了自由，並且服從我們的時候，才能成為自由的人。我們究竟說得有理，或者是撒謊呢？他們自己會相信我們是有理的，因為他們記得，你的自由把他們領到如何可怕的奴隸和擾亂的境界上去。自由，自由的思想和科學，領他們到森林裏去，使他們面對着奇蹟和無從解決的祕密，因此有一些不馴

服而蠻兇的人們將殘害自己，另一些不馴服，而力量軟弱的人們將互相殘害，還有一些剩餘的，力量薄弱的，不幸的人們將爬到我們的脚下，向我們哀號，「是的，你們是對的，你們佔有了他的祕密，我們現在回到你們這裏，從我們自己那裏救救我們呀！」他們取到了我們的麵包，自然明顯地看到，我們將他們的麵包，用他們的手弄到的麵包，從他們那裏取來，再分給他們並沒有任何的奇蹟；他們將看到我們沒有把石頭變成麵包，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喜歡從我們手裏取到麵包，比對於麵包本身的喜歡還要甚些！因爲他們深深地記到，以前沒有我們的時候，他們弄到的麵包一到了他們的手裏便變成石頭，但是在他們回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石頭在他們的手裏會變成麵包。他們太明白，太明白，永遠服從具有什麼意義！在人們不了解這意義的時候，他們是不幸的。請問，誰在那裏助長還不了解？誰攪散羊羣，把牠們分散到熟諗的道路上去？然而羊羣將重行聚集，重行服從，而且是一成不變的了。那時候我們將給予他們靜謐的，柔順的幸福，軟弱的無力的生物的幸福，——他們造成來就是那樣軟弱無力的。我們將勸他們不要驕傲，因爲你把他們舉高，因此使他們學會了驕傲；我們將對他們證明，他們是軟弱的，他們祇是可憐的小孩子，但是小孩的幸福比一切的幸福甜蜜。他們會膽小起來，望着我們，偎緊在我們身邊，恐怖得像小鳥對着牝鷄。他們會對我們驚訝，懼怕，而且還爲了我們這樣强健，聰明，竟能鎮服住幾萬萬吵鬧的羊羣而生出驕傲之心。他們對

於我們的震怒將發出軟弱的戰慄，他們的思想顯得畏葸，他們的眼睛容易流下淚水，像小孩和女人一般，但見在我們一揮手之間，他們很容易轉到快樂和歡笑，光明的喜悅和小孩子的幸福的歌唱上去。是的，我們可以強迫他們工作，但是在勞力閒空下來的時間內，我們給他們建造像小孩游戲一般的生活，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天真爛漫的跳舞。我們將允許他們犯罪，他們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將愛我們，像小孩一樣地愛，為了我們許他們犯罪。我們將對他們說，一切的罪如果經了我們的允許而做的，是可以贖清的，我們許他們犯罪，因為我們愛他們，由我們自己來担承對於這些罪的刑罰。我們一担承了，他們將崇拜我們，當作在你面前替他們受過的恩人。他們沒有一點祕密瞞過我們。我們可以允許或禁止他們同他們的妻子和情婦在一處生活，有子女或沒有子女，——全看他們聽從的程度而定，——而他們會帶着快樂和喜悅服從我們。他們的良心最苦惱的祕密，——一切，一切，他們將送給我們，由我們加以解決。他們欣然相信我們的解決，因為它能使他們脫卸極大的關心，和在親身和自由解決一切時現在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大家全將有幸福，幾千萬萬的人們，除去幾萬統治他們的人們以外。將有幾千萬萬幸福的嬰孩，和幾萬受痛苦的人們，——他們自己担當下了對於善惡認識的詛咒。他們靜靜地消逝，為了你的名，在棺材後面他們找到的惟有死亡。但是我們將保存祕密，為了他們的幸福起見，用上天的，永恆的獎賞，召誘他們。在另一世界裏即使有些什

麼，也不是爲像他們那樣的人預備的。人們說，而且寓言，你將來到這裏，重行戰勝，帶了選民們，驕傲的，强有力的人們同來，但是我們可以說，他們祇是救了自己，我們却救了大衆。又說，那個坐在野獸身上，手握「祕密」的娼妓將蒙恥辱，軟弱無力的人們將重行造反，撕碎她的紫袍，裸她的「可憎厭」的肉體。但是到了那時候，我將立起身來，把幾百萬萬不識罪孽的嬰孩指給你看。而爲了他們的幸福將他們的罪担承下來的我們將站在你的面前，說道：「裁判我們罷，假使你能，你敢。」你要知道我不怕你。你要知道，我也到過沙漠裏去，我也吃過蝗蟲和樹根，我也祝福過你用來祝福人們的自由，我也曾預備加入你的選民的行列，渴望「充數」的强有力的人們的行列。但是我醒悟了，不願爲瘋狂服務。我回來了，加進糾正你的業績的人們的隊伍裏來了。我離開了驕傲的人們，回到低卑的人們那裏，爲了低卑的人們的幸福。我對你所說的一切全會應驗，我們的國卽將建立。我對你重複一句：明天你就可以看見這個馴順的羊羣，經了我的一揮手會全奔過來把發熱的煤檢到你的火堆上面，我將在這上面把你燒死，因爲你跑來妨礙我們。因爲最應該受我們的火刑的，那就是你。明天我要燒死你Dixi」。

伊凡止住了。他說話的時候受了激動，說得十分興奮；說完以後，忽然微笑了。

阿萊莎一直默默地聽着他，後來發生了過度的騷動，屢次打算打斷哥哥話語，却顯然自

行抑止着，忽然說起話來，好像從座位上掙脫了似的。

「但……但這是太離奇了！」——他漲紅了臉呼喊，——「你的史詩是對於耶穌的頌讚，並不是詛罵……你本來想這樣做的。關於自由的話，誰能信你呢？自由是不是應該，是不是應該這樣了解的？關於正教的見解是不是這樣的……這是羅馬，還不完全是羅馬，這是不眞實的，——這是加特力教裏的低劣的東西，宗教裁判官，耶穌會員……像你的宗教裁判官那樣理想的人物是絕對不會有的。担承下來的人們的罪是什麼？爲了人們的幸福担承下詛咒的祕密的掌握者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時候他們被發現的？耶穌會員我們是知道的，有人講他們的壞話，但是你的那些人是什麼東西？他們完全不是那末會事，完全不是……他們祇是爲設立未來的，全世界的地上的王國用的羅馬軍隊，以皇帝——羅馬大主教爲首領……這就是他們的理想，並沒有什麼祕密，和崇高的憂愁……祇是一種取得政權的願望，取得地上齷齪的利益，奴役他們的願望。……好比是未來的農奴制度，而他們就是地主……他們確是這樣的。也許他們不信仰上帝。你的受痛苦的宗教裁判官祇是一種理想罷了……」

「等着，等着，」——伊凡笑了，——「你眞性急。你說是理想，好罷！自然是理想。但是請問一下，難道你果眞以爲，最近幾世紀來加特力教的運動實際上全祇是單單爲了取得齷齪的利益而謀取政權的願望麼？是不是帕意西神甫這樣教你的？」

「不，不，相反地，帕意西神甫有一次甚至說過類乎你所說的……但自然不是那樣，完全不是那樣，」——阿萊莎忽然趕緊改過來。

「然而這自然是名貴的消息，雖然你說了：「完全不是那樣」的話。我問你，爲什麽你的耶穌會員和宗教裁判官們聯結在一起，祇是爲了物質的，低劣的利益？爲什麽他們中間不會生出一個受苦難的人，被偉大的憂愁磨折着，而且愛人類的？你看：假定說從所有這些單祇冀圖物質的，齷齪的利害的人們中間能找出一個人來，就是那怕像我的宗教裁判官那般的一個人，自己在沙漠中啃嚼樹根，發着瘋勁，以克服自己的肉體，使自身成爲自由和完全的人，而且一生愛着人類，忽然悟出，而且看到，達到意志力的完滿的境界並不是極大的道德上的幸福，假使同時深信其餘的幾千萬的上帝的生物祇是爲了嘲笑而造成着，他們永遠無力應付他們的自由，從可憐的叛徒中間永遠不會產生修成高塔的偉人，而偉大的理想家並非爲了這類的蠲幻想關於和諧的問題。他悟解了這一切以後，就回來，加進……聰明的人們裏去了。難道還不能發生麽？」

「加進到什麽人裏，那種聰明的人裏？」——阿萊莎差不多狂熱的喊着，——「他們沒有一點思想，沒有一點祕密……單單是無神，這是他們的全部的祕密。你的宗教裁判官不信仰上帝，這就是他的祕密！」

「就是這樣罷！你到底猜到了。確乎是這樣，內中的祕密確乎就是如此，但是對於即使像他這樣的人，一輩子虛度在沙漠裏的苦行上，而到底沒有治好對於人類的愛的人，難道這不是痛苦麼？他在暮年時，明晰地信仰，惟有偉大的可怕的神靈的勸告能够使軟弱無力的叛徒，「爲了嘲笑而造成的未成熟的試驗的生物，」建立稍稍地可忍耐下去的生活。他得到這信仰以後，看出應該遵照聰明的神靈，死亡與毀滅的可怕的神靈的指示走去，因此應該接受虛謊和欺騙，有意識地領導人民到死亡和毀滅的路上，而且在整個路程上欺騙他們，使他們不注意他們被引導到何處去，使這些可憐的盲人們即使在旅途中承認他們是有幸福的人。你要注意，這欺騙是用了他的名，他的理想是老人一輩子這般熱烈地信仰着的！難道這不是不幸麼？即使祇有一個這樣的人發現在「單爲祇了齷齪的利益而渴求權力」的一羣軍隊的首腦部裏，——那末難道這一個人就不够發生悲劇麼？不但如此，祇要有一個這樣的做首腦的人，就可以找出全部羅馬的事業（連同它的軍隊和耶穌會員）的主要理想，這事業的最高理想。我對你直說，我深信，在站在運動的首腦的人們中間這個單獨的人是永遠不會缺少的。誰知道，也許在羅馬的教王中間也會產生這類單獨的人。誰知道，也許這可詛咒的老人，那樣頑固地，那樣特別地愛着人類的，現在也在許多這類單獨的老人們的行列中間存在着，而且並不是偶然存在，却早已成立了一種協約，一種祕密的結社，以保持祕密，不使不幸的，軟弱無

力的人們知道，用意是使人們成爲有幸福的，這一定是如此，應該是如此。我覺得，甚至互助團（Masons）的基礎上也有和這類祕密相近的東西，所以加特力教派恨互助團，看出他們是競爭者，分散觀念的一致，因爲羊羣應該是單一的，牧者也應該衹有一個人……我擁護我的思想，我是一個不能容你的批評的作者。現在夠了。」

「你也許自己就是互助團員！」——阿萊莎忽然脫口說出。——「你不信上帝，」——他補上一句，却已帶着過度的憂鬱的神情。

他覺得哥哥嘲笑地望着他。

「你的史詩有什麼結果？」——他忽然問，朝地上看，——「莫非它已經完了麼？」

「我想把它這樣結束：宗教裁判官沉默了，一時等待囚人的回答。他的沉默使他感到痛苦。他看見囚人一直聽他的話，懷着深刻的感情，靜悄悄地釘看他的眼睛，顯然不願意反駁。老人希望他對他說什麼話，那怕是悲苦的，可怕的話。但是他忽然默默地走近老人身邊，靜悄悄的吻他的失血的，九十歲的嘴。這就是全部的回答。老人抖索了一下。他的唇端上微微地動了一下；他走到門前，開了門，對他說：你去罷，不要再來……完全不要來……永遠也不，永遠也不！便把他放到「城市的黑暗的行人道上。」囚人於是走了。」

「老人呢？」

「吻在他的心上燃燒，但是老人仍舊保持着以前的理想。」

「你也同他在一起麼？你也是麼？」——阿萊莎悲苦地喊。

伊凡笑了。

「這是隨便亂說的，阿萊莎，這祇是一個愚蠢的學生愚蠢的史詩，——他永遠沒有寫過兩句詩。爲什麼你看得這樣正經？你是不是心想，我現在一直要到那裏去，到耶穌會員那裏去，加入糾正他的業績的隊裏去麼？天呀，這於我有什麼相干？我對你說過：我祇要熬到三十歲，到了那個時候酒杯往地上一扔！」

「但是膠黏的樹葉呢？貴重的墳墓呢？蔚藍的天呢？心愛的女人呢？你將怎樣生活？怎樣愛她們呢？」——阿萊莎悲哀地喊，——「胸脯裏腦筋裏帶着這樣的地獄，那怎麼可以呢？不，你一定是去加入他們的行列裏。……假使不去，你將自殺，你受不住的！」

「有一種力量足以忍受一切的！」——伊凡帶着冷冷的嘲笑說。

「什麼力量？」

「卡拉馬助夫的力量……卡拉馬助夫的低卑的行爲的力量。」

「這是不是「一切都可以允許？」一切都可以允許，是不是？」

伊凡皺眉，臉上忽然奇怪地發出慘白。

「你還是捉住了昨天米烏騷夫聽到了十分生氣的一句話○……就是特米脫里哥哥那樣幼稚地跳起身來說出的那句話，是不是？」——他做出歪曲的冷笑○——「是的，「一切都可以允許，」既然這句話已經說了出來○我不反對○米卡的文字原來是不錯的○」

阿萊莎默默地看着他○

「我臨走的時候，心想全世界上我總算還有你這人，」——伊凡忽然帶着突如其來的情感說，——「現在我看我在你的心上，沒有地位，我的親愛的修行僧○我決不否認「一切都可以允許」的原則○你是不是爲了這個將和我决絕？」

阿萊莎立起來，走到他面前，默默地，靜靜地吻他的嘴唇○

「文學的偷竊！」伊凡喊，忽然轉爲歡欣○——「這是你從我的史詩裏偷來的！謝謝你○起身罷，阿萊莎，我們走罷，我該走，你也該走了○」

他們走了出去，但是在酒店的臺階上止步○

「還有一句話，阿萊莎，」——伊凡用堅决的聲音說，——「假使我果眞還有力量顧到膠黏的樹葉，我一憶到你，就會愛起來的○祇要你還在什麼地方活着，這對於我已經足够，我還不至于不想活下去的○這對於你足够麼？如果你願意，把這當作表示愛情也可以○現在你往右，我往左，——够了，聽見沒有？够了，那就是說假使我明天不走，（大概一定走的

，）我們還可以相見，那時候你不必同我再提起這個問題。這是我的堅決的請求。關於特米脫里的事，我特別請求你，甚至再也不必同我講起來、」——他忽然煮惱地補上這句話，——「一切都研究盡了，一切都說完了，是不是？我的那方面，也要給你約定好了：到了三十歲，假使我想「把酒杯扔到地上，」那末無論你在什麼地方，我必再跑來同你細談一次……那怕甚至是從美洲也要來的，這是你要知道的。我要特地跑來。到那時候看看你成爲一個怎樣的人，是很有趣的。但是除重的約言已經够了。我們也許真的會離別七年，甚至十年。唔，現在到你的 Pater Seraphicus※那裏去罷。他快要死了。也許你不在身傍，他就死去；我留你，你會生我的氣的。再見罷，再吻我一次，這樣子，快去罷……」

伊凡忽然轉身獨自走了，連頭也不回。好像是特米脫里哥哥昨天離開阿萊莎的情形一樣，雖然昨天是完全另一會事。在阿萊莎的悲鬱的腦筋裏，這時候悲鬱，淒楚的腦筋裏，這個奇特的念頭像箭似的閃過。他等了一會，目送着兄長。不知爲什麼原因忽然注意到，伊凡哥哥走路好像是搖搖擺擺的，他的右肩，假使從後面看望，似乎比左肩低些。以前他從來沒有注意到這樣子。但是忽然他也轉過身子，差不多向修道院方面奔跑起來。天色黑得利害，他幾

※中古時教會神甫的別稱。

乎感到害怕：一種新的，他不能加以回答的念頭在他的心裏堆高起來。風又像昨天一樣的搖起，風和長生的松樹在他的周圍陰沉地發響，在他走進庵舍前的小林的時候。他差不多奔跑着。"Pater Sera Phicus"——這名詞從那裏引來的，——從他裏來的？——阿萊莎的腦筋閃進這念頭。伊凡，可憐的伊凡，我現在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你呢？……庵舍到了，天呀！是的，是的，這是 Pater Sera Phicus 他救我……從他那裏，而且是永遠的！

他以後一生中許多次懷着極大的疑惑，憶起他和伊凡分手之後，怎麼會忽然忘記了特米脫里哥哥，而他在幾小時以前曾決定無論如何要找到他，不找到不罷休，甚至當夜不回到修道院裏去也不管。

第六章　暫時還不清楚的一章

伊凡・費道洛維奇和阿萊莎分手以後，回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家裏去了。但是事情很奇怪，忽然有按捺不住的煩惱侵襲到他的身上，而且越多走一步，越近家門，便越加增長。奇怪不在煩惱上面，而在伊凡・費道洛維奇始終不能決定煩惱些什麼。他以前也時常發生煩惱，而在這時候它來到了，本也不見得希奇，因爲他明天就要和吸引他到這裏的一切突然斷絕，重又準備折轉到一傍，走上新的，完全不熟諗的道路，重又完全成爲孤獨的人，和以前一樣，有許多希望，而不知希望什麼，對於人生有許多，許多的期待，而無論在期待中，或甚至在願望中，都不會自行有所決定。雖然他的心靈裏確乎有新的，不熟諗的煩惱，到底在這時候磨折着他的是另外的東西。是不是對于父親的家的厭惡？——他自己尋思，——好像我竟厭惡到這種地步，雖然今天是最末一次跨進這邋齪的門限，却到底還是感到厭惡……」不，還也不對。是不是爲了和阿萊莎離別，還有剛纔和他講的一番話：「我有多少年同全世界沉默着，不屑開口說話，忽然說出了一大套絮叨的話。」實際上，這也許是由于年輕的無經驗和年輕的虛榮心而來的一種年輕的遺憾，爲了不善于發抒自己的意見而遺憾，而且還

是對着像阿萊莎那樣的人，在他的心裏對於他（阿萊莎）無疑地存着極大的計算。自然這也是有的，那就是指着這個遺憾，甚至一定應該是有的，但是這到底還不對，到底還不對。「煩惱到作嘔的地步，却無從决定我要什麼東西。最好不去思想，……」

伊凡・費道洛維奇嘗試着「不去思想，」但是沒有什麼補助。主要的是這煩惱可恨到，刺激到那種地步，好像它具有一種偶然的，完全外表的形狀；還是感覺得出來的。有一個生物或物件在什麼地方站立着，凸出着，有時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眼睛前面凸出着，在做事或作熱鬧談話時許久不注意到他，然而顯然你在受着什麼刺激，差不多惱怒着，後來才猜到把無用的物件移開，時常是很無聊而且可笑的東西，一件沒有放在原地方的東西，例如落在地板上的手帕，沒有放到架上的書籍等等。伊凡・費道洛維奇終于在最惡劣的，最惹惱的心神狀態內走到了父親的家，忽然在離開園內大概有十五步遠的地方，向大門一望，一下子猜到了使他煩惱和驚惶的是什麼。

僕人司米爾加可夫坐在大門傍長椅上，呼吸黃昏的涼爽的空氣。伊凡・費道洛維奇見他一眼就明白在他的心靈裏坐着的是僕人司米爾加可夫，而就是這個人是他的心靈不能忍受的。一切忽然得了悟解；一切明顯了。剛纔，還在阿萊莎敍講他和司米爾加可夫相遇的情形以後，就有一點陰鬱和嫌惡的東西射進他的心裏，立刻引起了恨惡的反響。以後談話的時候，

司米爾加可夫暫時被忘却，但還留在他的心靈裏面。伊凡・費道洛維奇剛剛和阿粢莎分手，那個被忘却了的感觸立即迅快地露到外面。難道這個低賤的混蛋會這樣使我不安麼？」——他帶着按捺不住的惡意想着。

事情是因爲伊凡・費道洛維奇近來實在是很不愛這人，尤其是在最後的幾天內。他甚至起始自己覺出這種幾乎增長不已的對這人的仇恨。也許，仇恨的進程所以那樣尖銳化，因爲在伊凡・費道洛維奇剛來到這裏的時候，起初是發生着另外的情形。那時候伊凡・費道洛維奇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發生一種特別的，突如其來的同情，甚至認他爲很怪趣的人。他自己使司米爾加可夫習慣和他談話，永遠對於他的無理解，或者最好說是理想上的慌擾深致驚訝，不明白有什麼東西能時常而且固執地使「這個瞑想者」不安。他們還談到哲學問題，甚至講，爲什麼光明在第一天發生，而太陽，月亮和星星：祇在第四天上才出現，應該怎樣去瞭解；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很快就相信，事情並不在于太陽，月亮和星星，太陽，月亮和星星雖然是有趣的東西，但對於司米爾加可夫是次要的問題，他需要的是完全另外的東西。不管怎樣，總而言之，他起始表示，而且暴露一種無邊涯的自尊心，而且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伊凡・費道洛維奇對於這個很不喜歡。就從這裏起始了他的嫌惡。以後家裏出了亂子，發現了格魯申卡，發現了關於特米脫里哥哥的事情，因之來了許多麻煩的事情，——他們也談到

，但是雖然司米爾加可夫談起來時雖然永遠帶着極大的騷亂，却始終不能弄明白他自己要些什麼。他的願望有時不由地透露出來，永遠是不淸楚的，那種不合邏輯和漫無秩序眞可以使人驚訝。司米爾加可夫永遠盤問着，發出一些間接的，顯然誠心想出來的問題，但是爲了什麼——他並不加以解釋，而且時常在盤問得最熱鬧的時間忽然沉默下來，或者完全換了另一個題目。主要的，使伊凡・費道洛維奇根本發生惹惱，而且深種厭惡之心的是司米爾加可夫起始對他表現一種討厭的，特別的親膩的態度，而且越來越利害。他並沒有使自己露出不禮貌的樣子，相反地，他永遠十分恭謹地說話，但是事情安排得好像司米爾加可夫不知爲什麼原因，顯然在認自己是和伊凡・費道洛維奇有點同謀，說話的口氣永遠好像他們兩人中間有一點約定好的，似乎祕密的事情，曾經兩方面說開過，祇有他們兩人知道，而那些在他們身傍騷動着的生物甚至是無從了解的。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到底許久不明白他的日見增長的嫌惡的眞正原因，祇是到了最近才猜到是什麼原因。現在，他懷着嫌惡的，惹惱的感覺，打算默默地不看司米爾加可夫一眼，就走進園門裏去，然而司米爾加可夫從長椅上立起，單從他立起來的姿勢上，伊凡・費道洛維奇一下子就猜到他想同他作特別的談話。伊凡・費道洛維奇看了他一眼，便止了步，但是他的突然止步，並不逕直走過，像在一分鐘前打算做的樣子，這一事實使他自己氣惱到抖慄的地步。他憤怒而且嫌惡地望着司米爾加可夫太監般的，

削瘦的面貌，用木梳理齊的鬚毛和蜷起的短小的髮鬈。他的微微眯眯的左眼閃來閃去，發着嘲笑，好像說：「為什麽你走着，走着，不走進去，顯然我們兩個聰明的人有話談呢。」伊凡・費道洛維奇抖索了一下。

「滾開，混蛋，我同你是一黨麽，傻子！」——他的舌頭上想飛出這些話來，但是使他十分驚訝的是舌頭上飛下來了完全另一種的話；

「父親睡覺，或是醒了？」——他馴順地，輕聲地說，自己也覺得突如其來，忽然也是完全突如其來地，竟坐到長椅上去了。一剎那的時候，他幾乎覺得駭怕，他以後憶起來司米爾加可夫站在他對面，手叉在背後，帶着自信力，幾乎嚴厲地望着他。

「還睡着呢，」——他不慌不忙地說。（「是你自己首先說起話來的，不是我。」）我奇怪你，先生，」——他在沉默了一會以後，補充了這句話，似乎裝腔作勢地垂下眼皮，右脚升向前面，把漆皮鞋的尖頭戲弄。

「你奇怪我做什麽？」——伊凡・費道洛維奇急遽而且嚴厲地說，用全力壓止自己，忽然嫌惡地明白，他感到了强烈的好奇，無論如何在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他是不會離開這裏的。

「為什麽您不到切爾馬士娜去？」——司米爾加可夫忽然抬起眼睛，親昵地微笑了。

「我爲什麼微笑，你應該自己知道，既然你是一個聰明人，」——他的眏眯的左眼似在說話。

「爲什麼我要到切爾馬士娜去？」——伊凡·費道洛維奇驚訝了。

司米爾加可夫又沉默了。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甚至親自求過你的，」——他終于說，不慌不忙的樣子，似乎自己也不重視自己的回答：意思是用次要的理由來搪塞一下，祇是爲了有什麼話可說。

「鬼，你說得清楚些，你需要的是什麼？」——伊凡·費道洛維奇終于惱怒地喊出來，從馴順轉到粗暴。

司米爾加可夫把右脚擱在左脚上面，身體挺得直些，繼續用同樣鎮靜的態度，和同樣的微笑，看着伊凡。

「沒有什麼實在的……祇是談談而已……」又臨到了沉默。幾乎沉默了一分鐘。伊凡·費道洛維奇知道他應立刻立起來，發怒，但是司米爾加可夫站在他面前，彷彿等待着：「我要看你生氣不生氣。」至少是伊凡·費道洛維奇這樣想。他終于搖了搖身子，準備立起來。

司米爾加可夫似乎捉住了這一刹那。

「我的地位眞可怕，伊凡·費道洛維奇，我甚至不知道怎樣幫助自己，」——他忽然堅

定而且明晰地說，在說到最後的一句話時嘆了一口氣。伊凡·費道洛維奇立刻重又坐了下來。

「兩人完全瘋了，兩人都到了極小的嬰孩的地步，」——司米爾加可夫繼續說，——「我指的是您的父親和您的老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現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起身以後，立刻就要一分鐘也不歇地纏住我，「她怎樣沒有來？爲什麼她不來？」——就這樣一直到半夜，甚至過了半夜還是這樣。假使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不來，（因爲她也許完全不打算來，）那末明天早晨又會追着我問：「她何以不來？她爲什麼不來？她什麼時候來呢？」——好像我在他面前犯了什麼錯處似的。另一方面，又來了一套，祇要天剛一黑，甚至沒有黑以前，您的老兄手裏握着槍，在隣舍那裏出現，說道：「你聽着，你那壞蛋，煮湯的廚子：你祇要敢看見她來了，不告訴我，——我就首先把你殺死。」過了一夜，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又起始磨折我：「她爲什麼不來，快來不快來？」——好像那位女太太不肯來，是我的錯處似的。每天，每分鐘，他們兩人越來越生氣得利害，有時我心想眞要害怕得自殺。我眞是對於他們沒有辦法。」

「你爲什麼參加到這裏面？爲什麼你替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做偵探？」——伊凡·費道洛維奇惹惱地說。

「我怎麼能不加進去？我也並沒有加進去，假使您願意知道完全確實的情形。我從起頭就沉默着不敢反駁，他自己派我做他的僕役，——做他的李却德。從那時候起祇說着一句話：「我要殺死你這混蛋，假使你放了過去！」我覺得，明天我一定會發作長長的癲癇。」

「什麼長長的癲癇？」

「一種長時的昏厥，極長時的。幾小時，也許延續一兩天。有一次我發作了三天，那時是從擱樓上掉下來。抽瘋停止了，以後又起始；我有三天不能回轉神智。當時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延請了這裏的醫生格爾城司圖勃來家，把冰放在我的頭上，還使用了另一個方法……我幾乎死去。」

「不過聽說昏厥病不能預先知道，什麼時候發作。你怎麼說明天發作呢？」——伊凡・費道洛維奇帶着特別的，惹惱的好奇心詢問。

「這眞是不能預先知道的。」

「而且你當時是從擱樓上掉下來的。」

「我每天爬到擱樓上去，明天也許會從擱樓上掉下。不是從擱樓上掉下，便是落進地窖裏去，我也是每天有事情，必須到地窖裏去。」

伊凡・費道洛維奇看了他許多時候。

「我看，你在那裏說胡話，我有點不明白你。」——他似乎帶着威嚇，輕聲說：「你是不是想從明天起發三天的昏厥病？啊？」

司米爾加可夫目視地上，又戲弄右脚的鞋尖，隨後把右脚放在地上，換了一隻左脚，朝前面翹起，舉起頭來，冷笑了一聲，說道：

「假使我甚至能够做出這一手來，那就是說假裝，因爲有經驗的人是完全不難做的，那末我自有權利使用這個方法，來救我的性命，因爲我旣然有了病，躺下來，即使阿洛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跑到您的父親那裏去，他就不會問病人：「你爲什麼不報告？」他自已會感到慚愧的。」

「鬼！」——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發怒，臉由於恨惡變得彎曲了。——「你爲什麼儘替你的性命擔憂！特米脫里哥哥這些威嚇祇是生着氣所說的話，說到也就完了。他不會殺死你；就是殺，也不會殺死你的！」

「他會殺死的，像弄死一隻蒼蠅一樣，而且首先把我殺死。我最怕的還有一椿：生怕在他對他的父親做出荒誕的案子的時候，人家把我當作和他同謀。」

「爲什麼人家會把你當作同謀者呢？」

「因爲我把祕密的記號告訴了他，人家會把我當作同謀的。」

「什麼記號？告訴了誰？鬼頭，你說得清切些！」

「我應該完全承認，」——司米爾加可夫用教書者般的鎮靜態度緩緩地說，——「我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發生了一個祕密。您自已也知道，（假使您能知道，）我已經有好幾天，一到夜裏，甚至是晚上，就立刻從裏面鎖了起來！您最近每天很早就上樓去，昨天竟完全沒有下來，所以也許您不知道，他現在起始在夜裏嚴緊地鎖起來。假使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進來，他在聽到了他的口音以後，才能給他開門。但是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是不來的，現在衹有我一個人侍候他，——所以就從想到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的時候起，就自已開始規定了這個辦法。他現在吩咐我夜裏離開他，睡在邊屋裏去，却不許我在十二點鐘前睡下，叫我看守着，在院子裏巡行，等待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進來，因為他已經等了他好幾天，好像發狂了似的。他這樣打算着：她怕他，那就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他喚他米卡，）所以惟有深夜裏偷偷到我這裏來。他說，你應守候她到半夜為止。她一來，你就跑到門前，叩門，或者叩花園裏的窗，先用手叩輕輕的兩下，這樣子：一，二。以後立刻快快地來三下：一，二，三。我立刻就明白她來了，便輕輕的給你開門。他還告訴我另一種記號，預備發生緊急的事情的時候用的：先快快地叩二下：一，二；等一會，再很結實地叩一下。他就明白發生一點突如其來的事情，我必須要見他，他就會給我開門，我再走進去

報告。譬如說，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也許自己不來，派人來通知一個消息，還有，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也許也要來，那末應該報告他，說他已到了近處。他很怕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所以即使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來了以後，他和她兩人鎖在裏面，如果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在近處發現，我應該立刻報告給他聽，叩門三次。所以第一個記號，叩五下，意思是：『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來了；』第二個記號，叩三下，——『有急須報告的事情。』他曾許多次自己做樣子教我，給我解釋。因為全世界上惟有我和他兩人知道這種記號，所以會毫不猶豫，而且不叫應一聲，（他是很怕出聲叫應的，）就開門的。這些記號現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全知道了。」

「為什麼知道了？是你轉告的麼？你怎麼竟敢轉告出來？」

「就是為了恐怖。我怎麼敢在他面前閉嘴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每天直說：『你騙我，你有什麼事情瞞着我。我要砍斷你的兩腿！』我祇好把最秘密的記號告訴他，讓他至少看出我的奴性的崇拜，因此證明我並不騙他，卻竭力向他報告一切。」

「假使你以為他要利用這些記號，走進屋內，你不要放他進來。」

「假使曉得他那樣兇狠，還敢不放他進來，但是我如果當時發了昏厥病，躺在那裏，叫我怎麼不放他進來呢？」

「鬼拿的！爲什麼你這樣相信會發昏厥病呢？鬼拿的！你是不是和我取笑？」

「我怎麼敢取笑您？在這樣恐怖的時候，還能顧到笑麼？我預感到必將犯發昏厥病，我有這樣的預感祇是由于恐怖而來的。」

「鬼！卽使你躺下來，格里郭里會看守的。你可以預先警告格里郭里一聲，他決不會放他進去的。」

「我沒有老爺的命令決不敢把記號告訴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至於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聽他來到，不放他進去一層，恰巧他昨天起就病了。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打算明天給他治病。剛纔他們就約定了。她的治法是有意思的：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有一種濃冽的酒，當時放進一種藥草浸泡着，這是一種祕方。她就用這祕密的藥每年給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治療三次，每逢他的腰部不能動彈，好像半身不遂的樣子，每年總要犯三次。她就取一塊手巾，用藥酒浸濕，擦他的背部，擦半點鐘，擦得很乾，甚至完全紅腫起來，隨後把瓶內所剩下來的給他喝下，還說了幾句禱詞。但是她不讓他完全喝盡，因爲她利用這稀有的機會，給自已留下了一小部分，也喝了下去。他們兩人，我對您說，本來是不會喝酒的，所以當時就倒下來，沉沉的睡熟，睡得很久。等到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一醒，差不多永遠恢復了健康；但是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醒後，永遠頭痛。假使明天瑪爾法•伊格納

奇也夫納履行了這個辦法，那末他們不見得就能聽見，也不能阻止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進來了。他們正在睡覺。」

「眞是胡說八道！一切好像故意湊在一起似的：你犯昏厥病，他們兩人失了知覺！」——伊凡・費道洛維奇喊：「是不是你自己打算安排得這樣湊巧的？」——他忽然脫口說出來，威嚴地皺緊眉頭。

「我怎麼能這樣安排？……有什麼用意，這樣去安排？一切事情全繫在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個人身上，出於他一個人的意思……他想幹，就會幹的。不是我故意領他來，推他到他的父親那裏去的。」

「他何必還要到父親那裏去，還要輕輕兒前去，既然你自己說，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完全不會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繼續說，心裏恨怒得臉色發出慘白，——「你自己也說過，而且我住在這裏，也深信老人祇是在那裏發幻想，那女人是決不會到他這裏來的。既然她不來，特米脫里還要闖到老人這裏來做什麼？你說罷！我願意知道你的意思。」

「您自己知道他到這裏來做什麼事，爲什麼要加上我的意思？他到這裏來，單是爲了恨惡，要不就是爲了疑心。譬如說如果我生了病，他便要起疑心，不耐煩地跑進各屋裏來尋我

，像昨天的樣子；她會不會乘他沒有發覺，偷偷兒進來。他也深知道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預備下一隻大信封，裏面封好三千盧布，打了三個火漆印，用絲帶緊住，上面親筆寫着：「如願親來，當以此獻與我的安琪兒格魯申卡，」——過了三天以後，又添上幾個字：「獻與小雞。」這些都是可疑的地方。」

「胡說，」——伊凡・費道洛維奇幾乎瘋狂似的喊着。——「特米脫里決不會來搶錢，更不會為了這殺死父親。他昨天為了格魯申卡也許會把他殺死，因為他已成為一個瘋狂的，狠惡的傻瓜，但是決不做搶刼的事情！」

「他現在十分需要銀錢，需要得太急切了，伊凡・費道洛維奇。您簡直不知道他是如何的需要，」——司米爾加可夫十分安靜，而且帶着非常明白的口氣解釋着，——「况且他把這三千盧布認為好像是自己的錢，他曾自己對我說過。就是說：『父親還欠我整整三千。』現在，有一點很明白的事實放在這裏，伊凡・費道洛維奇，請您判斷一下：阿格拉非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如果願意，一定可以使他，就是老爺，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她結婚，祇要她自己願意，一定可以成的，——而且也許她會願意的。我說她不來，祇是說說罷了。她也許很願意來，因為她一直可以做這裏的女主人。我親身知道，她的那位商人薩姆騷諸夫曾對她公開地說，這事是很不壞的，兩人當時都笑了。她自己也决不是很笨的人。她決不會

嫁給像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那樣的窮光蛋。現在把這事實全放在一起，伊凡·費道洛維奇，請你自己判斷一下，到了那個時候，在父親故世以後，不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連您和您的弟弟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會一個盧布也得不到，因爲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既然肯嫁給他，就要把全部的財產都改了她自己的名義，寫在她的名下。現在呢，祇要你們的父親一死，還不要緊，你們每人可以立刻分到整整的四萬塊錢，甚至他最恨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也可以得到，因爲他的遺囑還沒有寫下來……這些全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知道得很清楚的。……」

伊凡·費道洛維奇的臉上似乎有什麼彎曲，而且抖索了一下。他忽然臉紅了。

「那末你爲什麼，」——他忽然打斷了司米爾加可夫的話語，——「在有了這一些情形以後，又勸我到切爾馬士娜去？你這話說得有什麼意思？我一走，你們這裏會發生這類的事情的。」伊凡·費道洛維奇艱難地透着呼吸。

「完全對的，」——司米爾加可夫帶着明白理性的態度，輕聲地說，目不轉睛地望着伊凡·費道洛維奇。

「怎麼是完全對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反問，努力壓制自己，威嚴地閃着眼睛。

「我說這話是爲了憐惜您。如果我處在您的地位上，我立刻拋棄一切……何必在這種情

形之下停留着……」司米爾加可夫回答，帶着極公開的神色，望着伊凡·費道洛維奇閃爍的眼睛。兩人都沉默了。

「你好像是大傻瓜，自然也是……可怕的惡徒！」——伊凡·費道洛維奇突然從長椅上立起來。立刻就想走進園門，却忽然止住步，回身對着司米爾加可夫。發生了一點奇怪的事情：伊凡·費道洛維奇突然地，有點像抽瘋似的，握緊拳頭，——還等一剎那，自然就要奔到司米爾加可夫身上去。司米爾加可夫至少覺察了出來，抖索了一下，全身往後抽退。但是那一剎那對於司米爾加可夫順利地過去了，於是伊凡·費道洛維奇默默地，却好像帶着一點疑惑似的，轉身到園門的方向上去。

「我明天到莫斯科去，你應該知道，——明天清早就去，——就是這個樣子！」——他懷着狠毒，忽然清晰而且大聲地說話，以後自己驚訝自己，何以他當時需要把這話告訴司米爾加可夫。

「這是最好的事，——」司米爾加可夫趕緊說，好像等候着似的，——「不過假使出了什麼事情，還要會打電報到莫斯科叫您的。」

伊凡·費道洛維奇又止步，又迅快地轉身向司米爾加可夫。但是司米爾加可夫身上似乎也發生了一點什麼事情。他的親昵和滿不在乎的態度一下子飛躍走了；他的整個臉部表示非



常的注意和期待，但已是長意的，卑躬屈膝的樣子：「你也許還要說什麼話，補充什麼話，」——他的凝聚的，釘在伊凡．費道洛維奇的身上的眼神裏讀出這樣的意思來。

「假使出了什麼事情……不是也會從切爾馬士娜叫我的麼？」——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吼叫起來，不知為什麼緣故，忽然可怕地抬高了聲音。

「也會從切爾馬士娜……打攪您的……」——司米爾加可夫幾乎發出微語，喃喃地說，似乎有點張皇失措，却繼續十分聚神地望着伊凡．費道洛維奇的眼睛。

「不過莫斯科遠些，切爾馬士娜近些，你主張我到切爾馬士娜去，莫非為了憐惜盤費，或當是可憐我，怕我兜一個大圈子。」

「完全對的……」司米爾加可夫用笨斷的聲音喃語，卑鄙地微笑，還是抽瘋似的準備到時候來得及倒退到後面去。但是司米爾加可夫奇怪的，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笑了，迅快地走進園門，繼續笑着。如有人望着他的臉，一定可以斷定，他的笑並非為了快樂的緣故。他自己也決不會解釋出來。他在這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移動和行走，像是抽着瘋似的。

第七章 「同聽明人說話是有趣的」

而且他說話也是那個樣子。他一走進大廳，遇見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就忽然對他搖手喊道：「我上樓去，不是見您。再見罷。」——就這樣走了過去，甚至努力不看一看父親。真是也許在這時候他很恨父親，但是仇恨情感的這樣無禮貌的表現甚至對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也是感到突然。老人顯然十分願意趕快告訴他什麼事情，所以特地走到大廳裏來迎接他，現在聽到這類客氣的話，就默默地止步，用嘲笑的神色舉目送兒子上樓到二層樓上去，直到他兒子隱滅的時候爲止。

「他還是什麼意思？」——他迅快地問隨着伊凡•費道洛維奇走進來的司米爾加可夫。

「有點生氣，弄不明白是怎麼樣，」——他用排脫的口氣喃語。

「鬼！讓他生氣罷！把火壺拿進來，自己趕快出去。快些！有沒有什麼新聞？」

這裏起始了盤問，就是司米爾加可夫剛纔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訴苦的那件事情，關於他久候着的女客的一切，我們現在把這盤問忽略了過去。過了半小時以後，門鎖上了，瘋狂的老人獨自在各屋內踱走，戰慄地期待着，五次約好的叩擊快快地發出來，還不時地朝黑暗的

窗外窺望，除了黑夜以外一點也看不到什麼。

天已經很晚，伊凡·費道洛維奇還是沒有睡覺，在那裏盤算着。這夜他睡得很晚，大約二點鐘模樣。然而我們不去傳達他的思想的行程，現在不是研究他的心靈的時候；將來自會輪到它的。即使我們想試一試加以傳達，恐怕很難做到，因爲那不是思想，而是很不確定的，主要地是十分煩擾的東西。他自己感到喪失了方向。還有各種奇怪的，幾乎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願望磨折着他，例如，在已經過了半夜，他忽然堅決而且按捺不住地想走下樓去，開門到邊屋裏去，痛打司米爾加可夫一頓，但是你如果問他爲了什麼，他自己決不能確切地敍出任何一個原因來，衹除了他覺得這個僕人太可恨，把他當作世界上再也難于找到的最嚴重地侮辱他的人。另一方面，有一種無從解釋的，可恥辱的懦怯在這夜裏屢次侵襲着他的心靈，由于這懦怯他感到他甚至似乎忽然喪失了身體的力量。他頭痛得眩暈。有一種怨恨的情感搔抓他的心靈，好像他準備向什麼人報仇。他甚至恨阿萊莎，在憶起剛纔同他談話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十分恨自己。他幾乎忘記了想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以後感到很奇怪，尤其是因爲他深深地記得，還在昨天早晨，他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面前勇敢地誇口說他明天要到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在他的心靈裏當時還自行微語：「這是胡說，你決不會去的，你不會那樣容易擺脫，無論你現在怎樣誇口。」以後，過了許多時候，他回想這一夜的時候，總

帶着特別的嫌惡記起他怎樣忽然從沙發上立起來，好像深怕有人在後面看他似的，輕輕地開門，走到樓梯上，傾聽樓下的動靜，聽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樓下怎樣移動身體，來回踱步，聽了許久，有五分鐘模樣，聽着一種奇特的好奇心，屏住呼吸，心撲通撲通地跳，至於他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傾聽——自然自已也不知道。這『舉動』他以後一輩子稱爲『可嫌惡的』，一輩子在他的心靈的隱密的所在，深深地認作他一生最卑鄙的行爲。在那些時間，他對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甚至絲毫不感到任何的怨恨，祇是不知爲什麼原因用全副力量，發出好奇的念頭；他在樓下如何走路，現在在那裏做什麼事，還預測他這時候大概應該朝黑暗的窗外窺望，忽然在屋子中央停步等候，——有沒有人叩門。伊凡．費道洛維奇曾兩次到樓梯上從事這工作。在一切靜寂下去的時候，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已經睡下，大概兩點鐘模樣，——伊凡．費道洛維奇也躺了下來，懷着趕緊睡熟的堅定的願望，因爲他感到自已十分累乏。果然；他忽然死沉沉地睡熟，而且沒有做夢，早晨七點鐘時醒來，天已經亮了。他張開眼睛，很奇怪的是忽然感到自身裏有一種不尋常的熱力的襲流，迅快地起床，迅快地穿衣，以後就拉出皮箱，毫不遲緩地，匆遽地起始收拾行李。內衣恰巧昨天早晨從洗衣婦那裏取來。伊凡．費道洛維奇想到一切都很湊巧，沒有什麼可以使突然的出行延緩的事情，甚至因此發生了一聲冷笑。這次的出行確乎是突如其來的。雖然伊凡．費道洛維奇昨天說過，（對卡德隣

納。伊凡諾夫納，阿萊莎，又對司米爾加可夫說的，）他明天離開這裏，但是昨天躺下的時候，他還記得很清楚，在那個時候他並沒有想到出行的事情，至少完全沒有設想到清早醒來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忙着收拾皮箱。後來皮箱和手提包預備好了：大約已有九點鐘，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走上樓，對他發出尋常的，每天提出的問話：「在那裏喝茶，在這裏，還是下樓去？」伊凡。費道洛維奇走下樓去，帶着近乎快樂的樣子，雖然在他身上，在他的話語和姿勢裏，有點似乎雜亂散漫，而且匆遽的樣子。他愉快地和父親問安，甚至特地詢問他的健康，但是沒有等到父親的答話的終結，一下子就宣告他過一小時就要動身到莫斯科去，並且是完全地離開，所以請他打發人去喚馬車。老人聽着這消息，沒有一點驚奇的神色，十分不禮貌地忘却了對於兒子的出行說些惋惜的話；反而忽然十分忙亂起來，恰巧偶然記起了一件自家的緊要的事情。

「啊喲！你這人呀！昨天竟沒有說……一樣的，立刻可以弄妥當的。勞你的駕，請你到切爾馬士娜去一趟。你祇要從伏洛維耶站向左邊澢一下子，一共祇有十二俄里，就到了切爾馬士娜。」

「對不住，我辦不到。從這裏到鐵路要走八十俄里，火車是晚上七點鐘離站到莫斯科，——剛剛來得及搭車。」

「你明天可以搭的，要不，後天也行，今天先灣到切爾馬士娜去一趟。你讓我父親安心一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假使這裏沒有事，我早就自己去，因爲那邊的事情很緊急，而我這裏現在眞沒有功夫。……我有樹林在白吉曹夫和賈慈金兩塊地區上，在荒地上。商人馬司洛夫父子們祇肯給八千盧布，收買樹木，去年有一個買主一開口就給了一萬二，他不是本地人，問題就在這上面。因爲這裏現在沒有銷路：馬司洛夫父子利害得很：價錢說多少就是多少，這裏的人誰也不敢反對他。伊里因司基的牧師上禮拜日那天忽然寫信來說，有一個郭爾司脫金前來，他也是商人，我認識他的，不過寶貴的就是他不是這裏的人，却是從博格萊鮑夫那裏去的，所以他不怕馬司洛夫，因爲他並不是這裏的人。他說，我可以給一萬一，買下樹林來，你聽見沒有？牧師信上說，他在那裏祇住一個禮拜。你最好去一趟，同他講定一下……」

「您可以寫信給牧師，請他代爲講定就是啦。」

「他不會，問題就在這個上面。這位牧師沒有做生意的眼光。他這人太靠得住，我現在就可以給他兩萬盧布，請他保存，用不着什麼收據，但是一點也沒有做生意的眼光，好像不是人，連烏鴉都騙得動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這位郭爾司脫金樣子像鄉下人，穿着藍布褂，不過性格上却是十足的壞蛋，我們大家都不滿意這一點。他好扯謊，問

題就在這個上面。有時候他扯謊扯得叫人奇怪他爲什麼這樣做。前天他說謊，說他的妻子死了，他娶了續絃，您想一想，其實完全沒有這件事情：他的妻子並沒有死，現在還活着，而且每隔三天打他一次。所以現在應該去查明白：他想買下這塊樹林，給一萬一，是不是撒謊，或是說實話？」

「然而我到那裏也沒有法子辦，我也是沒有眼光的。」

「你等着，你是有用的，因爲我可以告訴他的，郭爾司脫金的特別記號，我同他早就做過生意的。你瞧：你祇要朝他的鬍鬚上看一下就行。他的鬍鬚是栗色的，難看的，細柔的。如果鬍鬚在那裏抖戰，他自己一面說話，一面生氣，——那就很好，他在說實話，想做生意；但是假使他用左手摸鬍子，自己嘻嘻的笑着，——那就是說他想騙騙你，耍手段。你永遠不要朝他的眼睛裏看，眼睛裏是看不清楚的，像水一般的深沉，眞是騙子手，——你應該看他的鬍鬚。我寫一封信交給你帶去，你可以給他看。他名叫郭爾司脫金，其實他不是郭爾司脫金，却名叫略格魏意，※可是你不要喚他略格魏意，他會生氣的。你假使和他講好，看出一切都很妥當，就立刻寫封信。你祇要寫一句話，意思是：「他並不撒謊。」你堅持着一萬

※義作獵犬解

一的價錢，可以減去一千，多了不能再減。你想一想——八千和一萬——有三千的差數。這三千塊錢就算我檢到的，找到買主是不很容易的事，我急着等錢用呢。你祇要通知我，這件事情是正經的，我自已就跑去，了結一下，想法子勻出一點功夫來。現在我何必到那邊去，假使這祇是牧師自已想出來的。怎麼樣，你去不去？」

「唉，我沒有功夫，你不要派我去罷。」

「唉，替你父親當一次差罷，我會記住的！你們全是沒有心腸的！一兩天功夫你有什麼要緊呢？你現在要到那兒去？是不是到威尼斯去？你的威尼斯兩天以內不會倒塌的。我可以打發阿萊莎，但是阿萊莎能做這類的事麼？我派你去，單單是因爲你是聰明的人。難道我看不見麼？你並不做樹林生意，但是你有眼光。在這裏祇要看一看：那人說話是不是當眞的？我對你說，你應該朝鬍鬚上看，鬍鬚一抖戰——那就是當眞的。」

「您何必儘推我到這可詛咒的切爾馬士娜呢？」——伊凡．費道洛維奇喊，狠惡地冷笑了一下。

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沒有把狠惡看出來，或是不願意看出，却捉住了冷笑：

「這麼說來，你可以去的，你可以去的麼？我立刻就寫信。」

「我不知道能去不去，我不知道，等我在路上再決定。」

「不必到路上，現在就決定罷。我的親愛的小孩，你決定了罷！你一講好，就寫兩行信給我，交給牧師，他立刻就會派人送到我這裏來。以後我就不來留你，你儘管到威尼斯去。牧師會用自己的馬車送你上伏洛維耶站……」

老人露出十分歡欣的樣子，寫了一封信，打發人去雇馬車，又吩咐取來涼菜和白蘭地。老人快樂的時候，永遠起始感情橫溢，但是這一次似乎自己壓制住了。例如說，關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事情，竟一句話也不說。完全沒有爲了別離而有所感動。甚至好像找不出什麼話來說；伊凡．費道洛維奇把這看得很淸楚：

「他一定很討厭我了，」——他自己想。

祇在樓梯上送兒子的時候，老人才好像騷動起來，想走過去和他接吻。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趕緊伸出手去，預備握手，顯然躲避接吻。老人立刻明白，一下子自行勒住：

「好啦，願上帝和你同在，願上帝和你同在！」——他從台階上反復地說，——「你將來總還會來的麽？你來呀，我永遠是歡迎的。唔，願基督和你同在！」

伊凡．費道洛維奇鑽進馬車裏去了。

「告別了罷，伊凡，不要駡我呀！」——父親最後一次喊着。

家裏的人全出來送他：司米爾加可夫，瑪爾法和格里郭里。伊凡．費道洛維奇賞他們每

人十個盧布。他已經坐在馬車上去的時候，司米爾加可夫跳上去整理地毯。

「你瞧……我要到切爾馬士娜去了……」伊凡．費道洛維奇似乎脫口而出，還像昨天一樣自然而然地飛躍出這句話來，還帶着一種神經性的淺笑。

他以後長久記住這個情形。

「這末說來，人們說得很對，同聰明人說話是有趣的，」——司米爾加可夫堅定地回答，意義深長地看着伊凡．費道洛維奇。

馬車動了，馳走了。旅行人的心靈裏十分糢糊，但是他貪婪地環望田地，山邱，樹木，和高高地在明朗的天上飛過的鵝羣。他忽然覺得很舒服。他試一試和車夫談話。那個鄉下人所回答的話裏有一點使他十分感到興趣，但是過了一分鐘，他又覺得一切都從耳傍溜過，他實際上並沒有明白鄉下人所回答的話。他不響了，這樣也很好：清潔的，新鮮的，寒冷的空氣，明朗的天色。阿萊莎和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形象在他的腦筋裏閃過；但是他輕聲冷笑了，輕聲吹散親愛的幻影，於是他們飛走了：「他們的時間還會來的，」——他心想。很快地到了一個郵站，換了馬後，奔馳到伏洛維耶去了。「為什麼同聰明人談話是很有趣的；他這話有什麼意思？」——忽然地閉窒住呼吸了。「我為什麼報告他，我要到切爾馬士娜去呢？」馬車到伏洛維耶站。伊凡．費道洛維奇從馬車裏走出來。一些車夫們圍住他。雇了自

由農民的車子，講好了到切爾馬士娜去的價錢，有十二俄里的路程。他吩咐他套車。走進驛站的房子，向四周環望，看了那個女驛站長一眼，忽然回到台階上去。

「不用到切爾馬士娜去了。趕七點鐘的火車不遲麼？」

「恰巧來得及。要不要登車？」

「趕快套。你們中間有沒有人明天回城裏去？」

「怎麼沒有，米脫里要去的。」

「米脫里，你能不能幫一下忙？你到我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那裏去一趟。你對他說我不到切爾馬士娜去了。你能不能？」

「為什麼不能去，可以去一趟；我早就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認識的。」

「我給你一點酒錢，因為也許他不會給你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快樂地笑了。

「真是不會給的，」——米脫里也笑了，——「謝謝您，先生，我一定辦到……」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伊凡·費道洛維奇走上火車，動身到莫斯科去了。『讓以前的一切脫離，和以前的世界永遠了結，不再需要關於這世界的任何消息和回響；到新的世界裏去，新的地方裏去，不要回頭看！』但是代替了歡欣，忽然有一陣黑影降到他的心靈上面，一種以前一輩子從未感到的憂愁在心裏發生出來。他想了整夜；火車飛馳着，祇在黎明時光走近

莫斯科的時候，他忽然似乎醒了轉來：

「我是低賤的人！」——他自己微語。

至於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方面，在送走了兒子以後，心裏十分滿足。他整整的二小時內，感到自己幾乎是有幸福的人，便喝起白蘭地酒來；但是屋內忽然發生了一樁對於大家都很討厭而且很不愉快的事實，一下子使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落入極大的騷擾裏面：司米爾加可夫不知為了什麼事情到地窖裏去，從上面的小梯上掉下去。恰巧那時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在院子裏面，當時就聽到了。她沒有看見掉落的情形，但是聽見了喊聲，特別的，奇怪的，卻為她早就熟悉的呼聲，——一個癲癇病人昏厥過去時的喊聲。是不是他在走下小梯的當兒發作了昏厥病，他失了知覺自然祇好立刻掉落下去，或者相反地是由於躓地，由于震動纔使司米爾加可夫，著名的癲癇病人，發作了宿疾，——「無從加以辨別，但是我見他的時候已在地窖的地上，蜷曲着，發着拘攣，不住地抖戰，嘴裏流出泡沫。起初以為他一定摔折了什麼，不是腿，便是手，並且摔斷了骨頭，但是『上帝保佑，』正似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所說的一般：並沒有發生這類的事，祇是不容易把他從地窖裏抬到上帝的地界上來。但是他們請了鄰舍們幫忙，總算把這事辦妥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親身參與這儀節，親身幫忙，顯然受了驚嚇，似乎有點慌張失措的樣子。然而病人並沒有醒過來：雖然一時曾停止過

拘攣．但以後又恢復了．大家斷定這將和去年發生的情形一樣．當他也是不經意地從擱樓上掉下來的時候。有人憶起．當時曾把冰放在頭上。地窖裏還有冰．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便實行做起來，到了薄暮的時候，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打發人把格爾城司圖勃醫生請來．他立刻就來了。他仔細檢査了病人．（他是全省最精細．最注意的醫生．年邁的，受人尊敬的小老頭子．）斷定這昏厥病是極利害的．「也許會發生危險．」他，格爾城司圖勃．還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明天早晨如果現在給的藥不見效力．他決定想另一種方法。病人安放在邊屋裏，和格里郭里和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的住所相隣的一間小屋子。以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就整天受了接一連三的不幸：飯食是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燒的，湯和司米爾加可夫所預的相比，就「等於穢水一樣．」小鷄炸得太乾，無論如何不能嚼動它。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對於主人雖很公平，却極厲害的責備反駁說，鷄子本來就是很老的，而且她自己也沒有學做廚子。晚上的時候發生了另一樁顧慮的事情：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接到報告說從前天起就得了病的格里郭里更加病得利害．完全差不多躺了下來．背部不能動彈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趕快喝完了茶，一個人鎖在屋子裏。他處於可怕而且恐慌的期待的態狀中。事情是因為這天晚上他等候格魯申卡的來到，而且差不多一定在等候着；至少他還在清早的時候就從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得到了保證說「她一定答應來的。」這個固執不移的老人的心跳動

得十分驚慌，他在空虛的屋內走路，傾聽。應該把耳朵豎得尖尖的：特米踐里，費道洛維奇也許在那裏看守着她。（司米爾加可夫前天就對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說，他已把怎樣叩門，在那裏叩門的方法告訴他了。）所以必須趕快開門，不讓她白白地留在前屋裏一秒鐘，不能讓她受了驚嚇，就此跑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覺得很忙亂，但是他的心還從來沒有浴在比現在還甜蜜的希望之中：差不多可以說這一次她一定會來的了！……

第六冊　俄羅斯的僧侶

第一章　長老曹西瑪和他的客人們

阿萊莎帶着驚慌和內心的痛楚走進長老的修道院的時候，幾乎驚訝得止步了：他生怕見到他的時候，他已成爲一個卽將嚥氣的病人，也許已經失了知覺，但是他忽然看見他坐在椅上，臉色顯得疲乏而且軟弱，却很勇敢，快樂，被賓客們包圍，同他們作靜謐的，快樂的談話。但是他從牀上起身的時候離阿萊莎的回來還不過一刻鐘；客人們老早就聚在他的修道室裏，等他睡醒轉來，因爲帕意西神甫堅決地保證說：「師傅一定會起來，和跟他的心相投合的人們談一談，還是他自己在早晨說過而且答應過的。」帕意西神甫對於卽將圓寂的長老所答應的話以及一切的話語是堅信無疑的，堅信到假使看見他已經完全沒有知覺，甚至沒有呼吸，但是既取得了還要蘇醒轉來，和他作別的諾言，那末也許不會相信還死　老在期待着死者會醒轉來，履行着誓約。早晨時候，曹西瑪長老在入睡以前，明確地對他說：「在還沒有同你們傾談，我的心上的愛者，看一看你們的親藹的臉，再把我的心靈向你們傾抒以前，我是不會死的。」聚來聽長老的大概最後一次的談話的是早年最忠實於他的朋友們。他們有四人：修道司祭岳西夫神甫和帕意西神甫，修道司祭米哈意爾神甫，庵舍的住持，還不很年老，不

大有學問，是平民出身，但是精神上十分堅定，不可搖撼而且很自然地信仰着，態度嚴肅，心上却懷着深刻的感情，雖然顯明地隱藏着這感情，甚至懷着羞慚。第四位客人是一個完全老邁，而且平凡的僧士，出身貧窮的農戶，阿非姆神甫，甚至幾乎不大識字，默不發言，舉止安靜，甚至不大和誰說話，是最馴順的人們中間最馴順的人，具有似乎被某種偉大和可怕的事物永久地吃了驚嚇，沒有力量加以理解的人的神色。曹西瑪長老很愛這個似乎戰慄着的人，一輩子對他懷着異乎尋常的敬意，雖然也許一輩子同他說話比誰也少些，雖然有許多年曾和他兩人一起在俄羅斯的各聖地游行。這是已經過了許多時候，已經過了四十年，那時候曹西瑪長老在一個貧窮的不甚著名的闊司脫洛姆司基修道院裏初次起始瀏修的苦行，後來不久，就伴着阿非姆神甫出外雲游，爲他們的貧窮的闊司脫洛姆司基修道院捐募基金。賓主大家聚在長老的第二間屋子裏面，——屋內放着他的牀鋪，以前已經說過，這屋子是狹窄的，所以四個人（除去沙彌勃洛非果在傍邊侍坐以外）勉強在長老的籐椅周圍，從第一間屋子裏端來的椅子上面分坐着。天色已黑，屋子被神像前的油燈和臘燈照耀着。長老看見，阿萊莎走進來，立在門傍，帶着不安的神色，快樂地向他微笑，伸出手來：

「好呀，靜肅的孩子，好呀，親愛的孩子，你來了。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阿萊莎走近他面前，同他跪下叩頭，哭泣了。有什麼東西從他的心裏嘔出來，他的心靈

戰慄，他眞想嗚咽地哭出來。

「你不必這樣，等一等再哭罷，」——長老微笑，右手放在他的頭上，——「你瞧，我坐着談話，也許還能活二十歲，像那個心善的，可愛的，從高山地方來的女人，手裏抱着小女孩麗薩魏達的，昨天對我所說的那般。願上帝賜福給那個母親和小女孩麗薩魏達！（他畫着十字。）勃非洛里，你把她的捐款送到我說的地方去了麼？」

還是他憶起了昨天那個快樂的崇拜他的女人捐了六角錢，請他送給「比我還貧窮的人。」這類捐獻當作不知爲什麼原因甘願加在自己身上的苦刑看待，而且一定用的是自己的勞力賺到的錢。長老勃洛非里黃昏時候到新近遭了火災的一個下市民女家裏去，——她是寡婦，還有子女，家被燒去後祇好出外行乞。勃洛非里趕緊報告說事情已經辦妥，把款子送去，照所吩咐的那樣，說是「一個無名慈善女子」捐助的。

「你起來罷，親愛的，」——長老對阿萊莎說，——「讓我看一看你。你到過自己家裏去，見過哥哥麼？」

阿萊莎覺得很奇怪，他這樣堅定而且確實地問詢的祇有他的哥哥裏的一位，——但是到底是那一位：如此說來，也許是爲了這位哥哥他纔在昨天和今天打發他出去的。

「看到了一位哥哥，」——阿萊莎回答。

「我講的是昨天那個，大的，我對他叩頭的。」

「我祇有昨天看到了他，今天找不到他，」——阿萊涉說。

「你快去找他，明天再去，越快越好，把一切事情扔下，趕緊去。你也許來得及阻住一點可怕的情事。我昨天是向他的偉大的，未來的痛苦叩頭。」

他忽然沉默了，似乎在那裏凝想。這些話很奇怪。岳西夫神甫，昨天親眼看出長老叩頭的人，和帕意西神甫對看了一眼。阿萊涉忍不住了：

「父與師傅，」——他十分慌亂地說，——「您的話語太不清楚……他期待着什麼樣的痛苦？」

「你不必這樣好奇。昨天我看出一點可怕的樣子……昨天他的眼神好像表示出他的整個命運。他有一種眼神……使我心裏一下子驚嚇，這人爲自已預備下什麼東西。我一生中有一兩次看到有些人有這樣的臉容……似乎表現出這些人們的整個命運，可嘆的是居然應驗了命運。我打發你到他那裏去，阿萊克謝意，是因爲心想你的友善的容貌使他有點幫助。但是一切由于天命，我們的命運都是如此。『如麥子落地而不死，僅存其一，如死則可得果實無數。』你應該記住這層。我一生中有許多次在暗中爲你的容貌祝福，你應該知道，」——長老帶着靜靜的微笑說，——「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你應該離開修道院，在塵世裏像僧士一樣地

生活着。你將有許多敵人，但是你的敵人會愛你的。許多不幸會給你帶來生命，你將爲了它們（不幸）而感到幸福，並且賜福生命，還使別人賜福，——這是最重要的點。你應該是這樣的。父和我的師傅們，」——他對客人們說，——「直到今天爲止，我沒有說過，甚至沒有對他說過，爲了什麼這個青年的臉龐爲我的心靈所愛悅。現在我祇能說：他的臉龐對於我似成爲一種提醒與預言。在我早年時代，還是小孩的時候，我有一位兄長，在十七歲上，青年時代，我眼見他死的。以後，在我的生命一年年度過的時候，我漸漸地深信，我的長兄在我的運命裏似成爲一種指示和從天上召示的預言，因爲假使他未曾在我的生命裏出現，假使完全沒有他，我想，我也許不至于充當修道僧士，走上這條寶貴的道路的。他首先發現在我的童年的時候，到了暮年又複現了。這是很奇怪的，父和師傅們，阿萊克謝意的臉並不十分和他相像，祇有一點點相像，可是在精神上我覺得很相像，所以有許多次我簡直把他當作我的兄長，在我的旅途終結時祕密來到我這裏，爲了一點回憶和靈感，甚至使我驚奇自已，和我這樣奇怪的幻想。你聽見沒有，博洛菲里，」——他朝傾聽着的沙彌說，——「我許多次看見你的臉上似有不高興的神色，因爲我愛阿萊克謝意甚乎愛你。現在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但是我也愛你的，你應該知道，爲了你的不高興我時常發愁。親愛的客人們，現在我想把這青年，我的兄長的故事講出來，因爲在我的一年裏是沒有比這再寶貴些，再動人，而且含預

言的意味的了。我的心充滿了和愛。在這時候我瞑察我的一生，似乎重新經歷着它似的……」

在這裏我應該聲明一下：長老同最後一天來訪的客人們所作的最後一次的談話有一部分曾記錄了下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在長老死後過了些日子，憑着記憶記載下來。然而這是不是完全的那天的談話，或者把他的師傅以前同他所談的話也加點進去，我無從加以判斷，而且在這記錄裏，長老所說的話似乎是不間斷的，似乎用小說的體裁朝他的朋友們敍述他的一生，而同時根據以後的敍述，實際上無疑地發生了兩樣情形，因為這天晚上所作的是普通的談話，雖然客人們不大打斷主人的話語，但是他們也加入談話，自己說着，也許甚至自己敍講些什麼。況且在這敍述裏決不會這樣的不間斷，因為長老有時喘不過氣來，失去了聲音，甚至躺到牀上休息一會，雖然沒有睡熟，而客人們也沒有離開他們的位置。有一兩次談話中斷，由帕意西神甫讀起聖經來。有趣的是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想到他當夜即將死去，尤其是因為他在最後一天的晚上，白天沉睡以後，忽然好像獲得了一種新的力量，使他在和他的朋友們作極長的談話時支持得住。這似乎是最後的和愛，維持了他的最大的活力，但是時間極少，因為他的生命突然被切斷了……但是這話以後再說。現在我要通知的是我不打算把談話的詳情全寫下來，而僅限于長老所講的故事，像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所記錄下來的樣子。這樣子可以簡單些，不很累人，雖然我必須重說一遍，有

許多自然是阿萊莎從以前的談話裏取來，加在一起的。

第二章 長老曹西瑪的生平——他的自述——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筆錄——

a. 長老曹西瑪的兄長

親愛的父和師傅們，我生在遼遠的，北方的某省V城。我的父親是貴族，却不甚聞名，沒有做大官。我兩歲上他就故世；所以我完全不記得他。他遺給我的母親一所不大的木房，還有一點資財，雖然不大，却也够她同孩子們不感窮困地生活下去。我的母親有兩個兒子，我，名叫齊諾維意，和長兄瑪爾克爾。他比我大八歲，具有暴燥惹惱的性格，但是心很善，不善嘲笑，沉默得奇怪，尤其在自己家裏，同我，同母親和僕人們這樣。他在中學校裏讀書很用功，但和同學們不相投合，雖然也不生口角，至少是母親還樣記起他來。他在死前的半年，那時候他已經十七歲了，他起始和我們城裏的一個孤獨的人結識，——他好像是政治犯，為了自由思想從莫斯科遣戍我們的城裏來。這位被遣戍的人是大學校裏極大的學者和著名的

哲學家。爲了什麼原因，他愛了瑪爾克爾，起始接見他。這個青年整晚上坐在他家裏，一冬天全是如此，一直到這被遣戍的人重新被召回彼得堡爲政府服務爲止。這召回是根據他自己的請求，因爲他有極多的奧援。開始了四旬齋，但是瑪爾克爾不願持素，又罵又笑，說：「這全是譫語，上帝是沒有的。」他的話使母親和僕役們十分驚嚇，連我這小孩也在內，因爲我雖祇九歲，但是聽見了這話，連我也很害怕起來。我們的僕役們全是農奴，一共四個人，全是用我們相熟的地主的名義買下來的。我還記得，我母親把四個人中間的一個，以六百盧布的代價賣去。她是廚婦，名叫阿非米亞，腳跛，年老。以後我母親雇了一個自由的農婦代替她的位置。在四旬齋的第六星期上，兄長忽然生病。他的身體永遠不很健康，胸間作痛，體質衰弱，趨向于癆病；他的身材並不小，細而瘦，臉容很清雅。他遭了涼，醫生來到後，立刻對母親微語，說這是急性肺癆，不能活到春天。母親起始哭泣，很謹愼地，（爲了不使他吃驚）勸兄長到教堂去懺悔 行聖祕禮，因爲他在那時候還能起床。他聽見以後，生氣了，罵上帝的廟宇，但是後來他凝想起來：他當時就猜到他的病很危險。所以母親打發他乘還有力氣的時候到教堂去懺悔和受聖祕禮。他自己也知道他早就有病，還在一年以前在吃飯的時候對我和母親冷淡地說：「我不是你們塵世間的人，也許活不到一年，」——這彷彿就是預言。過了三天，復活節的前禮拜到了。兄長從禮拜二早晨起出去懺悔。「媽媽，我是爲了

你纔這樣做的，爲了使你快樂，安慰，」——他對她說。母親由于快樂，或者是由于憂愁而哭了：「他忽然變了皮氣，快要完了。」但是他到教堂去沒有很久，竟躺上牀了，所以祇好在家裏舉行懺悔和聖祕禮。那幾天是光亮，明朗，香馥馥的天氣，復活節的日子排得很晚。我記得他整夜咳嗽，睡眠不良，早晨永遠穿上衣服，試着坐到軟椅上去。我還記得他：靜悄悄地坐着，態度溫存，面露微笑，雖是病人，但臉龐還是快樂，高興。他精神上完全變了，——他心裏忽然發生了奇怪的變動！老乳媼到他屋內，說道：「讓我給你把神像前的油燈點上。」以前他決不答應，甚至吹滅他。——「點罷，親愛的，點罷，我以前阻止你，眞是混賬極了。你點上油燈，禱告上帝；我高興地看看你，也在禱告。那末我們所禱告的是一個上帝。」這些話我們覺得奇怪，母親回到自己屋裏哭泣，祇在走進他的屋裏的時候才擦乾眼淚，裝出高興的神色。「媽媽，親愛的，不要哭，」——他時常說，——「我還要活很多時候，和你同享快樂的生活，生活是如何的快樂，高興呀，」——「親愛的，你有什麼快樂，既然整夜發燒，咳嗽，幾乎把你的胸脯都咳裂了。」他答道：「媽媽，你不要哭，生命就是天堂，我們大家在天堂裏，但是我們不願意知道這個，如果願意知道，那末明天整個世界全成爲天堂了。」大家全奇怪他的話語，他是說得那樣奇怪而堅決；大家感動得哭了。朋友們到我們家裏來。他說道：「親愛的諸位，我有什麼功勞，使你們這樣愛我，爲了什麼你們愛我這樣

的人，我以前是不知道，不會珍重。」他時時刻刻對走進來的僕人們說：「親愛的，你們爲什麼侍候我！我值得受大家的侍候麼？如蒙上帝恩賜，讓我生活下去，我將自已爲你們服務，因爲大家應該互相服務。」母親聽着搖頭：『親愛的，你因爲有病纔這樣說呀。』——他說：『媽媽，親愛的媽媽，主僕既不能沒有，那末讓我做我的僕人的僕人，同時他們也做我的僕人。我對你說，媽媽，我們中間所有的人全在大家面前犯了過錯，而我犯得更多。』母親甚至冷笑了，一面哭，一面冷笑，說道：「你怎麼在衆人面前犯更多的過錯？世上有的是兇首和強盜，你怎麼來得及犯罪，竟如此嚴厲地責備自已？」——他說：「媽媽，我的嫡親的媽媽，（他起始說些親熱的，冷不防的話語，）我的嫡血的，親愛的，快樂的媽媽，你要知道，一切人全在衆人面前犯了一切的過錯。我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聽，然而深深地感覺到是這樣的。我們當時怎樣活在那裏，生氣着，一點也不知道？」他睡醒以後，每天抒出深深的感情，全身充溢着愛情。有時候醫生來看他，一個老德國人，埃眞士米特時常到他那裏來。有時他和醫生打趣：「大夫，我還可以在世上多活上一天麼？」——醫生答道：「不但一天，還有許多天，——還能活幾個月，幾年。」——他喊道：『幾年，幾月，算得了什麼！用不着算什麼日子。人祇要有一天就可以理會到全部的幸福。諸位親愛的，我們何必爭吵，何必互相吹牛，互相記仇：我們大家一直到花園裏去，游玩，淘氣，互相親愛，互相誇獎，親吻，賜福

我們的生命。」——「你的兒子，他已不是這世上的人了，」——醫生對母親說，在她送他到台階上面的時候，——「他由於疾病轉入瘋狂的樣子了。」他的房屋的窗子是朝花園的。我們家的花園很陰涼，有許多老樹，春天樹上正在發芽，早春的鳥飛了過來，嘰嘰喳喳地鳴叫，在他的窗外唱歌。他忽然看着，欣賞着牠們，也向牠們請求饒恕：「神的小鳥，快樂的小鳥，你們饒恕了我罷。因為我在你們面前犯了罪。」這一下我們家裏誰也無從去了解，但是他快樂得哭了。他說：「我的周圍全是上帝的榮譽：小鳥，樹林，草原，天空，祇有我一人活在恥辱裏面，一人糟蹋了一切，完全沒有注意到美和榮譽。」——「你儘把許多罪孽往自己身上担任，」——母親說着，就哭了。——「媽媽，我的哭是為了快樂，並不是為了憂愁，我自己願意在他們面前担任過錯，祇是不會對你解釋，因為我不知道如何愛他們。即使我在大衆前面犯罪，但是大家全饒恕我，這就是天堂。難道我現在不在天堂上麼？」

還有許多我不能記住的。我記得我有一天到他的屋裏，裏面一個人也沒有。那時候已將薄暮，天氣晴朗，太陽已落山，斜光照射整個屋子。他看見了我，向我招手，我走近過去。他兩手抓住我的肩膀，和藹地看我的眼，充溢着愛情；不說一句話，祇是看了一分鐘，說道：「你現在去罷。去游玩罷，替我生活下去！」我當時走出去游玩。以後我一生裏有許多次含淚記起，他怎樣吩咐我替他生活下去，他還說了許多奇怪的，美麗的，固然當時為我們所

不了解的話。他在復活節後第三星期上去世。死的時候神志淸醒，雖已停止說話，但是一直到最後的時間以前，臉色絕不變更：快樂地看人，眼睛裏全是快樂，眼光尋覓着我們，向我們微笑，招呼我們。城裏居然有許多人談論關於他的死的事情。這一切當時使我震撼，但並不很利害，雖然殯葬的時候，我曾大哭一場。我那時很年輕，還是一個嬰孩，但是心上仍舊遺留下無從磨平的一切，隱伏着一種情感。到了時候一切會復活轉來，發出回響的。後來就應驗了。

d. 聖經在長老曹西瑪的生命裏

那時候祇剩了我和母親兩人。不久，有些善心的朋友們對她說：現在你既然祇有一個兒子，你既不是窮人，有點家私，那末爲什麼不仿傚別人的例子，打發令郎到彼得堡去，如果一直留在這裏，也許你會使他喪失發續的命運。他們勸母親把我送進陸軍士官學校去，以便以後加入御林軍。母親遲疑了許久：不肯和最後的一個兒子離別，但是後來決定了，雖曾流下許多眼淚，但是爲了我的幸福着想，不能不這樣決定。她把我帶到彼得堡，放在陸軍士官學校裏面，從此以後我沒有看到她；因爲三年以後她就去世，整整的三年儘爲我們兩人發愁，戰慄。從父母的家裏我取得的惟有寶貴的回憶，因爲人的回憶是沒有比在父母家內最早的

幼童時代所得的再爲寶貴些的，而且差不多永遠如此，祇要家庭裏有一點點的愛情和協調的份兒。寶貴的回憶也會從最壞的家庭裏保存下來，祇要你的心靈自己能夠尋覓寶貴的一切，關於聖經的歷史的回憶也屬於家庭的回憶的一類。我在父母家內，雖在嬰孩時代也很有興趣讀這類歷史。我有一本書，聖經的歷史，內中附有各種圖畫，題目是：新舊約聖史百四種。我是從這本書上學會了讀書的。現在這本書還在書架上放着，當作貴重的紀念品的那樣加以保存。但是在我學會讀書以前，我記得，第一次有一點精神上的感覺降臨到我身上的還是在八歲的時候。母親在復活節前的禮拜一，領我一個人到教堂去做彌撒。（我不記得，當時兒長到什麼地方去了。）天氣晴朗。我現在回憶的時候，好像重新看見，薰烟如何從香爐裏浮出，靜悄悄地裊升上去，陽光從圓頂上狹窄的小窗裏傾瀉到教堂中我們的頭上，而薰香像波浪般升上去，似在陽光裏融化了。我感動地望着，當時初次在心靈中意識地領略上帝的話語的種子。一位少年執着一本大書，走出教堂中央，——那本書大得我當時覺得他甚至難於執取。他把它放在誦經台上，打開來朗誦。當時我忽然初次有點了解，一生中初次了解在上帝的廟堂裏讀的是什麼。在烏恩的地方有一個正直，虔信的男子，財產廣衆，有許多駱駝，許多驢羊，他的孩子們快樂嬉游，他很愛他們，替他們禱告上帝：他們這樣嬉戲，也許會犯罪的。魔鬼同神子們一塊兒走到上帝面前，對上帝說，他已經走遍地上和地下的各處。「你看見

我的奴隸耶伯麼？」——上帝問他。於是上帝指着他的偉大的，神聖的奴隸，對魔鬼誇獎起來。魔鬼聽了上帝的話語，冷笑了一聲：「你把他交給我，你可以看到你的奴隸會發出怨言，詛咒你的名。」於是上帝把他所愛的正士交給魔鬼，魔鬼殺害了他的子女和牲畜，掃蕩盡了他的財產，一切都是突如其來地，像神的霹靂一般。於是耶伯剝去了衣裳，奔到地上來，大聲喊道：「赤裸地從母胎裏出來，再赤裸地回到大地。上帝給與了，又取去了。願上帝的名從此永恆地受賜福！」父和師傅們，請你們寬恕我現在的眼淚，——因爲我的整個的童年現在好像重新在我的前面復現，現在我所呼吸的也像當時我從八歲小孩的胸脯裏一樣的呼吸。和當時一樣，我感到驚異，騷亂和快樂。當時十分吸引我的想像的有駱駝，有同上帝說話的撒但，有把自已的奴隸交出去受罪的上帝，還有他的奴隸，喊着：「不管你如何刑罰我，你的名是賜福的，」隨後就是靜謐的，甜蜜的，教堂裏的歌頌：「願我的禱詞得聞，」重新又是神甫的香爐裏的薰煙，和跪地的祈禱！從那時起，——甚至昨天還取過的，——我讀到這篇聖的故事不能不流下淚來。這裏面有多少偉大，神祕，無從想像的東西！我以後聽到一些嘲笑和褻瀆神明的人們的話語，驕傲的話語，「上帝怎麼能把他所愛的聖者交給魔鬼，供取笑之用，還奪去他的子女，用疾病和毒瘡打擊他，使他用瓦片除去身上的膿瘡，還是爲了什麼：是不是單單爲了在撒但面前誇口：你瞧，我的聖者竟會爲了我受這樣的苦！但是偉大就在於

還是一個祕密，——一個從傍邊走過的，地上的形相和永恆的眞理接觸在一起了。在地上的眞實之前，成就着永恆的眞實的行動。創世主在最初幾天創世的時候，每天做完後總是加以頌讚：『我所創造的是很好的。』他看着耶伯，重又誇奬他所創造的東西。耶伯盛讚上帝的時候，不僅對他服務，且對他所創造的事物服務，代代相承，永恆不變，因爲他是被天定的。神呀，這是一本太好的書，裏面有多少好的教訓。聖經那本書眞是一個奇蹟，它給予人多少力量！眞是世界和人，以及人類各種性格的模型。一切都在裏面包含，永遠指示出來。裏面有多少獲得了解决和發現出來的祕密。上帝重又恢復了耶伯的地位，重又賜予他許多財產，又過了多少年，他又有新的子女，另外的子女，而且他也愛他們。神呀！他怎麼還能愛這些新的子女，當以前的那些子女已經沒有，已經被剝奪去的時候？記憶起他們來的時候，雖然現在有了新的子女，也爲他所鍾愛，但是難道還能感到全部地有幸福，像以前一樣麼？然而是可以的，可以的：舊的憂愁，由於人生的一種偉大的祕密，漸漸地轉成靜謐的，感動的快樂，代替了年青的，沸騰的血的位置的是馴順的，明朗的暮年；我祝福着每天的日出，我的心依舊對它歌唱，但是現在我最愛日落，它的長長的斜光，和隨以俱來的靜謐，溫馴，可感動的回憶，一切長久和受賜福的生命中可愛的形象，——而在這一切之上是上帝的，使人感動，使人安慰，寬恕一切的眞實！我的生命即將了結，我知道而且聽到，但是在每個遺留下的日子

裏，我感到我的地上的生命已和新的，無盡的，無知的，却已走近前來的生命相接觸。在預感到這新的生命時我的心靈喜悅得戰慄，我的蒸性靈出笑容，心喜悅得哭了……朋友們，師傅們，我屢次聽到，現在最近的時候更加時常聽到，我們的牧師們，尤其是鄉村的牧師們，到處含淚控訴自己的薪俸太小，地位太低，直率地說，甚至形諸筆墨，——我自己讀到的，——說他們現在好像無從對人民講解聖經，因爲他們的俸給太薄，假使有路德教徒和異教徒前來搶劫羊羣，祇好讓他們搶去，因爲我們的俸給太薄。神呀！我心想上帝會把在他們認爲寶貴的薪俸給得多些，因爲他們的怨訴是有理的。但是我說實話：這事情誰應負責，那末一半應該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因爲他即使沒有時間，他說他永遠被工作和服務所壓迫，即使是對的，但這到底不是全部的時間，在一個星期內他到底可以有一個鐘點，憶起上帝來的，而且也不是整年的工作。他可以每禮拜一次，在晚上的時間內，起初祇要召集一些孩子們前來，——父親們聽到以後，父親們也會來的。做這事情也用不到造什麼房子，單單祇在你的屋子裏接待一下，你可以不必害怕，他們不會糟蹋你的屋子的，因爲祇有一點鐘的集會。你給他們打開這本書，開始誦讀，不必說聰明的大話，不必裝傲慢的神色，不必露出高臨在他們上面的樣子，祇要帶着感動和溫馴的態度，自己對他們誦讀，使他們傾聽而且了解自己而致其喜悅，自己愛誦讀的話語，祇要偶然停頓下來，把一些普通人不了解的話語解釋一下，你不必着急

，他們全會了解，正教的心是全會了解的！你對他們讀關於阿勃拉漢姆和薩拉的事，伊薩克和雷白卡的事，讀耶各勃如何到拉朋去，夢中和上帝相鬥，說道：『這地方是可怕的，』——你一定可以使普通民衆的虔信的心發生深深的響影。你還給他們讀，尤其應該對小孩們讀，弟兄們如何將親生弟弟賣去充做奴隸。他是一個可愛的少年，約西夫，好夢者和偉大的預言者。他們把他的血衣拿出來，對父親說，野獸把他的兒子撕裂成碎塊了。以後弟兄們到埃及取糧食，那時約西夫已成了偉大的帝王，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出來。他磨折他們，治他們的罪，把兄長朋加明扣住，却全是由於愛而來的：『我愛你們，一面愛，一面磨折你們。』因爲他一輩子不斷地記起，他如何在酷熱的沙漠中，水井傍邊，被他們賣給商人，他如何扭絞着雙手，放聲哭泣，求弟兄們不要把他賣到陌生的土地上去充當奴隸，現在過了許多年以後，看到了他們，重又無可衡量地愛了他們，一面愛，一面加以磨折和壓迫。他後來離開他們，自己不能忍受心上的苦痛，奔到牀上哭了；以後他擦乾了臉，喜喜歡歡地走出來，對他們聲明道：『兄弟們，我就是約西夫，你們的弟弟！』讓他再往下念，老耶各勃得悉他的可愛的小孩還活在人世，如何地喜悅，忙着到埃及去，甚至拋棄了祖國，死在異鄉，在遺囑裏向永恆的時代說出了偉大的預言，一生神祕地包含在他的溫馴，畏葸的心內的預言，說他的種族裏，猶太的種族裏將出現宇宙的偉大的希望，基督和救世主！父和師傅們，請寬恕我，不要生氣

，爲了我像小孩一般，談論你們早就知道，也就是你們更加巧妙而且莊嚴地教訓着我的一切。我祇是由於喜悅而談論，請你們寬恕我的眼淚，因爲我愛這本書，讓神的牧師，讓他也哭泣一下，可以看出聽到他的人們的心如何以震慄作答。祇需一個小小的子粒：祇要他把它拋進普通民衆的心靈，它決不會死去，永遠將在他們的心靈裏生活着，隱藏在黑暗之中，他們的罪孽的黑影之中，當作光明的斑點，偉大的提示。不必多討論，不必多教訓，普通羣衆全會簡單地了解的。你們以爲普通羣衆不會了解麼？你們試一試再對他們念一段動人的，和愛的故事，關於美麗的埃司然和驕傲的瓦司底的故事；或是約納在鯨魚肚裏的奇麗的故事。還不要忘卻神的喻言，尤其從路加福音裏，（我這樣做過，）以後是從『使徒行傳』裏，聖保羅的談話，（還是一定的，一定的！）還有『聖徒傳』裏，神人阿歷克謝意的行述，和偉大中偉大的，快樂的殉難者，神的目覩者，埃及來的聖母瑪麗亞的生平。——你可以用這些普通的故事穿進他們的心裏去。而這祇須每星期有一個鐘點，不管你的俸給多少小，有一小時就夠了。他自己就可以看見，我們的民衆是慈善的，感恩的，會給予百倍的答謝。他們記住牧師的勤勞和他的感動的話語，會在他的田地上，房子裏，甘心情願地幫他的忙，而且尊敬他比以前更甚，——而他的俸給也因此增加，事情是很簡單的，有時候我們甚至怕去表示，因爲人家會笑你，然而這事是很正確的！凡是不信上帝的人，也不相信上帝的人民。相信了上

帝的人民，便能明察上帝的神聖，雖然以前自己並不信它。惟有人民和他們的未來的精神力量可以使脫離家鄉土地的無神派獲得信仰。基督的話語，假使沒有例子，將有什麼用處？人民如無上帝的話語，將遭喪亡，因爲他們的心靈渴求他的話語和一切良好的感覺。在我的幼年時代，好久的時候差不多四十年以前，我同阿非姆游行全俄，爲修道院募捐，有一次在一條可以通航的大江的岸傍和漁夫們一同夜宿，一個面貌清秀的青年農人和我們坐在一起。看他樣子已有十八歲。他忙着明天到一個地方去給貨船拉縴。我看見他的明朗柔和的眼睛朝前面看望，七月的夜是明朗的，靜謐的，溫暖的。江面廣闊，水氣升上來，使我們感到涼爽，小魚微微地撥水，小鳥沉默着，一切靜寂，美麗，一切向上帝祈禱。祇有我們兩人不睡，我和這青年，我們談論這世界的美麗和它的偉大的祕密。每根小草，每隻昆蟲，螞蟻，金蜂，全都令人訝異地知道各人的路，雖然他們並沒有智力。他們爲上帝的祕密作證，不斷地自己造就這祕密。我看出，這可愛的青年的心熾燒起來了。他告訴我，他愛樹林，愛林鳥；他是捕鳥者，了解他們的每一嘯鳴，會召喚每一隻小鳥。他說：我不知道比在樹林裏再好些的地方，雖然一切都是好的。我回答他：『眞是一切都好，一切都妙，因爲一切都是眞理。你瞧那匹馬，在人旁邊站立的巨大的動物，或是那頭牛，給牠食料，替人作工，低着頭，沉思着。你瞧一瞧牠們的臉龐：對於時常無情地痛打牠們的人類是如何的溫馴，如何的依戀，牠們

的臉上是如何的不懷惡意，如何的信任，如何的美麗。要知道牠們是沒有任何罪孽的，因爲一切都是崇高的，除人類以外一切都無罪孽。基督和牠們同在，還在我們之先。」青年問：「難道牠們也有基督麼？」我說：「怎麼不呢？因爲話語是爲大家而設的。一切創造，一切生物，每張樹葉都趨向話語，爲上帝唱頌詩，對基督哭泣，無意識地，藉着牠們的無罪孽的生活的祕密完成這一切。你瞧，樹林裏有一隻可怕的狗熊徘徊着，威嚴而且凶橫，却沒有犯什麼過錯。」我對他講，有一次一隻狗熊走到一位在林中小廬舍內隱修的大聖徒那裏去。這位偉大的聖徒可憐牠起來，毫不思索地走到牠的面前，給他一塊麵包，說道：「你去罷，願基督和你同在。」這隻兇橫的野獸竟服服貼貼地走開，不加一點傷害。青年人聽見牠不加一點傷害地離開，顯然基督也和牠同在的話，十分的感動，說道：「這眞好極了！神的一切是如何的好，如何的奇麗！」他坐在那裏，靜悄悄地，甜蜜地沉思着。我看見他悟解了。他就在我的身旁睡熟，做了輕鬆的，無罪惡的夢，願上帝賜福青春！我臨睡以前，爲他祈禱。神呀，願你賜給你的人們和平與光明！

C 長老曹西瑪青年時代的回憶——決鬭——

我在彼得堡陸軍士官學校內讀書幾近八年，隨着新的教育將兒童時代的印象掩埋了不少

，雖然一點也沒有忘卻。起而代之的是學到了許多新的習慣，甚至意見因此變成一個近乎野蠻，殘忍和狂誕的東西。隨着法語，我取得了浮面的客氣和社會儀節。但是我們仍把學校內侍候我們的兵士當作眞正的畜生看待，而我也是如此。我也許更甚些，因爲我在全體同學之中對一切最爲敏感。等到我們畢業以後，充當了軍官，我們準備爲軍營中被侮辱了的名譽流血，至於眞正的名譽，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即使知道，也必立即首先加以訕笑。酗酒，鬧事，和大膽的行爲幾乎認爲可傚人的事。我不說我們是蠻橫的；所有這些青年人本性都是善的，但是所做的行動十分惡劣，而尤以爲甚。主要的是因爲我有資產，所以放手度愉快的生活，帶着青年人的一切嗜好，不加以任何克制，張帆使去。最奇怪的是我當時也讀書，甚至極愉快地讀着；但是在那時候從來沒有翻過一次聖經，却永遠到處攜在身邊。說實話，這本書我是「整天，整小時，整月，整年，」地攜在身邊，甚至連自己也不知道。我服務了四年以後，才到K城來，我們的團部當時駐紮在那邊。那個城裏的交際場中人數衆多，各種人物都有，都很有錢，好客，能尋快樂。我到處受到極好的招待，因爲我生來具有快樂的天性，而且人家不把我當作窮人看待，這在交際社會上是具有不少意義的。當時發生一樁事情，使一切的故事由此開端。我傾心於一位年青貌美的女郎，——她爲人聰明，高貴，具有明朗的正直的性格，是受人尊敬的父母的女兒。他們不是小戶人家，有資產，勢

力，和與援，接待我很和藹。我覺得這女郎也屬意於我，——我的心在發生這種幻想時不由得熾燃了。以後我自己理解，而且完全猜到，也許我並不那樣强烈地愛她，祇是尊敬她的聰明和崇高的性格，那是不能不令人起敬的。一種自私心阻止我立刻向她求婚；在這般年青時代，又加上有錢使用，就和淫蕩的，自由自在的獨身生活的誘惑絕緣，在我覺得是痛苦而且可怕的事。但是我曾做了一些暗示。總而言之，我把堅決的步驟暫時延宕了一些時候，突然，我奉令派遣到外縣去，有兩月之久。兩個月以後回來的時候，我忽然打聽到這位女郎業已出閣，嫁給近城的，有錢的地主。這人雖比我年長，却還在青年時代，在京城的和最上等的社會裏具有與援，而我是沒有的。他是很客氣而且有學問的，然而我却完全沒有學問。我聽到了這個意外的事情，十分驚愕，甚至使我的腦筋都混亂了。主要的情節是我當時打聽出這個年青的地主早就做了她的未婚夫，我曾在他們家內遇見了許多次，却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因為受了自負心的蒙蔽。但是這使我特別感到侮辱：何以大家全知道，而我一人絕無所知呢？……我忽然感到一陣按耐不住的惡意。我臉上發出紅潤，憶起我有許多次幾乎對她表示我的愛情，因為她既不阻止我，也不加以警告，所以我推論出，她在取笑我。以後我自然也想起，她一點也不取笑我，相反地，曾自行像開玩笑似的打斷這類的談話，而代以別種談話，——但是當時我不能理會到這層，却充滿了復仇的心思。我驚訝地憶起，我的盛怒和復仇，

我自已也感到萬分的痛苦而且討厭，因爲我具有輕鬆的性格，不能長久向任何人生氣，好像自己在那裏虛假地增燃着自己，終於成爲無禮和狂誕的了。我等待時機的來到，有一次在一個大場面社會中，我忽然裝出爲了最不相干的原因，對我的「情敵」加以羞辱，爲了他發出一椿在當時極重要的事件的意見，經我嘲笑了一番，（還是一八二六年的事情，）而且據人家說，嘲笑得十分聰明技巧。隨後我迫使他和我解釋，在解釋的時候我故意弄成粗暴的樣子，使他接受我的決鬥的提議，雖然我們之間有極大的差別，因爲我比他年青，而且人小位卑。我以後確實地打聽出來，他接受我的決鬥的提議，似乎也由於對我吃醋的情感而起：他以前也曾爲了他的妻子，當時還是未婚妻，和我吃醋；現在他心想，假使他太太知道他受了我的侮辱，而不敢接受決鬥的提議，她也許要不由已地看輕他，因此搖動了她的愛情。我很快地找到了一個公證人，一個同事，我們的團部裏的少尉。當時雖然厲行禁止決鬥，但是武人間甚至好像還認它爲時髦的舉動，——有時野蠻的偏見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埋種着。那時候六月將盡，我們定於明天早晨七點鐘在郊外相見，——而當時我確乎發生了一點似乎命定的事情。晚上回家時，我懷着兇蠻和惡劣的情緒，對我的馬弁阿法那西耶惱怒，用全力兩次敲打他的面孔，把他的臉打出血來。他在我那裏侍候還不長久，以前也曾打過他，却從來沒有過這樣野獸似的殘忍。你們信不信，親愛的，已經過了四十年，我現在還懷着羞恥和痛苦憶起這

情況來。我躺下來睡覺，睡了三小時，起身一看，天色已亮了。我忽然起床，不想再睡，走到街邊，打了開來，——我的窗子是朝花園的。我一看，太陽已升起，天氣溫暖，美麗，小鳥鳴啼。我心想，我的心靈裏似乎有一種羞辱的，低卑的感覺，那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爲了將做流血的事情。不，我心想，似乎不是爲了這個原因。是不是爲了怕死，怕被殺死？不，完全不是的，甚至完全不是的……忽然立刻猜到是怎麼會事：那是爲了我昨天打了阿法那西耶！一切忽然重新在我面前發現，一切又重複了一下：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揮拳向他的臉上直打，他的兩手卻垂放在袴縫上面，頭挺得直直的，瞪着眼睛，像立正似的，每挨一次打擊便抖索一下，甚至還不敢舉手遮擋。人居然弄到這種地步！竟到了人打人的地步！這眞是罪惡！好像一隻尖針穿透了我的整個心靈。我站在那裏，像呆子一般，但是太陽照耀着，樹葉歡欣着，閃爍着，小鳥們，小鳥們頌讚上帝……我用雙手掩臉，倒在床上，放聲痛哭起來。我當時憶起我的兄長瑪爾克爾，和他臨死前對僕人們所說的話：「親愛的，你們爲什麼侍候我？爲什麼愛我？我値得受人家侍候麼？」「是的，我値得麼？」——這念頭忽然鑽進我的頭裏去。實在的，我有什麼價値，可以使別的人，像我一模一樣的人，前來侍候我呢？當時這問題初次刺進我的腦筋裏去。「媽媽，我的嫡親的媽媽，一切人眞是全在衆人面前犯了一切的過錯，祇是人們不知道罷了。如果知道了，——立刻就成爲天堂了！」「天呀，難道這

是不眞實的麼？」——我一面哭，一面想，——「也許我眞的爲衆人犯着比大家都利害的過錯，比世上的什麼人都壞！」我忽然意識到了全部的眞實，各方面全顧到的眞實：我將去做什麼事呢？我將去殺死一個善良的，聰明的，正直的，對我沒有一點過錯的人，因此永遠奪去他的夫人的幸福，使她受到磨折，把她殺死。我在牀上橫躺，臉鑽在枕上，完全沒有注意到時間的過去。我的同事，那位少尉，跑來找我，拿着手槍，說道：「很好，你已經起身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走罷。」我當時忙亂起來，完全張皇失措。後來我們出去上馬車：「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對他說，——「我一會兒就回來，忘掉了錢包。」於是獨自跑回寓所，一直走進阿法那西耶的小屋裏，說道：「阿法那西亞，我昨天打了你兩記耳光，你寬恕了我罷。」他竟抖索了一下，好像害怕似的，看了我一眼，——我看這還不够，不够，忽然，就這樣穿着整齊的制服，向他下跪叩頭，說道：「恕了我罷。」他當時楞住了：「大人，老爺，你是怎麼啦？……叫我怎麼受得住……」忽然自己哭了，好像我剛纔一樣，雙手捧臉，轉身向窗，眼淚流得全身發抖。我跑回到同事那裏，跳上馬車，喊道：「走罷。」——「你看這勝利的人，」——我朝他喊，——「他就在你的面前！」我心裏很快活，一道上直笑，說呀，說呀，不記得說些什麼話。他看着我，說道：「老弟，你眞是好漢，我看你能維持我們軍界的體面。」我們到了那個地方，他們已經在那裏等候我們。他們把我們分放在兩

邊，互相離開十二步遠，讓他先放槍，──我站在他們面前快快樂樂的，臉對着臉，眼睛不閃一下，和愛地看他，我知道我應該怎麼辦。他放了一槍，祇擦破了我的臉頰，擦破了耳朵上一塊皮。我喊道：「謝天謝地，沒有殺死人！」我當時抓起手槍，倒退後去，把手槍朝上一扔，扔到樹林裏去，喊道：「這是你應該走的道路！」我又回轉身來對仇人說道：「先生，請恕我這個愚蠢的青年人。由於我的過錯，我侮辱了你，現在又使你向我放槍。我本人比你壞十倍，也許還要多些。請你把這話轉告給你在世上最尊重的那位女太太。」我剛說完這句話，──他們三人全喊叫起來了。「對不住，」──我的仇人說，──甚至生氣了，──「假使你不打算決鬥，何必提議呢？」──我對他說：「昨天我還極愚蠢，今天卻聰明了，」──我這樣快樂地回答說。他說：「我相信昨天的事情，但是關於今天的事情我卻難於照您的意見加以判斷。」──「對呀，」──我對他喊，拍着手掌，──「我很同意您的話，我是罪有應得的！」──「先生，您究竟放槍不放槍？」──我說：「我不放。您如果願意，可以再放一下，不過最好您也不必放罷。」公證人們也喊嚷起來了，特別是我的那位：「站在決鬥場上請求饒恕，這眞是給全體團部丟臉。我早知道就不幹了！」我站在他們面前，抑止了笑容，說道：「難道現在時代遇到一個對於愚蠢舉動自行懺悔，而且自己當衆認錯的人，竟覺得這樣奇怪麼？」──「但是在決鬥場上決不能如此，」──我的公證人又喊了。

「對呀，」——我回答他們，——「本來眞奇怪，按說應該在我們剛來到這裏的時候，還在放槍以前，就自行認錯，便不致於引他到偉大的，死一般的罪孽裏去，但是我們的世界安排得那樣醜惡，所以這樣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必須在我受了他的十二步以外的槍擊以後，我的話語才能對他發生意義，假使在剛來到以後，槍擊以前，就直接了當地說了出來：他就是懦怯的人，懼怕槍彈，不用去聽他的了。」「諸位」——我忽然誠懇地呼喊，——「你們向四面望一望上帝的恩賜：晴朗的天，純潔的空氣，溫柔的小草，小鳥，美麗的無罪孽的自然，但是我們，惟有我們是無神的，愚蠢的，不明白生命即是天堂，因爲祗要我們打算了解，天堂會立即美麗地立在我們面前，我們便將互相擁抱，放聲痛哭……」我還想繼續說下去，但是不能夠，我甚至喘不過氣來，那樣的甜蜜，那樣的年青，心裏有那樣的幸福，眞是一生從來沒有感到的。「這一切全很合理，而含有教訓的意思，」——仇人對我說，——「總之，你是一個古怪的人。」——「您們笑好了，」——我也對他們笑，——「以後你們自已會誇獎的。」——他說：「我現在已經準備誇獎您，我可以和您握手，因爲大概您確是誠實的人。」——我說：「不，現在不用，等我以後再變得好些，博到您的尊敬，那時候您再伸手，——那就更好了。」我們回家去，我的公證人一路上儘罵我，我却吻他。同事們當時聽到了這消息，當天就聚集起來，裁判我。他們說：「他糟蹋我們軍官的制服，讓他提出辭

是好了。」——也有替我辯護的人們，說道：「他到底受得住槍擊。」——「是的，但是他懼怕別的槍擊，在決鬥場上請求饒恕。」——「假使懼怕槍擊，」——辯護的人們反駁，——「那末在請求饒恕以前，可以先用自己的手槍發射，但是他竟把實彈的手槍扔到樹林裏去，不對的，這裏發生了另外的，古怪的玩意。」我聽着他們說話，瞧着他們，覺得快樂：「親愛的朋友們，」——我說，——「對於我提出辭呈一節，你們不必担心，因為我已經做了，我已經遞上了，今天早晨，在辦事處裏面，等到照准以後，我立刻進修道院，我想辭職，也就為了這個原因。」我剛說出這話，大家齊聲大笑：「你應該先通知我們，現在一切都解釋清楚了，僧士是不能加以裁判的。」——他們笑了，忍不住了，而且並不是嘲笑，却是和藹地笑，快樂地笑，大家忽然全愛起我來，甚至連最反對得厲害的人們也在內。以後整整的一個月內，在辭呈沒有批准的時候，大家好像把我在手裏舉來舉去一樣。「你這個僧士呀」——大家說。每人都對我說和藹的話，開始勸阻我，甚至憐惜我：「你何必這樣自尋苦惱？」——他們又說：「他這人還勇敢，他遭了槍擊，本可以用槍還擊的，但是他在第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要他修行做僧士，所以他這個樣子。」城裏交際社會裏也是同樣情形。以前沒有人特別注意我，祇是樂意招待；現在却忽然都願意和我結識，起始前來邀請：大家都笑我，却都愛我？還要聲明的是，當時雖然大家談論關於我們的決鬥的事情，但是上峯却把這事

擱置不理，因爲我的仇人是我們的將軍的近親，又因爲事情總算沒有弄得流血的結果，似乎出於玩笑，而且我也提出辭職，所以這事也眞的轉到玩笑的方面去了。我當時起始不加顧忌地高聲談話，不管他們如何譏笑，因爲到底那不是惡意的，而是善意的笑。這一切談話大半發生在晚間女太太們的交際場中，多半是婦女們最愛聽我的談話，男子是被强迫着的。「怎麼能叫我替大家犯過錯呢？」——每人都當面這樣笑我，——「難道我能替您担過麼？」——「不錯，」——我回答他們，——「當全世界早就走到另一條路上去，將實在的虛謊當作眞實，他向別人要求同樣的虛謊的時候，你們何從加以辨認呢？現在我在一生中初次做了誠懇的舉動，對於你們大家，我竟成爲瘋人一樣：你們雖然愛我，却總在笑我。」——「是的，像您這樣的人怎麼能不愛呢？」——女主人對我大聲笑着，在她家裏聚着許多的人。忽然我看見，有一個青年太太從人叢裏立起來。她就是我當時爲了她提議決鬥，不久時候還想向她求婚的。我沒有注意，她幾時到晚會上來的。她立起身來，走近我身邊，伸出手來，說道：「容我對您聲明，我第一個不笑您，反而包着眼淚感謝您，現在我向您致敬，爲了您當時的舉動。」她們丈夫也走了過來，忽然大家全擁到我的身邊，幾乎全想吻我。我心裏眞快樂，但是忽然看見一位年老的先生也走近我的身邊。我雖然以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從來和他不相認識，一直到那天晚上爲止，甚至一句話也沒有和他說過。

d. 神秘的訪客

他早已在我們的城裏做官，佔着顯著的位置。他富於資財，爲大家尊敬，樂善好施，捐過大筆的款項給慈惠院和孤兒院，此外還祕密做許多慈善事情，到死後纔發現了出來。他有五十歲模樣，態度近乎嚴肅，不大說話；他結婚不到十年，太太還年輕，生了三位還很小的子女。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自己家裏，忽然門開了，那位先生親身前來訪我。

應該注意的是我當時已經不住在以前的寓所裏面，剛提出辭呈，就遷居他處，向一位老婦人，官員的寡妻，租下了房子，就歸她侍候。我的搬家祇是因爲我在當天從決鬥場回來以後，就把阿法那西亞送回營隊裏去，因爲在我同他發生了那段故事以後，和他面對面相看，未免覺得慚愧，——一個沒有準備的俗世的人，甚至會對於極合理的事情抱着慚愧的念頭的。

「我已經有許多天，」——那位先生走進來就對我說，——「在許多人家的家裏，極好奇地聽見您的談話，所以願意和您結識，再詳細談一談。您能不能答應我的請求？」——我說：「可以，我很樂意，而且認爲特別的榮幸。」但是自已竟懼怕起來，一下子他使我十分吃驚。因爲雖然有人好奇地聽我的說話，但是誰還沒有對我持着這般嚴肅和正經的態度。現

在這位先生竟親自跑到我的寓所裏來了。他坐下以後，說道：「我看出您具有極大力量的性格，因爲您在冒險做着的事情上，不怕爲眞理服務，爲了自身的眞實，忍受大衆對您的普遍的賤視。」——「您也許過分誇奬我，」——我對他說。「不，我並不過分，」——他回答我，——「您要知道做這種舉動比您所意想的困難得多。我就是爲了這一點，纔感到驚訝，所以跑到您這裏來了。假使您對於我的也許不雅觀的好奇心不嫌討厭，請您對我描寫一下，假使您還能記住，在決鬥的時候您決定請求饒恕的那一分鐘上，您究竟有什麼感觸？請您不要把我的問題當作輕浮的舉動；相反地，我提出這類問題，自有一種祕密的目的，以後我也許可以對您解釋出來，假使上帝願意使我們兩人再接近些。」

他說話的時候，我向他的臉上直看，忽然感到對他的强烈的信任心，使我發生異乎尋常的好奇，因爲我感到他的心靈裏有一種特別的祕密。

「您問我在向仇人請求饒恕的時候，究竟有什麼感觸，」——我回答他，——「但是我最好先對您講還沒有對別人講過的一切事情，於是就對他講我同阿法那西亞發生了那件事情，又如何對他叩頭的話。「從這上面我自己可以看見，」——我對他下了結論，——「到了決鬥的時候我比較感得輕鬆些，因爲我在家裏已經起始了，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那末以後的一切不但不見困難，甚至顯得快樂，而且高興。」

他聽到以後，善意地看了我一下，說道：「這一切十分有趣，我還想到您府上來談話。」從那時起差不多每天晚上他到我這裏來。假使他也對我講起他自已的狀況，我們可以接近得多。但是他從來一句話也不提自已的事情，老是向我盤問關於我的事情。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愛他，把我一切的情感全都向他和盤托出，因爲我心想：他的祕密於我有什麼關係，就這樣也可以看出他是正直的人。此外，他這人態度頗爲嚴肅，和我年齡並不相近，却時常跑到我這靑年人那裏來，不嫌厭我。我從他那裏學會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因爲他具有高超的智識。「生命是天堂一層，」——他忽然對我說。——「我早就想到了，」——忽然又補說道：「我想的也就是這一層啊。」他看着我微笑。他說：「我還比您更加相信，您以後會知道什麼原因。」我聽見他說，自已尋思：「他一定想對我說出什麼心事來。」他說：「天堂藏在我們每人的心裏，現在它就在我的心裏隱伏着；祗要我願意，——明天它眞的會來，而且永遠會來的。」我一看：他帶着感動的心情說話，祕密地對我看望，似乎在詢問我。「關於每個人除去自已的罪孽以外，還替別人担錯一層，你的判斷是完全對的，可感動的是您竟能這樣完滿地把握這種意思。眞是對的，在人們了解這意思的時候，對於他們臨別了天國，並不在幻想裏，却是實在的天國。」我當時憂愁地對他喊道：「這情形在什麼時候實現？還會不會實現？不會單祗成爲幻想麼？」——他說：「您已經不相信了，您宣傳着教義，自已却不相

信。您要知道，這個幻想無疑地會實現的，您必須相信，但是不在現在的時候，因爲一切行動都有自己的法則。這事是屬于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如欲重新改造世界，必須使人在心理方面自己轉上另一條路上去。除非你實際上做了每個人的弟兄，四海皆兄弟的制度是不會成立的。人類永遠不會藉任何科學和任何利益舒適地均分財產和權利。每人都嫌少，大家全將怨艾，忌妒，互相殘害。您問，這一切何時實現。實現是會實現的，但是必須先經過一個孤立的時期。」——「什麼孤立？」——我問他。——「那就是現在到處主宰着的，特別是在我們的世紀裏，但是全時期還沒有完全結束，末日尙未來到。因爲現在每人都趨向着使自己的個性隔得越遠越好，願意在自己身上感到生命的充實，但是努力的結果，不但沒有取到生命的充實，祇成爲完全的自殺，因爲人們不但未取得自我決定的充實，反陷入完全孤立之境。我們這世紀，大家全分成單位，每人都隱進自己的洞穴裏面，每人互相隔離，互相藏躲，把自己所有的藏起來，結果是弄得被人們推開，自己又去推開人們。每人在暗中積聚財產，心想我現在有了財力，得到保障，而這些瘋子們不知道越積得多，便越加深陷進自殺性的無力裏去。因爲他已慣于希望自己一人，教自己的心靈不信他人的幫助，不信人和人類，祇爲了怕銀錢和已取到的權利重又喪失而戰慄。現在人類的智性已到處起始懷着訕笑，不願了解，個性的眞正的保障並不在于孤立的，個性的努力，而在於社會的合羣。但是這種可怕

的孤立的末日一定快要來到，大家得立即了解，他們互相孤立是如何不自然的事。等到時代的風氣一成，人們將奇怪竟還這樣長久地坐在黑暗裏，不見光明。於是神子的旗幟卽行在天上出現……但是在那個時候以前，終歸應該將旗幟保藏，可是偶然總有一兩人忽然舉用例來，將心靈從孤獨中引到博愛的業績上面，那怕甚至被罩上了瘋僧的尊號。這是爲了使偉大的思想不致消滅的緣故……」

我們兩人連着幾晚就作這種熱烈歡欣的談話。我甚至和朋友們疏淡起來，不大出外交際，而且人們對我的時髦也起始過去。我說這話並沒有責備的意思。因爲人們還繼續愛我，歡迎我；但是時髦確乎是世上有權威的帝王，這是應該承認的。我歡欣地望着我的祕密的訪客，因爲除了欣賞他的智識以外，還預先感到他自己存着一點心計，預備實行也許是偉大的業績。我在外表上從不對他的祕密露出好奇，決不直接或用暗示詢問一下。也許這一點使他高興。後來我看出他自己也似乎起始發出想告訴我什麼事情的渴切的願望。至少在他每天來造訪我起一個月以後，已經顯出來了。「您知道不知道，」——他有一天問我，——「城裏面對於我們兩人起始發生好奇心。奇怪我時常到您這裏來；但是隨他們去罷。因爲一切將很快地解釋出來了。」有時，極度的驚擾忽然侵襲着他，發生這些情形時他永遠立起來，走出去了。有時，長久，而且似乎透澈地看着我，——我心想：「他此刻就要說出來了。」但是他

忽然停頓了一下，說起已經熟悉的，尋常的話來。他還時常說自己頭痛。有一天，甚至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他說了許多熱烈的話語以後，我看見他忽然臉色發白，臉完全彎曲了，還釘看着我。

「您怎麼樣啦？」——我說，——「是不是不舒服？」

他怨訴自己頭痛。

「我……您知道不知道……我……殺死了人。」

說完以後，微笑了，臉色白得像粉筆。他爲什麼微笑？——在我還沒有弄明白以前，這念頭忽然先刺進我的心裏。我的臉也發白了。

「您這是什麼意思？」——他對他喊。

「您瞧，」——他回答我，還掛着慘白的微笑，——「我化了許多代價，說出第一句話來。現在說了出來，似乎走上路了。我可以往前走了。」

我許久時候不相信他，而且也不是一次就相信，祇是在他到我那裏來了三天，把一切詳細情節告訴我以後才相信的。我把他當作瘋子，但是結果到底相信了，顯然帶着極大的憂愁和驚訝。他犯了極大的，極可怕的罪，在十四年以前，對一個有錢的女太太，年輕，貌美，是地主的寡妻，在我們城裏有自己的住宅，預備進城居住之用。他對她感到極大的愛情，向

她表示愛慕，勸她嫁給他。但是她的心已屬於另一位高貴的職位不小的軍官，那時他正在出征，但不久即將回來。她拒絕了他的求婚，還請他不要再到她家來。他停止前往以後，因爲熟悉她家裏房屋的佈置，夜裏從花園裏爬上屋頂，溜進她的房間裏去，冒着被人家發覺的極大的危險。然而凡是冒着特別的大膽幹出來的犯罪反而時常可以成功，這是常有的現象。他從天窗裏走進擱樓，順着擱樓的小梯走下去，到住人的屋裏去，明知道小梯終端的那扇門由于僕人的疏忽，並不永遠鎖牢的。他希望這一次也這樣懈怠，恰巧就撞上了。他溜進住人的屋裏以後，就在黑暗裏闖入她的臥室。室內點着神像前的油燈。她的兩個丫頭好像故意似的，沒有稟明主人，偷偷地走到一條街上的隣家，赴命名日的宴會去了。其餘男女僕人睡在下層樓的僕室和廚房內。他看見沉睡的情人，熾燃出一股情慾，以後有一陣復仇的，吃醋的恨意佔據他的心胸，他竟忘其所以，像醉人一般，走進前去，把刀子向她的心上直刺，使她叫喊也沒有叫喊一聲。隨後又用最奸惡的心計一切佈置得使人家疑心到僕人身上去；他取了她的錢包，從枕下掏出鑰匙，打開她的五屜櫃，取了一點東西，照呆笨的僕人所做的那種樣子，留下了有價證券，祇取一點錢，又取了面積較大些的金器，而面積小的，卻貴重十倍的東西卻棄置不顧。他又取了一點東西，留作自已的記念，但是關於這以後再說。他做完了這件可怕的事情以後，就從原路走出。無論在第二天發生蟲動的時候，或是以後任何的時候，誰

也沒有想到對於眞正的兇背起一點疑心！況且誰也不知道他對她的愛情，因爲他永遠具有沉默和不好健談的性格，也沒有好友可以傾抒他的心事。大家祇是把他當作被害人的朋友，甚至還不是親近的朋友，因爲他最後兩星期內並沒會到她家裏去過。立刻疑惑到她的農奴的僕人彼得身上，而且一切情節恰巧湊得可以證實這疑惑的有根據，因爲這個僕人知道，而且死者也不隱瞞，她想把他交出去當兵，補充她的農人們應徵兵役的數額，爲了他沒有家室，而且品行很壞。人家又聽說他在喝醉的時候，在酒店裏狠狠地說着恐嚇的話語，口口聲聲要殺死她。在她被害死的兩天以前逃跑了出去，住在城裏沒有人知曉的地方。兇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在城外的大道上，發現他醉得死沉沉的，口袋裏放着一把刀子，右掌不知爲什麽原因染了血漬。他說是從鼻裏流出來的，但是沒有人相信他。女僕們所犯的錯，是她們擅自出去赴宴，台階方面的大門，她們回家以前，沒有關好。此外，還有許多相類的細節，竟因此把這無辜的僕人下獄。他被捕了，就要加以審判，但是一星期後這個被捕的人恰巧得了熱病，竟在醫院裏昏迷不醒地死去。案子就算這樣了結，一切付諸天命，審判官們，上官，整個社會，大家全都相信犯罪的就是這個病死的僕人。於是刑罰隨着起始了。

那位神祕的訪客，現在已是我的知己，告訴我，他起初甚至完全不感到良心的責備。他會有許多時候感到苦痛，但不是爲了這，卻祇是由于遺憾，因爲他殺死了心愛的女人，她現

在已不可復得，殺死了她，隨着就是殺死了他的愛情，而情慾之火還留在他的血裏。然而關於流下來的無辜的血，關於殺人一層，他當時幾乎沒有想過。他想到他的犧牲品竟能成爲別人的太太，這使他感得無法忍耐，因此他的良心上有許多時候深信他是不能不這樣做的。僕人的被捕，起初使他有點不安，但是不久得了病，隨卽死去，他這才放下心去，因爲他的死，（他當時推論着，）顯然不是爲了被捕，或者由於懼怕，却是爲了他在逃跑的幾天內，喝醉了酒，整夜睡在潮濕的地上，因此得了感冒所致。他所偷的東西和銀錢不大使他感得慚愧，因爲（他還是那樣推論，）他偷竊的用意不是爲了錢財，却是爲了躲避嫌疑。而且所偷的數目不大，他不久就將全部數額，甚至還加添了許多，捐給我們城裏創辦的慈惠院。他特地這樣做，以安慰他的良心，暫時確乎使他安心了一些，——他自己對我這樣說。他着手辦理公務，自己要求充任困難，麻煩的差使，這差使佔去了兩年工夫，爲了他的堅強的性格，差不多忘掉了所發生的事情；在憶到的時候，努力完全不去想它。他又着手辦慈善事業，在我們城裏創辦了不少機關，捐助了許多金錢，還到京城裏去活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被選任各種慈善團體的委員。然而以後到底懷着痛苦的心情沉思起來，到底沒有力量支持了。他當時愛上一位有智識的，美麗的女郞，不久娶了她，心想結婚可以驅走孤獨的煩惱，在走上新的道路，盡心履行對妻子和兒女的義務以後，就可脫離舊日的回憶。但是恰巧發生了和這期望

相反的情形。在結婚後第一個月內，一個念頭不斷地騷擾他：「妻子現在愛我，但是假使她知道了便怎樣呢？」她後來懷了孕，告訴他聽的時候，他忽然慚愧了；「我現在給予生命，但也奪去了生命。」孩子們生下來了：「我怎麼敢去愛他們，敎育他們，怎麼能對他們談論道德：我曾做了殺人流血的事情。」孩子們長成得很美麗，想時常愛撫他們：「但是我不能望他們的天眞無邪的，明朗的臉龐：我是沒有這個資格的。」後來被殺的犧牲品的血，她的被害的年青的生命，苦喊着復仇的血，起始威嚇地，而且哀苦地進入他的幻想裏去。他起始做可怕的夢。但是因爲他具有堅定的心，許久時候忍挨住痛苦的煎熬。「我將用祕密的痛苦贖取這一切。」但是這希望是枉然的：痛苦越來越加强烈了。社會裏因爲他從事慈善事業對他很恭敬，雖然他們十分懼怕他的嚴肅陰鬱的性格，但是人家越恭敬他，他越覺得無從忍耐。他對我承認，他曾經發生自殺的念頭。但是隨着又發出了另一個幻想，——他起初認作不可能，而且瘋狂，以後竟黏牢在他的心上，無從脫拔的幻想。他的幻想是這樣的：立起身來走到羣衆前面，向大家宣布，自己殺了人。他懷着這個幻想過了三年，在各樣不同的形式裏發着這幻想。最後他從整個心靈裏相信，他在宣布自己的犯罪以後，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心靈，永遠安靜下去。但是相信了以後，心裏感到恐怖，因爲應該怎樣執行呢？忽然發生了我的決鬬的事件。「我看着您，現在決定了。」我看了他一眼。

「難道說，」——我對他喊，擺着兩手，——「這樣小小的事件會生出您的決意來麼？」

「我的決意已經產生了三年，」——他回答我，——「您的事件祇是給了一個衝動。我看着您，自己責備，還羨慕您，」——他竟嚴肅地對我說。

「沒有人相信您，」——我對他說，——「過了十四年了。」

「我有證據，很大的證據。我可以提出來的。」

我當時哭了，吻他。

「您給我決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他對我說，好像現在一切都緊在我的身上似的。——「妻子和孩子們！妻子也許要愁死，孩子們雖然不會喪失貴族的頭銜和財產，——但永遠成爲罪徒的孩子們。在他們的心上將留下如何的記念，如何的記念！」

我沉默着。

「是不是同他們離開，永遠離開，永遠，永遠？」

我坐在那裏，默默地低聲念着禱詞。我終於立起身，我起始覺得可怕。

「怎麼樣？」——他看着我。

「去，」——我說，——「對人們宣布。一切將成過去，惟有眞理遺留下來。孩子們長大起來，會明白，您的偉大的決意裏有多少高貴的性格。」

他當時從我那裏走出去，似乎確已有了決意。但是以後有兩個星期以上到我家裏來，每晚連着來，老是不能決定。我的心被他磨折着。來的時候意志堅決，感動地說道：

「我知道天堂對於我卽將臨到，我一宣布以後，立刻就會臨到。我有十四年在地獄裏。我願意受痛苦。我將接受痛苦，起始生活。現在不但我的隣人，連我的孩子們都不致愛。天呀，孩子們也許會明白我對於我的痛苦付了多少的代價！上帝不在力量裏，而在眞理裏。」

「大家都會了解您的苦行，」——我對他說，——「現在不會，以後會了解的，因爲您爲眞理服務，最高的，不在地上的眞理……」

他離開我的時候，好像得了安慰，但是第二天又忽然惡狠狠地來了，面色慘白，說話帶着嘲笑。

「每次我走進來的時候，您永遠懷着好奇心，看我「是不是又沒有宣布？」您等一等，不要太看不起人。這不像您所料想似的容易辦到。我也許並不想實行。那時候您會不會出首報告？」

我不但沒有帶着輕率的好奇心看他，甚至連看也怕看他。我被磨折得像生病的樣子，我的心靈充滿了眼淚。甚至夜間失眠了。

「我剛纔從妻子這裏來，」——他續說——「您明白不明白，妻子是什麽？我離開的時

候，孩子們對我喊：「再見罷，爸爸，快回來同我們念兒童讀物」不，您不明白這個！別人的災害是不容易了解的。」

他的眼睛閃爍着，嘴唇抖跳着。忽然舉拳擊棹，棹上的東西跳躍起來。那樣軟性子的人，第一次發出這皮氣來。

「有需要麼？」——他喊着，——「用得着麼？這件案子裏誰也沒有判罪，誰也沒有爲了我判處徒刑，那個僕人是病死的。至於我殺人流血，那末已經被痛苦的磨折所懲罰了。而且人家不會相信我的，任何的我提出來的證據也不會相信的。有宣布的必要麼？有這必要麼？爲了殺人流血，我準備一輩子挨受磨折，祇要不使妻子和孩子們遭受打擊。使他們和我一塊兒毀滅是合理的麼？我們不會弄錯麼？眞理在那裏？這些人們會不會了解眞理，加以珍視和尊敬呢？」

「天呀！」——我心想，「到了這種時候還想到人們的尊敬！」我當時起始可憐他，眞願意和他分担命運，祇要能使他得到輕鬆。我看他好像瘋了似的。我害怕起來，不但從我的智性裏，而且從活的心靈上，了解這決意有如何的代價。

「您決定我的命運麼？」——他又喊。

「快去宣布，」——我對他微語。我的聲嘴失了效用，但是我堅決地發出微語。我從棹

上取了一本福音書，俄文的譯本，翻出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節給他看。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我在他來訪以前剛好讀了這一節。

他讀完了，說道：「實在的，」但是苦笑了一下。「是的，」——沉默了一會，他又說，——「在這種書裏可以遇到許多可怕的事情。把它硬塞給人家是容易的事。誰寫的？難道是人寫的麼？」

「聖的神靈寫的，」——我說。

「說空話容易，」——他又冷笑，但是已經差不多懷着怨恨。我又取起聖經，翻了一下，把希伯來書第十章第三十一節給他看。他讀下去：

「落在永生上帝的手裏眞是可怕的。」

他讀完後，把書一扔。全身甚至抖索了。

「可怕的一節，」——他說，——「無須說，一定是您有心挑選的。」——他從椅上立起來，說道：「告別罷，我也許不再到這裏來了……我們在天堂上相見罷。這樣說來，我已有十四年「落在永生的上帝的手裏，」——這十四年應該是這樣想的。明天我將請求這手放了我……」

我想抱他，和他接吻，但是不敢，——他的臉變成彎曲，看着難過。他走出去了。「天呀，」——我心想，——「這人要去做什麼事呀！」我當時跪在神像面前，爲他向聖母哭泣，向救苦救難的聖母哭泣。我含淚跪着祈禱，足足有半小時的功夫，已經是深夜，大約十二點鐘模樣。我一看。門忽然開了，他重又進來。我驚訝起來。

「您到那兒去了？」——我問他。

「我，」——他說，——「我大概忘了什麼……好像是手帕……也許一點也沒有忘掉，您讓我坐一下罷……」

他坐在椅上。我站在他前面。「請你也坐下，」——他說。我坐下。坐了兩分鐘，釘看着我，忽然冷笑了一下，我記得很清楚的，後來就立起來，緊緊地抱我，吻我……

「你要記住，」他說，——「我第二次如何到你這裏來的。你要記住。」

他初次用「你」字稱呼我。他就走了。「明天呀，」——我心想。

那事情果眞發生了。我在那天早上不知道明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最後的幾天，我不大出門，所以一點也不知道。每年這一天他家裏有許多賓客，全城都聚攏來。這一次也是賓客滿堂。吃過飯以後他在中央立着，手內握着一張紙，——上官廳的呈文。因爲長官全在那裏，他當時對賓客們朗讀那張呈子，裏面把他的犯罪的情節詳細敘寫了下來：「我要像怪物一般

，把自己從人羣裏驅逐出來，因爲上帝降臨到我身上，」——他結束這節呈文，——「我願意吃苦！」他當時把十四年來保存着，可以證明自己的犯罪的東西全放在棹上：被害人的金器，（他爲了卸脫嫌疑偷竊來的，）從她的頸頸上摘下的小金盒和十字架，（小金盒裏有她的未婚夫的像片，）還有一本日記，兩封信：未婚夫給她的信，報告她自己快要回來，和她的復信，——她起始寫，沒有寫完，放在棹上，預備再郵寄出去。他把這兩封信抓在身邊，——爲了什麼？爲什麼保存了十四年，而不加以銷毀，當作物證似的加以銷毀呢？當下發生的情形是這樣的：大家都十分驚訝，而且駭怕，誰也不願意相信，雖然大家帶着異常的好奇，聽完了一切，但是把他當作病人所說的話，幾天以後大家竟完全決定這不幸的人發了瘋。長官和審判廳方面不能不把這案件進行偵查，但是不久就停止了：雖然所提出的物件和信札大有考慮的餘地，但是當時決定，假使證件是確實的，那末也不能單單根據這些證件提出最終的控訴。此外，他既是她的朋友，她也許會把這些東西親自給他，或者委託他代存。我聽說這些東西經被害人的許多朋友和親屬核對過，確是屬于她的，並沒有可疑的地方。但是這件案子，到底是注定不該了結清楚的。過了五天以後，大家曉得這個受痛苦的人得了毛病，有性命之憂。他得了什麼病，——我不能解釋，聽說是心臟的跳動失調，後來大家纔知道，爲了他的夫人堅決的主張由幾位醫生會議檢查他的精神狀態，所下的結論是確有瘋狂的徵兆

。雖然大家跑來盤問我，我卻一點也不洩露出來，但是在我打算見他的時候，大家不斷地罵我，尤其是他的夫人責備得最利害。「這是您把他弄成這個樣子的，」——他對我說，——「他以前已經十分陰鬱，最近一年來大家全看出他露着特別驚慌的樣子，還帶着奇怪的舉動，又加上你來害他；那全是你向他傳道的結果，他整整的一個月沒有離開你的身邊。」不但他的夫人，甚至全城的人都攻擊我，責備我：「這全是你做出來的呀，」——他們說。我沉默着，心上卻很喜歡，因爲看出內中一定有上帝的恩惠賜給對自身反抗，對自己懲罰的人。他的瘋狂我不能置信。後來他們許我去見他，他自己堅决要求和我作別。我走進去的時候，恰巧看見他不但活不上幾天，連幾點鐘也數得淸的了。他很衰弱，臉色黄黄的，手抖索着，喘不過氣來，但是態度還是和藹，快樂。

「做到了，」——他對我說，——「我早就渴望和你相見。你爲什麼不來？」

我沒有對他說，人家不許我見他。

「上帝可憐我，召喚我去。我知道我就要死去，但是在許多年以後還是初次感到平和。我剛剛履行好應做的事，我的心靈裏立刻感到了天堂。現在已經敢去愛我的孩子們，吻他們。他們不相信我，誰也不肯相信，無論是妻子和我的裁判官都不相信。孩子們是永遠不會相信的。我看出這裏面有上帝賜給我的孩子們的恩惠。我死後，我的名字在他們看來是沒有汚

點的。現在預先感到上帝，心在天堂上似的快樂……我的義務盡了……」

他不能說出話來，喘着氣，熱烈地握我的手，火燄般地看我。我們談得不久，他的夫人不斷進來窺視。但是他還來得及對我微語道：

「你記得不記得，我在半夜裏，第二次到你家去的情形。還切囑你記住，有沒有？你知道我爲了什麼事情再回來的？我是來殺死你的！」

我竟抖索了一下。

「我那時從你家裏出來，走進黑暗裏去，在街上溜來溜去，和自己奮鬥。突然地把你恨到心上忍不住的地步。我心想：『他現在是我的裁判官，唯一的束縛我的人，我不能不去做明天那件受懲罰的事，因爲他全都知道了。』我並不是怕你告發，（連這念頭也沒有，）但是心想：『假使我不自行告發，叫我怎麼能看他的臉呢？』即使你遠在天涯，而且活着，那末祇要一想到你還活着，知道了一切，在那裏裁判我，總是會使我感到無可忍耐的了。我恨你，好像你是一切的原因，負責一切的過錯。我當時回到你那裏去　我記得你的棹子上放着一把匕首。我坐下來，還請你坐下，心裏面尋思了整整的一分鐘。假使我殺死你，雖然我不去宣布以前的犯罪，但是一做了這件殺案，我反正是要毀滅的了。然而我當時並沒有這樣想，在那個時候也不願意去想。我惟有恨你，努力打算對你復仇，爲了一切的事情。但是我的

上帝在我的心裏戰勝了魔鬼。你要知道，你從來沒有離開死這樣近的。」

一星期後，他死了。全城的人送他的棺材到墳墓上去。總牧師說了充溢感情的演詞。大家痛惜着說這是可怕的疾病夭折了他的天年。但是全城的人在殯葬他的時候，很反對我，甚至不再接待我。不過有幾個人，起初不多，以後越來越多些，起始相信他的供詞是實在的，重又來拜訪我，盤問我，帶着極大的好奇和快樂：因爲人們總是愛正人的墮落和他的受辱的。但是我沒有作聲，不久就完全離開這城市，五個月以後蒙上帝准我走到堅定和莊嚴的大道上去，祝福着我看不見的手指，在指示着這條明顯的道路。這個受許多苦難的上帝的奴僕米哈意爾，從此每天在我的禱詞裏被我提到。

第三章　長老曹西瑪的談話和訓言

e. 關於俄羅斯僧侶和它的可能的意義

父和師傅們，僧侶是什麼？在現在文化的世界內，有些人在說出這兩字的時候帶着嘲笑的意思，另一些人則當作駡人的名詞。而且越來越多。這是實在的，僧侶階級裏有許多懶漢，貪吃和好色的人，無賴的游丐。俗世裏有學問的人們說：「你們是社會中懶惰的，無用的分子，你們靠別人的勞力生活，你們這些不識恥的乞丐。」然而在僧侶階級裏有許多馴順，溫良的人，他們渴求隱修，在靜寂裏作熱烈的禱詞。對於這類人不大有人指出，甚至完全處以緘默。假使我說，從這類溫馴的，渴求靜修的祈禱的人們中間也會使俄羅斯的土地得到拯救，他們將如何的驚訝不置！因爲他們確乎在靜寂中預備着，「每天，每小時，每月，每年。」暫時，他們在靜寂之中保存着莊嚴的，清潔的，基督的形象，在上帝的眞理的純潔裏面，從最古的神父，使徒和殉難者起。在必要的時候，他們會將它照顯給世界上搖動的眞實。這是偉大的思想。星從東方照耀出來。

還是我對於僧侶的概念。莫非是虛假的，莫非是傲慢的麼？你們看一看俗世裏超越在上帝的民衆之上的人們，上帝的容貌和他的眞實對於他們不會變得歪曲麼？他們有科學，但是在科學裏所有的僅祇是情感所及的東西。至於精神的世界，人類本質的最高的一半，則完全被拒却，被驅趕，還帶着多少的勝利，甚至仇恨。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別是在最近的時代，但是在他們的自由裏我們所見到的是什麼：祇見到奴性和自殺而已。因爲世界說：「你有了需要，卽應予以滿足，因爲你有和富貴的人們同等的權利。你不必怕滿足需要，甚至應予加增。」現在世界的學說就是如此。就在這上面見到自由。但是有了增加需要的權利，將得到什麼結果？富人方面是孤立和精神的自殺，窮人方面是猜忌和兇殺，因爲給了權利，却還沒有指示出滿足需要的方法。有人說，世界將越形統一，因爲距離的縮短，可以從空中傳達意思，而能聯結成友善的大團體。關於人們這樣的聯合，你們不必相信。他們把自由當作需要的增加和滿足那般的解釋，實在是曲解自己的本性，因爲可使自己產生許多無意義的，愚蠢的願望，習慣和離奇的虛想。他們生活着，祇是爲了互相妒忌，爲了淫亂和虛飾。酒席，車馬，高爵，奴僕，被認爲必要的東西，爲滿足這必要，甚至可以犧牲性命，名譽和仁愛心，甚至可以自殺，假使不能滿足它。那些不富的人們，他們的情形也是如此，至於窮人方面，暫時還藉酗酒以掩塞需要的無由滿足和忌妒心。但是不久，血將代替酒的位置，他們被引到

還上面去。我問你們：這樣的人自由麼？我認識一個「為理想奮鬥的人，」親自對我講，在監獄裏禁止他吸煙，他因為不能吸煙受極大的痛苦，幾乎想出賣自己的「理想，」但求給他煙吸。這人說：「我出來為人類奮鬥。」但是這類的人往那裏去？他能幹出什麼事情來？祇能作迅速的舉動，而不能持久。難怪他們不能得到自由，而陷為奴隸，不為博愛和人類的統一服務，反而陷入紛爭和孤立，像那個神祕的訪客和我的師傅在我的青年時代對我所說的一樣。因此為人類服務的思想，人類博愛和聯結的思想，在世上逐漸消滅，甚至加以嘲笑，因為他們不能脫離自己的習慣，既然已習慣於滿足自己想出來的無數需要，還有什麼用呢？他已處于孤立之中，所以對於整個的人類漠不相關。他們已達到了將東西越積越多的目的，快樂更見少了。

僧侶所走的路是另外一件事。人們嘲笑守戒，持齋，甚至嘲笑祈禱，然而惟有這樣纔能走向真正的，實在的自由的道路：人能戒除多餘的，無用的需要，壓制自私的，驕傲的意志，以持戒自相鞭策，便能藉上帝的幫助達到精神的自由，和隨以俱來的精神的快樂。他們中間誰能理解偉大的思想，實行為它服務，——那個孤立的富翁呢？還是從事物和習慣的暴虐中解放出來的人？有人以隱居責備僧侶：「你在修道院裏退隱，拯救自己，而忘卻了為人類的友愛的服務。」但是我們要看一看，誰最為友愛盡力？因為隱居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

然而人們看不到。古時就有民衆的領袖從我們裏面出來，爲什麼現在不會出現呢？同樣的馴順溫良的持齋者和沉默者會立起來，幹下偉大的事業。救俄羅斯在于民衆。俄國的修道院從古時起就和民衆在一起。民衆隱居的時候，我們也隱居。民衆照我們的樣子信仰上帝，無信仰的領袖在我們俄國是一點事情也做不下來的，卽使他的心很誠懇，他的智慧出衆。這層你們應該記住。民衆遇到無神派，加以克復，就成了統一的，正教的俄羅斯。你們應該珍重民衆，保護他們的心，靜靜中教育他們。這就是你們的，僧侶的義務，因爲民衆的心上是有上帝的。

f. 論主與僕並論主僕間精神上能否相互成爲兄弟

我不否認，民衆裏面也有罪孽。腐敗的火燄甚至看得出來似的，每小時在增加着，從上面蔓延着。民衆裏也有孤立的現象：發生了富農和重利盤剝者，商人希冀多得榮譽，努力裝做有學問的人，却沒有一點學問，爲此卑鄙地忽視古時的習慣，甚至認父親們的信仰爲可羞。向公爵的門上走動，而自已僅僅是一個敗行的鄉下人。民衆沉溺在酗酒裏，不能自拔。對待家庭，妻子，甚至孩子們十分殘忍；全是由于酗酒的緣故。在工廠裏我竟看見過九歲的孩子：瘦瘦的，癆病樣兒，駝背的，却已經是淫蕩的。悶熱的廠屋，喧鬧的機器，整天的工作，

淫蕩的話語，再加上酒，酒，還是不是一個年歲還小的孩子靈魂所需要的？他需要的是陽光，小孩的游戲，到處全是好榜樣，再加以一點點的愛情。這一切不應該再有，僧侶們，不應該再有壓迫小孩的事，你們快快地起來說教呀。但是上帝可以救俄羅斯，因為普通民衆雖極淫蕩，不能洗手不幹黑暗的罪孽，但是總還知道他們做了黑暗的罪孽，必受上帝的詛咒，他們所做的是不好的舉動。所以我們的民衆還不斷地相信眞理，承認上帝，感動地哭泣。上等階級的人却不是這樣。他們隨在科學的後面，想單單依靠智識以建設合理的生活，但已不用基督，像以前一般，已宣告犯罪是沒有的，罪孽也是沒有的。照他們的說法本來是對的：因為如果你沒有上帝，那末那裏還有犯罪？在歐洲，民衆用武力對富人作反，民衆的領袖到處領他們做流血的事情，教訓他們，憤怒是應該的。但是『他們的憤怒是可詛咒的，因為是殘忍的，』上帝救俄羅斯，已經救過許多次了。拯救將出于民衆方面，由于他們的信仰和謙恭而來。父和師傅們，你們應該珍重民衆的信仰。這不是幻想。在我們偉大的民衆裏，那種莊嚴眞實的高貴性格使我一輩子爲之驚愕，我親自看見，親自可以證明。我看見了感到十分驚異。雖然他們的罪孽深重，具有貧窮的形式，我還是看見了這一點。他們並沒有奴性，雖然做了兩世紀的奴隸。態度和舉止是自由的，沒有一點氣性。不計仇，不忌妒。『你有勢，你有錢，你聰明而有天才，——好罷，願上帝賜福於你。我尊重你，但是我知道我也是人。就

我尊敬你而不加忌妒一事，看出我做人的高貴。」即使他們不說出來，（因爲還不會說出來，）那末會做出來的。我自已看見自已經歷到。你們信不信：俄國人越窮，越低下，便越顯得出莊嚴的眞實性，因爲有錢的富農和重利盤剝者多半已經是墮落的了，許多，許多是由于我們的不勤和不愼而來。但是上帝救他的人們，因爲俄羅斯的偉大在于謙卑。我幻想着，看見似乎已經明顯地看見我們的未來：將來甚至最淫蕩的富人會弄得在貧人面前爲他的財產感到羞慚，而貧人看見還謙卑，自會了解，而且欣然對他讓步，以和藹的態度答復他的莊嚴的羞慚。你們應該相信，結果是會這樣的：正在朝這上面走呢。平等是應該單祇在人的精神的品格裏找見的。而惟有我們中間可以明白這一點。如果我們是弟兄，就會發生友于的情誼，以前他們是永遠不會均分財產的。我們將保存基督的形象，它將似貴重的寶石一般，照耀着整個世界……這是會來的，這是會來的！

父與師傅們，有一次我曾發生一樁可感動的事情。我在游行的時候，有一天在大省城裏面遇見了我的以前的馬弁阿法那西耶。自從我和他分別以來，已過了八年。他偶然在菜市看見我，辨認了出來，跑到我面前顯得太喜歡了，竟奔到我身傍，說道：「老爺，是您麼？我難道看見的是您麼？」把我領到家裏去。他已經退伍，結了婚，養下兩個小孩。他同他的太太在菜市擺攤度日。他所住的屋子雖簡陋貧窮，却還淸潔，快樂。他讓我坐下，生起火壺，

打發人把妻子叫來，好像我到他家裏去，對於他成爲一個佳節似的。他把孩子們領來，說道：「請您祝福他們，神父。」我答道：「我那裏能祝福，我不過是普通的，謙卑的僧士，我將爲他們祈禱上帝。對於你呢，阿法那西耶・伯夫洛維奇，我從那天起，每天爲你祈禱上帝，因爲一切都是從你而起。」我就盡我的能力對他解釋這個意思。他對我看望，總是不能想像，我是軍官，他的以前的主人，現在竟扮了這個樣子，穿上這種衣裳，在他的面前現露：他竟哭了。「你哭什麼？」我對他說，——「你是令我難于遺忘的人，你應該爲我喜悅，因爲我的道路是喜悅而且光明的。」他不說許多話，惟有嘆氣，還朝我搖頭，帶着感動的心情。「您的財產呢？」——他問。我回答他：「捐送給修道院，我們共同地生活着。」喝完茶以後，我和他告別，他忽然塞給我半個盧布，給修道院的捐款，還把另外的半個盧布塞到我的手裏，匆匆忙忙的說：「這是給您的，給游方僧士的，您也許有用處。」我收了他的半個盧布，對他和他的太太鞠躬，喜喜歡歡地走出去，路上想道：「現在我們兩人，他在自己家裏，我走着路，大概全在嘆氣，又快樂地嘻笑，心裏很高興，搖頭回憶，如何上帝領我們前來相見。」我從那時起便沒有看見過他。我做過他的主人，他做過我的僕人，現在我同他和愛地親吻，精神上十分高興，人之間發生了偉大的人類的聯結。我對於這一點想了許多時候，現在我還這樣想着；對於偉大和坦白的聯結到了時候會到處發生在我們的俄羅斯人中間

一層，有什麼不能理解呢？我相信一定會發生，而且時間已臨近了。

關於僕人，我還要在後面補說幾句：我在青年時候常對僕人們發脾氣：「廚婦燒的菜太燙，馬弁不把衣裳刷得乾淨。」但是鬧我茅塞的是我的親愛的兄長的思想，我在童年時常聽他講道：「我配不配使別人侍候我，就為了他們的貧窮和愚魯，使我支配他們？」我當時很奇怪，何以這樣普通的思想，明晰異常的思想，在我的腦筋裏發現得如此遲慢。世界誠然沒有僕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應該設法使你的僕人在精神方面得到自由，比他不做僕人的時候還自由些。為什麼我不能做我的僕人的僕人，並且讓他看見，在我的方面並無驕色，而他的方面並無懷疑呢？為什麼不能使我的僕人做我的親屬，把他收在我的家庭以內，而引為快樂呢？甚至現在還可以辦得到，作為將來的，人類偉大團結的基礎，在那個時候人將不尋覓僕人，且不願將同樣的人當作僕人看待，像現在的樣子，相反地，將用全力成為大眾的僕人，照新約的辦法。人到了後來會在光明和慈愛的勞績中尋到他的快樂，而不在像現在那樣殘忍的快樂裏尋覓，——例如在貪食，淫蕩，虛飾，驕傲，忌妒性的彼此競爭之中。難道這祇成為夢想麼？我深信決不是夢想，而且時間快近了。有人笑着問：時間何時可到？有點像可以到嗎？我想我們將和基督同行解決這偉大的事。世界上，人類的歷史裏，有多少理想，在十年以前還認為不可思議，竟能在祕密的時間到臨的時候，忽然發現出來，在整個大地上風行。我們這裏也是這



樣，我們的民族將對世界微笑，所有的人們將說：「建築師拒却的石頭成爲主要的牆基了。」應該反問嘲笑的人們自身：假使我們在那裏幻想，那末你們什麼時候可以藉着自己的智慧，不靠基督，而蓋好自己的房子，建設合理的生活？如果他們自己說他們也是往聯結的方向走去，那末實際上祇有最平凡的人們能以相信，他們的平凡是可以使人驚異的。實際上他們的幻想比我們厲害。他們想在拒却基督以後，建設合理的生活，結果必將流血遍地，因爲血可以召來血，拔出劍來的人將被劍所傷害。如無基督的聖約，人們必將互相殘殺，到世上祇剩兩人爲止。這最後的兩人也不能互相對持，於是最後的第一人將殘殺最後的第二人，以後再殺死自己。這一定要應驗的，假使基督的聖約不說爲了馴順謙卑的人們，這期限將縮短得多。我在決鬬以後，還在穿軍服的時候，就在交際社會中談起對于僕人的意見，我記得大家都奇怪我。他們說：「莫非應該請僕人坐在沙發上，給他倒茶麼？」我當時答道：「爲什麼不能呢？有的時候爲什麼不能呢？」當時大家全笑了。他們的問話是無意的，我的答語是不清楚的，但是我想裏面多少有點眞實。

g. 論祈禱愛情和與外間接觸的問題

青年人，不要忘却祈禱。在你的祈禱裏，如果它是誠懇的，每次必閃出新的情感，而情

感裏含着你以前不知道，而重新使你鼓勵的新思想；你將明白，祈禱就是教育。你應該記住；每天，而且在可能的時候，你必須反覆誦禱：「主，願你寬恕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一切人們。」因爲每小時，每一剎那間，地上有數千人脫離生命，他們的靈魂站在主的面前，——太多的人們和地分離的時候都是孤立的，沒有人曉得的，處于憂愁和煩惱之中，因爲無人憐惜他，甚至完全不知道他們：究竟活着沒有。也許，你的祈禱，爲他的靈魂安息的祈禱，從大地的另一角落裏升到上帝的座前，雖然你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恐怖地立在上帝面前的他的靈魂在那個剎那間將如何歡悅地感到，還有一個爲他祈禱的人，還有一個愛他的人留在地上。上帝慈悲地望着我們兩人；因爲假使你可憐他，那末上帝更要可憐他，比你慈悲而且和愛到無數倍的上帝。他將看了你的分上寬恕他。

兄弟們，你們不要懼怕人們的罪孽，愛在罪孽裏的人，因爲這是神的愛情表示，這是地上的愛的高峯。你們應該愛上帝創造的一切東西，整體和每粒砂子。愛每張樹葉，每條上帝的光。愛動物，愛植物，愛一切的事物。你如愛一切的事物，便能理解上帝在事物裏的祕密。一旦有了理解，便可每天無止休地得到越來越多的認識。你終于將用整個的，全世界的愛，愛全世界。你們應該愛動物：上帝給予他們思想的始端和無抗拒的快樂。不要加以擾亂，不要磨折他們，不要奪去他們的快樂，不要反對上帝的思想。人，你不要對於動物露驕傲的態度：牠們

並無罪孽，而你却一出世就用你的偉大糟糠大地，留你的汚穢的痕跡在你後面，——差不多我們中間每人都是如此的！——你們應該特別愛小孩，因爲他們也沒有罪孽，像安琪兒一般，他們活在世上，爲了使我們和愛，爲了洗淨我們的心，好比對於我們的一種指示。侮辱小孩的人是可悲的。阿菲姆神甫教我愛小孩：他生性沉默和藹，雲游的時候用施捨來的零錢買下糖餅，分散給他們；他這人是不能從小孩的身邊走過而不露精神的感動的，他的性格是如此的。

一個人對於某種思想有時感到懷疑，特別是看見了人們的罪孽，便自問道：「用强力加以克服呢？或者用馴順的愛。」你永遠應該決定：「用馴順的愛。」你能永遠這樣決定，便可征服整個世界。馴順的愛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最見强烈，沒有和它相比的東西。你應該每天，每小時，每分鐘省察自己，使你的形象具有莊嚴的樣子。你走過小孩的身傍，惡狠狠地走過，說出難聽的話語，懷着憤怒的心靈；你也許沒有看見嬰孩，而他看見了你，你的形象，那樣難看而且不誠實的就會留在他的孤立無助的小心裏面。你並不知道，也許你這樣是將壞惡的種子扔進他的心裏，使它增大起來，全是因爲你在孩子面前不加檢點的緣故，因爲你未在自己身上養成精細的，積極的愛。愛是教師，但是必須懂得如何獲到它，因爲它難于獲到，須付出很貴的代價，從事長久的工作，還經過長久的時間。至於偶然是每人都會愛的，連兇首也能愛的。我的兄長向小鳥請求饒恕：這似乎並無意義，却是眞實的。因爲一切像一

鳥請求饒恕固然是瘋態，但是小鳥們可以感到輕鬆些，嬰孩和在你身傍的一切動物也是如此，假使你自已比你現在還莊重些，那怕一點點也可以。一切像一片海洋，我對你們說。那時候你將起始向小鳥祈禱，懷着整個的愛，似乎發出欣悅，祈求他們赦免你的罪。你必須珍重這種欣悅，無論人們覺得它如何的無意義。

我的朋友們，你們應向上帝請求快樂。像小孩那樣，像天上的鳥那樣快樂。不要讓人們的罪孽在你的作爲裏擾亂你。不要怕它磨盡你的事業，阻礙你的事業成就。不要說：「罪孽是萬能的，邪惡是萬能的，惡劣的環境是萬能的，而我們是孤獨的，無力的，惡劣的環境會磨蝕我們，不使我們成就福利的事情。」你們應該避開憂鬱，孩子們。自救之道就是把住自已，使自已成爲人們的罪孽的負責者。這是實在的，因爲你祇要使自已成爲誠實的對一切的負責者，你立即看出這確是這個樣子的，你確是對一切的，對一切物犯了過錯。你如將你的懶惰和疲乏推到人們身上，結果，你必領受撒但的驕傲，對上帝生怨艾之心。關於撒但的驕傲，我以爲我們在世上是很難加以理解的，因此極易發生錯誤，在領受它的時候還以爲我們做了一點偉大的，美麗的事情。我們的天性中有許多最强烈的情感和行動，我們在地方暫時還不能加以理解，你不要受了誘惑，不要以爲這可以做你的辯解，因爲永恆的裁判者問你的

是你的已能理解的一切，而非不能理解的東西，你自己會深信這一層的，因爲那時候你可得到正確的理解，而不會爭論的，我們在地上好像在那裏流蕩，如果我們的前面沒有珍貴的基督的形象，我們也將遭到滅亡，完全迷路，像人類在洪水前的樣子。地上有許多東西被隱藏着，不使我們知曉，但是代替了它，賜予我們的是對於我們和另一世界，另一崇高的世界，有密切關係的一種祕密的，珍貴的感覺。我們的思想和情感的根苗不在這裏，而在另一世界裏面。哲學家們說，事物的實體無從在地上加以理解，就是這個緣故。上帝從另一世界裏取了種子，在地上播種，使他的花園長成，一切可以長成的東西全都長成了，但是被長成的東西是單單依靠和神祕的另外的世界互相接觸的情感以生存的。假使這情感在你的心上軟弱下去，或竟消滅，則你心中所長成的一切也將滅亡。於是你起始對生命冷淡，甚至恨它。這是我的見解。

h. 能不能做同類的人們的裁判官—信仰到底—

你應該特別記住，你不能做任何人的裁判官。沒有人能在地上裁判罪人，除非他自己悟到他和站在他面前的人同屬罪人，而他對於站在前面的人所犯的罪也許比任何人都有錯。在他悟到這層的時候，才能成爲裁判官。形式雖然瘋狂，但這是實在的。因爲假使我自己公正

，也許不會有站在面前的人。你如能將你面前，受你的良心裁判的罪人所犯的罪自行承受，就應該立刻接受下來，自己替他受苦，而把他赦免，不加責備。甚至假使法律派你做他的裁判官，你應在可能的範圍內做這類的行爲，因爲他一走以後，將自行懲罰自己，比你的裁判還酷烈。假使他毫無感覺地退走，還要笑你，你不必受他的誘惑：那是因爲他的期限還沒有到，到了時候自然會到的；即使不到，也是一樣；不是他，便有別人替他認罪受苦，並且責備自己，控訴自己，眞實便被完成了。你必須相信，一定要相信，因爲一切的信仰和一切的聖徒的信仰就在這個上面。

你應該不停歇地做去。假使夜裏睡覺時憶到：「我沒有履行應該做的事，」那末應該立即起身去履行。如果你的周圍都是惡狠，而無感覺的人們，不願聽你的說話，就跪在他們面前，請求他們的饒恕，因爲他們的不願意聽你的說話，究竟是你的錯。如果你不能同兇惡的人們說話，可以默默地，忍着辱，侍候他們，永遠不要失希望。假使大家離開你，用强力驅逐你，那末獨自剩你一個人的時候，應該跪在地上，吻它，用眼淚浸濕它。他由于你的眼淚會生出果實，雖然你處于孤寂之中，誰也不會看見你，聽見你。你應該信仰到底，即使甚至弄得大家在地上迷了道路，而你一個人還守着信實：你就把犧牲品送來，獨自留在那裏頌讚上帝。如果你們這樣兩個人聚在一起，——那就是整個世界，活潑的愛的世界，和愛地互

相擁抱，頌讚上帝；因爲即使祇有你們兩個人，但是上帝的眞實却因此實現了。

假使你自己犯了罪孽，而爲了你的罪孽，或你的突來的罪孽，甚至發愁得要死，那末可以替別人喜歡，替正直的人喜歡，爲了你雖犯罪，而他的行爲却極正直，且不犯罪而喜歡。

如果人們的惡行使你憤怒，而且發生無可克制的憂愁，甚至抱復仇的願望，那末你應該對這情感懷懼；你立刻就去爲自己尋覓苦難，好像是你自己對於人們的惡行犯了錯處似的。你應接受這苦難，忍耐一下，你的心便可得到安慰，你將明白是你自己的錯處，因爲你本可給惡徒們點燈，作爲一個無罪的人，而竟沒有點。如果點了，那末你的燈光可以給別人照路，而做惡事的人也許在他的燈光之下不致于做錯事了。即使甚至你點了燈，而看到人們甚至在你的燈光之下也不得救，那末你應持以堅定，不要疑惑天上的光明的力量，你應該相信，若現在不得救，以後必將得救的。即使以後不得救，他們的兒子們必得救的，因爲你雖死而你的光不死。正直的人退走，他的光明留了下來。人們永遠在拯救的人死後才得救的。人類不接受他們的預言者，痛毆他們，但是人們愛他們的殉難者，尊敬被磨難的人們。你爲整體而工作，爲未來做事。你永遠不要尋覓奬賜，因爲沒有這個，你在地上的奬賜已經很大了。那就是惟有正直的人可以獲到的精神的喜悅。你不要怕尊貴的人們，強有力的人們，却應該做一個有智慧的人，永遠做一個沈靜的人。你應該知道尺寸，知道時間，加以研究。在孤獨中留下時，你

應該祈禱。愛匍匐在地，吻它。吻着地，實行沒有止歇，沒有饜足的愛，愛一切人，一切物，尋覓喜悅和它的瘋狂。用你的喜悅的眼淚浸潤大地，愛你的眼淚。不要以這瘋狂爲羞恥，應該加以珍重，因爲還是上帝的，偉大的贈賜，不是賜與許多人，却賜與被選擇的人們的。

i. 論地獄與地獄的火—神祕的討論—

父與師傅們，我曾想到「地獄是什麼？」的問題。我的見解以爲它是「由于不能再愛而得的痛苦。」有一次，在無窮盡的，不能用時間和空間衡量的存在裏，有某一個精神的生物在出現於世時被賦予一種能力可以使他對自己說：「我也是的，我也愛。」一次，祇有一次，給予他積極的，活的愛的一個刹那，就爲了這個給予地上的生命，跟着是時間和期限，而結果還有幸福的生物拒却了無價的賜贈，不予珍愛，露出訕笑的眼神，冷淡的態度。這個人離開大地後，看見天國，和阿勃拉漢結婚，像喻言裏所說的一般，談到關於富人和拉扎爾的事情。他視察天堂，可以到主前去，但是使他苦惱的是他到主前去的時候，沒有愛過任何人，且將和愛過他而爲他所賤視的人們相接觸。因爲他看得很清楚，自己說：「現在我有智識，雖已想愛，但在我的愛裏已無勞績可言，已無犧牲可言，因地上的生命業已完結，阿勃拉漢不會用活水的點滴，（那就是重新用地上的，積極的生命的贈賜，）冷却精神的愛的酷烈的火

燄，這火燄現在在我心裏熾燒着，而在地上曾加以賤視；連生命和時間都不再有的了！雖願爲他人犧牲性命，但已不可能，因爲可以爲了愛犧牲的生命業已過去了，現在這生命和存在之間已隔了深淵。」他們談起地獄的物質的火燄；我不去研究這祕密，也感到駭怕，但是我以爲物質的火燄如確有其事，應該覺得高興，因爲我這樣幻想，在物質的磨難裏，那怕是一剎那間也可以使他們忘卻可怕的精神的磨難。奪去精神的磨難是不可能的，因爲這磨難不是外在的，而在人們的內心裏的。即使能以奪去，我以爲因此更加感到不幸。天堂上的正義的人們看見他們磨難，雖可予以赦免，召喚到他們的身傍，發出無盡的愛，但因此更將增加痛苦，因爲將更加强烈地引起對於有反響的，積極的，可感謝的愛的火燄的懷念，這愛現在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在畏葸的心裏想到，這個不可能的感覺最後可以使他們得到輕鬆，因爲接受了正義的人們的愛，既不能有所償報，則由于服從和馴順的行動，終于將得到以前忽視的積極的愛的一種形狀，取到和這愛似乎相同的行爲……朋友們，可惜我不會把這意思明白說出。但是地上自己殘害自己的人們是可悲的，自殺者是可悲的！我以爲比他們再不幸的人是沒有的了。有人對我們說，爲他們祈禱上帝是罪孽的，教堂公開地責備他們，但是我在內心的祕密之中想還是可以替他們祈禱的。基督決不爲了愛生怒。我一生內心裏爲他們祈禱，我對你們懺悔，父與師傅們，現在每天也在祈禱。

的暝祭；有些可怕的人們整個地委身於撒但，和他的驕傲的神靈。對於這類人，地獄是甘心情願的消耗不盡的；他們是自願的殉難者。因爲他們自己詛咒自己，詛咒上帝和生命。他們以惡意的驕傲爲養命之源，好像沙漠中的飢者起始從自己身上吸取自己的血。他們永遠不會滿足，他們拒却恕宥，詛咒召喚他的上帝。他們不能不懷着怨恨審察上帝，而且要求生命的上帝應予消滅，上帝應該消滅自身和他所創造的一切。他們將在怒火裏永遠燃燒，他們渴求死和無在。但是他們得不到死……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的筆記到這裏完了。我重複一句：這筆記不完全，並且是零零碎碎的。傳說的材料祇包括長老的最初的青年時代。他的這些學說和意見顯然是在不同的時期內，由于各種形式的衝動而說出來的，現在湊在一處，似乎成爲一個整體。長老在最後的數小時內親自說出什麼話語，沒有得到確定，但是這次談話的精神和性格，如和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從以前的訓話裏所記載下來的兩相比較，卽可知其梗概。長老的圓寂是完全突如其來的。因爲雖然那些在最後的晚上聚集的人們十分明白他已離死很近，但也不能料想會如此突來地到臨的；相反地，他的朋友們，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看見他那天晚上好像精神極佳，而且愛說話，甚至相信他的健康裏發生了顯著的改善，哪怕卽使僅

祇是極少的時間。以後大家奇怪地傳說着，甚至在他死前五分鐘也不能預見出來。他忽然感到胸內似有劇烈的淸楚，臉色發白，兩手緊緊地，伏在心的部位上面。大家全從座位上立起來，奔到他的面前去；他雖受着痛苦，却還含笑看着他們，輕輕地從躺椅垂坐到地板上面，跪了下來，臉伏在地上，兩手伸展，似乎懷着喜悅，吻地，祈禱，（照他自己教訓的辦法，）輕聲而且喜悅地將靈魂交給上帝。關於他的圓寂的消息立刻在庵舍裏飄過，飄到了修道院。和死者親近的人們，還有按照古代儀節應該收拾他的遺體的人們，和全部僧侶大家聚到教堂裏去。以後傳說，在天未破曉時，長老圓寂的消息已傳到城裏。早晨時候，幾乎全城的人都談論這事，有許多人奔到修道院來。關於這些事我們下一卷再敍，現在祇願意預先補說一句：那就是一天還沒有過去，就發生了對於大家都出乎意料外的，而且從在修道院的範圍和城裏所生的印象看來，似乎十分奇怪，驚慌而且無所措手的事情，至今在過了許多年以後，我們的城裏還留下對於這驚慌的日子的極靈活的回憶……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